

迷乱的青春

张春雷

—

转过年来，九河的街道已干净许多，虽然垃圾还在风里舞蹈着，大字报和游行的队伍却消失了，那样汹涌澎湃的豪情，说灭就灭了，人心一下子不是塌实到地上，就是跌进了坑里。

转眼夏天就要溜光，王向东上班也一年了，来来往往的门路也摸得熟络了，渐渐已有如鱼得水的快感，除了每天要按时到岗叫他觉得不爽外，国营工厂的生活还是很有趣的。

这天下班后，老刘师傅找到王向东时，他正靠在一垛钢锭子上，仰着脸，一边啃着硬邦邦的小豆冰棍儿，一边跟开吊车的少妇林红霞吊着荤口儿。林红霞是单位保卫科副科长的老婆，人长得还算周正，大胳膊大腿大屁股的。除了一小撮不合群的，工人们开玩笑都不分沟不划垄，逮什么招呼什么，王向东刚讽刺了林红霞的大乳房两句，林红霞立刻叫嚣：呆会下了车把你鸡巴揪下来！王向东正挺着大无畏的胸膛准备接招，老刘师傅就溜达过来了。

“傻儿子，又炸须子哪，咬得过人家吗？”说的是蚰蚰。

“嘿，师傅，大象追蚂蚁我放她一千米！”

“拉倒吧，过来，跟你说点儿正事。”

林红霞在空中高声笑着：“刘师傅，赶紧给你徒弟找个老婆吧，瞧他憋的，脸儿都青啦！整天没事儿就往女工堆儿里扎！”

“啥事儿啊师傅？”王向东一边回头再望一眼坐在吊车棚子里英姿飒飒的林红霞，一边问。

“好事儿。”“到底啥事啊？”

刘师傅笑起来，说今天找你还是搞对象那事儿，你也二十啷当岁了，结不结婚得先占个窝不是？谁家闺女能老给你留着？王向东听了不舒服，当时驳斥道：“这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话到一半就被刘师傅闷了回去，污言秽语一通骂，王向东心里不服，嘴上倒老实多了。

“说吧，是不是还惦记着那资产阶级小姐呢？”

王向东知道他说的是米彩儿，当即懊恼道：“没有的事儿，早吹灯拔蜡了。”

“那就对了，从古到今，婚姻就讲究个门当户对，鱼找鱼虾找虾癞蛤蟆找王八，那门跟窗户多晚都走不到一起去——这次师傅给你介绍这个，代代红，现在还是棉麻二厂的团支书呢，政治上是没的挑啦，你还别不服气，到时候别叫人家给比下来就成。”“那还谈啥谈啊，这已经比下来了。”王向东恨不得自己再落后些，叫刘师傅都觉得没脸给他当这个介绍人。其实心里还是放不下米彩儿。

老刘告诉他：“我跟你老子也说好了，这个礼拜日就见面，在我们家。”

回了家，王老成又给儿子开了个会儿，勒令他在相亲前必须把脑袋修理好，长毛贼似的，丢不起人，王向东开始坚决不同意，说自己就靠这头型保持形象呢，没有头型哪来爱情？说是说，最后还是抵挡不住老爷子的强大攻势，一百个不甘心地去理了发，理了一顶规矩的小平头。转天到了班上，林红霞过来先摸一把，笑道：“换造型了？”王向东虎着脸一扒拉她：“去去！烦着哪。”

“咋了？天塌了有姐姐在天车上先给你架着呢，瞧你那水样，哪像个爷们！”

王向东望望天说：“不瞒你说，刘师傅跟我家里串通好了，想好歹把我给嫁喽。”林红霞笑道：“那是好事啊，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吃喜糖。”王向东说我连捞面一块儿请你吃了算啦，你以为我真有那心思啊，还不是父命难违？我爸那德行的你又不是没见过，暴政啊。林红霞当时鼓励他要敢于向封建家长制挑战，别像她，本来有了心里人，最后还是屈服了家里，嫁

给一个造反派的破头头，最后倒好，叫人打瘸了，“四人帮”一下台，也没了脾气，整天掂个脚溜着墙根走路，窝囊，陪着这么个东西过后半辈子有啥意思？后悔都来不及啦，唉。

王向东说：你等着瞧吧，这事儿我一百个不叫它成，把那女的气走还不容易？林红霞先说高明，又逗了句闲话：“你其实也真该找对象了，有框框呗？姐姐给你当红娘。”王向东郑重地看了看林红霞，果断地说：“反正你这样的不入眼，我得意那小巧玲珑的。”林红霞啐道：“李铁梅你看不上，倒惦着林妹妹啊，也不看看你个熊样，还小巧玲珑？我呸！”扭脸去了，踩了一路铿锵的脚步声。王向东知道她的脾气，也不在意，看她气愤，反而得意，哼着曲扎进库房去了。

管库房的两个人，一个姓房的半大老头，看上去老实巴交，另一个东区来的二流子，生得瘦小枯干，晒了三年的野山参一般，名叫秦得利，接班进来的，据说在外面时大小算个“耍儿”。两个人跟王向东都谈得来，王向东似乎天生就有笼络人的资质，三言两语就说得对方贴了心。

这会儿，秦得利看他进来，先弹出根红塔山来看他点上，才说：“老三，明天歇班有啥安排？”

“咋了？有局儿？”

秦得利把大半截香烟朝地上一摔，看得老房直眨巴眼：“妈个巴子的，有几个傻儿子跟我叫号儿，想明儿晚上到西郊大空场比试一番。”王向东不屑地说：“去啊，如今世界谁怕谁呀！”

“够意思！我早就看你够意思！这么着，你明天帮我约几个弟兄，我那边还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到时候不见不散，灭完了喝酒！茅台五粮液你们可劲儿造！就争这一口气！”

“——等等。”王向东一听这话有些急了，他本来是鼓舞秦得利勇往直前，没料到他还打着自己的牌：“利子，我刚想起来，明天正巧刘师傅给我安排了任务。”说着话，嘴里的烟就觉得不对味儿。

秦得利马上灰沓了脸，深受伤害似的挥挥手：“唉，我算看出来了，有烟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呀。”王向东脸上一热，来了情绪：“你哪来那些淡话？不就打架吗？你定个点儿，我按时到，包准是招之能来，来之能战，还他妈战之能胜！”秦得利细眼一眯就乐开了，说那就说死了，明天晚上七点半，解放桥头聚齐，完事儿了咱上群英楼饭庄。

老房才说了句“刚过了几天好日子”，意思是要劝劝秦得利，半路上就被拦截了：“告诉您吧，就是因为刚过了几天好日子，才得加倍珍惜，不能让地痞流氓再把咱工人阶级给叫雌啦！这个仗必须打，打的是个精神！”

王向东叫他一往高层次上带，也坚定了决心：“对，这是两大阵营的斗争，我也豁出去了，明天就是不谈那个对象，也要上战场！”

秦得利说什么什么，你明天谈对象去？王向东说你以为我找辙不帮你呢？说有事就真有事嘛，我是那随风倒吹泡泡的人么——王向东想起刚被秦得利抢白的话来，抓紧找补起来，一脸的正气。

秦得利说那你还是谈对象去吧，对象重要，真的。王向东再度慷慨，表示上火线的决心已定，秦得利却说什么也不答应了，他说不能为了一场架耽误了三弟的终身大事。

王向东说利子你瞧得起弟弟不？

啥时候我都高看你一眼。

那就成了，不就七点半解放桥吗？你甭管了。

二

刘师傅的家蛰在一座小四合院里，向阳的两间，院落里红艳艳开着杂花，几个邻居的孩

子在叽叽嘎嘎闹着，阳光普照，其乐融融。

按要求，王向东到得早，直接进去，先把一兜水果两瓶酒靠墙放了，喊师父师母，老刘两口子笑开了脸，茶水已经用个“艰苦奋斗”的大茶壶沏得，烟和糖果也都备好了，在小炕桌的托盘里放着。王向东正正自己的窄领西服，问：“师父，这身行头咋样？过关不？”

刘师母先笑道：“过关，过关，精神着哪。”

师母看看窗台上的小闹钟，急道：“小红快来了，三儿你准备得咋样了？哎我说老刘，那些注意事项你都给他讲清了没？”王向东说：“放心吧师母，不就是人家孩子觉悟高，思想进步，怕我根正苗歪，要我说话时候能捏就捏着点儿嘛。”这里话一出口，那边的老刘先笑得咳起来，一口烟喷得污七八糟：“王八羔子！”刘师母恼道：“跟你学不出好来！金疙瘩都得叫你教成土豆。”

王向东说：“听说那女的也属狗，我们要结了婚，还不让人喊狗男女啊？”师母刚笑骂一句，外面有人声，屋里两个老的都兴奋起来，说是“来了”。王向东也有些紧张地起了身，向门口看。

迎进来一个姑娘，中等身材，胖瘦适中，鼻子眼儿的长得也端庄周正，就是那党代表式的齐耳短发让王向东胆寒了一下。

客气着坐下，老刘两口子走走过场，互相介绍了，陪着闲扯几句，就推脱老了，跟不上年轻人的话题，溜桌到外面凉快去了，让两个年轻人交流学习共同进步。

陈永红棋先一步：“听刘姨说，你刚写了入团申请书？”王向东说是，姑娘轻笑道：“追求进步是我们年轻人的标志，我四年前就入了团，现在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你要抓紧啊。”王向东心说“那你比我牛逼多了”，脸上只是笑，笑得姑娘红了脸，目光也腼腆下去。王向东本来想猛烈地开开姑娘的玩笑，把这挡子好事给搅黄了拉倒，这时多看两眼，发觉陈永红腼腆下来居然是有几分姿色的，心里也就有些活动，并且觉着和她独处一室也有了愉快的感受。

于是就说自己经常参加团组织的活动，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终身呢。陈永红说那你思想还很端正嘛，王向东说：“永红同志，认识你真是荣幸，货怕比色人怕量才，跟你一聊我才感觉出自己的差距来。你是不是觉得我档次太低？”陈永红的脸又上了红晕，兴奋又拘谨地说：“咋会呢？都是工人阶级，谁能把谁看低了，再说了，人都是在发展的嘛，刚才跟你一聊，就看出你也是个有追求的人。”王向东说：“这话没错，谁还没点儿追求啊？”

一晃到了中午，老刘两口子见他们谈得小脸儿放光，也是高兴，死活留了两个人吃饭，师徒两个一沾了酒，说话就慢慢走板儿，被刘师母在桌子底下踹了好几次，只怕他酒后失德现了原形，王向东嘿嘿傻笑，反倒让陈永红看见了他的憨厚，心下又多了几分喜欢。饭毕，陈永红整整衣襟，说要先回去了，下午得抓紧时间看看书。王向东被师母暗拧着推了一把，赶紧会意地送出去。

两个人都推了车，默默地走，王向东问：“我以后能给你打电话不？”陈永红善意地提醒道：“你也不知道我的号码啊。”当即支了车，就在路边交换了单位的电话，又互相勉励了几句要努力学习、向“四人帮”讨回青春的话，送了一程，也就分手。

王向东得意了一会儿，猛然想到和秦得利的约会，赶紧往回骑，去找丰子杰他们，到了丰子杰的门口，一嗓子喊出来，低声说了句“晚上有行动”，丰子杰倒是没半个不字。

王向东回家打了一照，转身又奔回来。丰子杰已经找到大罗，还有两个正上高中的学生，都一脸不含糊的样子，大有天地之间舍我其谁的无畏气概，王向东说还真不赖，都带家伙了吗？丰子杰拍拍腰，笑而不答。王向东知道丰子杰别着一把自制的火药枪呢，除了打鸟，没见过他朝谁发过火。

几个人顺海河颠了一会儿，远远就见秦得利已经像废弃的航标一般矗立在桥头，桥栏杆上还坐着一排人。看他们来了，秦得利怪叫一声，从桥头蹦下来，招呼一声，两拨人马汇到

一处。

秦得利忙介绍：“这是我表哥，韩三儿，今天这个场就是给他捧的——三哥，这是我跟你说的王老三。”韩三瘦小精神，三角眼烁烁放光：“嘿，咱跟曹操一样，都是老三啊，人家说逢三必坏，看来还真有道理。”

几个人谈得抱了团儿，日头也落得只剩半圆儿了，韩三叫唤一声：出发！解放桥头一片狼号，二十来辆自行车都动起来，浩浩荡荡冲向战场。

……这一仗打得惨烈，他们这一帮虽然只是险胜，韩三也是得意，当晚少不了酒肉伺候。除了断胳膊的两个小子去打夹板，席间一干人等，少不了跟王向东等人互报名姓，说一些两肋插刀的江湖壮语，一时间好像都成了莫逆之交，又好像从今以后偌大的九河市都是他们的天下了。

三

西郊大空场一役，猛烈拉近了王向东跟秦得利的距离，以后库房就成了王向东在“红轧”的根据地。不过这并不耽误他继续看不起秦得利，至少他觉得那小子毫无修养，除了惹是生非没别的高尚追求，这不好——人一定要有理想有追求，是不是真去追求又能不能追到是另一回事。

这边老刘师傅盯得紧，追问了几次，正玩得心野的王向东才给陈永红打了电话，约她周末看电影。定了时间，下午先去人民公园谈心，王向东照旧早到，刚等得有些烦，陈永红来了，笑着招呼过，把车并排在公园门口支好，王向东花一毛钱买了两张门票，一前一后进去。

陈永红紧赶一步，和他并了排，隔着两拳的距离并肩走着问：“工作累吗？”“还行，我体格好，不当回事，你呢？”“很紧张，越来越觉得时间不够用啊，单位的宣传工作要抓，自己还要进修，恨不得使出分身术啊。”王向东嫌她太正经，先在心里打个结，敷衍道：“我也是，想学习都没时间。”陈永红立刻苦口婆心地批评他，说时间就是海绵里的水，不挤不出来。王向东忽然联想到一个挤牛奶的黄色笑话，不觉呵呵一乐，陈永红说你笑啥，他说跟你在一起我就觉得愉快。陈永红的脸就红一下，也不唧唧歪歪地鼓励他学习了，只把脖子上的粉红纱巾松了松，再紧好，局促又兴奋的样子。

遛了半个公园，也没找到空闲的椅子，都被搞对象的人霸占了。最后陈永红指着湖边一片假山石道：“走累了，坐一会儿吧。”选了一块干爽的石板坐下，依旧隔了两拳的距离，都望着湖里划船的人，王向东看看湖边，已经没有闲置的鸭头船，心想咋这么多搞对象的呢，人都闹春儿了吧——不敢说出来，只咧嘴笑笑。陈永红看他笑，也抿了下嘴，低头掐着脚下石头缝里钻出来的草叶子，掐断一片儿，就松手放到湖里，再掐，再放，渐渐地脚下就荡漾着一片绿了。

看她脚边秃了，王向东已经不忍，终于问：“小陈，你，你觉得我这人咋样？有啥缺点不？”陈永红停顿一下，笑着摇头。不知道是夸他没缺点，还是表示他还没暴露。王向东恳切地说：“发现了你就提出来，我好改进，我一直就没遇到能找出我缺点的人来，苦闷得不行。”陈永红笑道：“我们刚接触，互相还不太了解，以后发现了，我会提出来。”王向东感慨道：“有缺点好啊，没缺点就没机会进步了。”陈永红吃吃笑起来，说你还挺逗。王向东说我是真的想进步啊。

聊来聊去，话也见密，王向东的嘴很好使，说得陈永红一个劲笑，不知什么时候，两人之间的距离剩得不足一拳了，陈永红又有一笑就晃动身子的毛病，偶尔会把肩膀蹭上王向东的胳膊，两人都心里甜蜜着，王向东控制了几次，才没有出手搂住她。

湖面有些泛红了，看看日头，已经落到公园的围墙后面了。陈永红看一眼王向东，说：“几点的电影啊？该走了吧。”目光居然有几分妩媚。王向东应声先站起来，使劲挺了下腰，

舒展了有些拘谨的关节。陈永红起了身，说：“唉呦，坐得屁股都有点疼了。”“屁股”两个字叫王向东吃了一惊，心里流过一丝异样的感觉，他甚至有帮她揉揉屁股的野心。

当晚的黑白片是个“反特片”，王向东看得很投入，里面的女特务太漂亮了，太有女人味儿了。看到半路，有个拙劣的恐怖镜头，周围传来一片女孩子的惊叫声，王向东正在心里嘲笑，突然被人抓住了手——陈永红也给吓住了。镜头过去，王向东就没让她的手回去，陈永红试探着抽了一下，没得逞，也就不动，一直僵硬地被他攥着，一对手心里都渗出汗来。

有了最初的身体接触，两个人的感觉立刻来了，下一次见面，陈永红开始主动找暗处走，好给王向东拉他手的机会，街面上人来人往的，光天化日拉着手是不成的，有伤风化。陈永红说她是头一回搞对象，又问王向东，王向东说：我的历史也干净着呢，心里除了热爱毛主席共产党，基本上一片空白。陈永红甜蜜地笑了，突然闷头说：“我妈想见见你，下礼拜日咋样？”

王向东脑子一胀，说那咱俩的事儿基本就算成了？不是同志关系了？陈永红说只要你过了我妈那一关，就能超越同志关系。

你妈要是看我不顺眼呢？

不会。

那你爸呢？

我爸听我妈的。

哦。王向东忽然有些失落，他知道跟陈永红的事儿基本算定局了，过她妈妈的审查关应该没问题。问题是米彩儿，米彩儿真的已经从地球上蒸发了吗？他依旧怀念旧情人米彩儿的美丽、清纯，以及她身上淡淡的茉莉花香，还有和她一起绽放的青春的欲望，和米彩儿在一起的感觉是美妙的，那是他生命里最初的美妙，他不能果断地割舍。

陈永红看他犹豫，就安慰他不要紧张，说她妈妈很好的，又教他如何轻易征服她妈妈的技巧，一副生怕王向东被一票否决的贱相，全没了团支书的风范。后来到陈家的考核，顺利地通过了。陈永红也去了王家，王老成两口子美得直转圈儿，说是祖上积了德，回头又教训王老三，要他好好待人家。

三番两次，这门亲事就定了，给了彩礼，先让姑娘戴了一块机械手表走，陈永红受党教育，竟也不能免俗，欢天喜地地收了。老人们都觉得俩孩子还小，婚事得等几年再办，现在先定了亲，只算了却老人的一件心事而已。而且，孩子们感情上有了着落，工作也会更塌实，于国于家都是好事情。于是皆大欢喜。

四

天冷了，王向东懒得在外面跟大伙耍嘴皮子，一停了活儿就跑库房去，和秦得利搂着大炉子抽烟。通常是炉盘上横了根火钎子，两边各悬了一个鞋垫，臭气徐徐。

这天老房从厕所跑回来，通报说：“老三，电话。”秦得利说：“你媳妇吧，大冷天的想温暖了。”王向东已经起身，拉门冲了出去，有意不关门，让困在院子里的罗圈风丝丝拉拉地钻进去，秦得利叫骂着跳起来，一脚把门踢上。

没过几分钟，王向东蹿了回来，一边哈着气搓着手，一边道：“利子，有热闹了。”原来是丰子杰当清洁工的未来舅哥叫人欺负了。昨天晚上跟女朋友约会时，丰子杰知道了情况，义愤填膺，合计了一晚上，转天就打来电话，约王向东跟他一起替丈人家出出这口恶气。秦得利当然要跟着讲讲义气。

转过天来，丰子杰先请两人喝过酒，天一擦黑就奔了“环卫”宿舍。王、秦两个在边上眯着，丰子杰过去先叫出舅哥来，隔窗指认了凶手。丰子杰上去敲窗户，一个扁嘴阔腮的家伙叼着烟出来，刚说句“谁呀”，眼眶子上就落了一拳，妈呀一声叫。王向东和丰子杰也不

落后，上前就打。

丰子杰的小舅子事先介绍过，说扁嘴这个叫林虎，又狠又奸，是“环卫”的一霸。扁嘴林虎缓了口气，小心地抬起头，先心虚地瞟一下眼前带尖的罗纹钢条，问：“哥几个，看着面生啊，咱远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是不是误会了？”

丰子杰不屑地骂了一句，招呼两个帮凶撤退，几个人还没出环卫宿舍的大门，后面忽然一声吼，急回头，林虎和车轴汉子各操一把大铁锹扑了过来，一看就是拼命的，原来看热闹的见局势有变，也起哄架秧子地抄起家伙拥过来助阵。

三人不敢恋战，只好边躲边撤，丰子杰跑慢半步，被铁锹拍在肩膀尖上，疼得火气大发，尖叫着猴蹿几步，再一转身时，已经把短把火枪掏了出来，回手就打——“通！”一片红光闪过，冲在前面的扁嘴乱喊一声丢了铁锹，倒在地上鬼哭狼嚎地打滚。

后面一乱，丰子杰等人也不及细看，骑上车一路狂逃，前面一段路的街灯都被打弹弓的高手们给练习废了，黢黑的一片，几个人很快就跑得没了踪影。

借着兴奋劲儿又跑去喝了顿酒，看时间差不离了，王向东别过两位搭档，赶去上夜班了，半路上揉揉被打了一下的肩膀头儿，还有些疼——多亏工厂发的棉袄厚。

王向东盯的是晚上9点的班，进了夜班休息室，几个工友正在打牌。林红霞坐在一个铁架子上，褪着袖筒，两腿悬空地晃荡着大脚，看王向东进来，立刻招呼他过去坐。王向东拉着架子一蹿，屁股就靠在林红霞的边上。闻到酒气，林红霞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又灌尿了？”王向东说灌了，还连着两悠儿呢。

一个打牌的工友警告道：“酒能乱性，年轻轻的小心点儿。”王向东转向林红霞安慰道：“放心，我再乱也乱不到你身上去，弟弟我啥品位的你又不是不知道。”当时被林红霞大屁股一扭撞了下去，险些没栽到大火炉子上去。

王向东说你想把我也摔瘸了啊，大家当然都知道林红霞的男人是个瘸子，当时就乱笑，有个工友说：“大腿瘸了没啥，小腿管用就中哩。”林红霞突然就翻了脸，破口大骂，几个耍牌的闷头笑，都不搭言了，只有王向东直了腰，借着酒气道：“林红霞你也忒小脸子了，平时不这样啊？就兴你拿我们涮着玩，不讲究个来回角儿咋着？你还狗逼带锁许进不许出了呢。”

林红霞一下就跳到地上，指着王向东鼻子尖喊道：“王老三，给你脸太多了不是？”旁边的人看林红霞真上了脸，就开始圆场，一边把王向东拉到边上坐，又哄林红霞息怒，也安置了座位，两个人都气哼哼地，结了几世的冤家一般。正好外面喊上料，王向东嘟囔一声挪又车去了。

运腾了几趟原料，王向东懒得再去休息室，晕着头正往库房走，冷丁被人拉了一把，借着半明不暗的灯火，看出是林红霞。王向东甩了下胳膊，横起脖子道：“干啥，没完没了啦？有点儿正事不？”林红霞说：“刚才你把我给气坏了。”声音还恨恨的，又仿佛是在撒娇地嗔怪。王向东半醉半醒地笑道：“我看你刚才是疯魔了，平时你那嘴里也能造出大粪来，怎么我才一句玩笑，你就装起贞节烈女来了？给谁看呀？成心栽我？”林红霞轻笑着拧他一把：“死样儿，我骂的又不是你，你拾啥俏？我就是怕你误会，才来堵堵你的臭嘴。”

王向东说你拿啥堵，除非拿你的嘴堵。林红霞赶上来就是一拳，说：你就知道找我的乐子，浑身上下能找的地方都叫你找遍了。王向东说你可别这么夸我，叫人听见了，非打我个流氓罪不可。两人笑逗着，一不小心，林红霞的胸脯就被推了一下，两个人齐声“呦”了一下，各怀心事地住了手。

林红霞说不跟你逗了，没轻没重的，笑一下，扭头走了。

王向东咂巴着嘴，握了两下空拳，目送着林红霞拽着大屁股进了休息室，又四下看看，才向库房晃去，早把在“环卫”打架的事置之度外了。

转天早上，眯了一觉刚醒过酒来，林红霞就过来了，拿着俩馒头半拉咸菜头，呱嗒朝铺头一坐：“咳，起来塞吧，面粥不好带，就给你捎了俩馒头。”

王向东吧唧一下嘴说：“渴死了，想的就是稀粥。”林红霞不满地说：“你个衰德行还卖开乖啦？我不管你，哪个还关心你？”王向东先从桌上抄起谁的水杯喝个见底，抢过馒头来，就着咸菜凶狠地咬了一口，囫囵咽着说：“行，你是我亲姐姐还不成吗？哪天你要不留神从天车上栽下来，我第一个给你哭丧！”

林红霞少不了咒骂，王向东只是笑，不再回话。沉了一下，林红霞催促说：“你塞饱了没？该下班了，顺路跟我把外面的煤驮回去。”王向东立刻笑道：“我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你就没安着好心呢。”他知道林红霞说的“外面”是指厂子围墙外面，林红霞肯定是赶上夜班的机会朝墙外面扔煤块儿来着。

林红霞看看门口，轻打了他一下：“小点儿声，别跟卖臭豆腐似的吆喝。”王向东就着水管子划拉了两把脸，说：“帮你没问题，咋谢我？”“把东西帮我一块儿送到了家，咋谢都成？怕你吃了我？”林红霞的笑居然暧昧起来，弄得王向东的心坎上忽悠地荡漾了一下，想调侃她的坏话还没出口，外面就有人问：“王向东——王向东走了没？”听声音，是保卫科的罗副科长，林红霞的男人。林红霞赶紧低声嘱咐：“快出去，别说我在这。”

王向东应了一嗓子，开门出去，罗副科长说：“你来一下，有人找。”

进了保卫科，看见里面坐着几个人，都不认识，话匣子一开，才知道是派出所的，头一回接触这方面的人，心里一时还是有些发毛。

“王向东，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王向东一听，脑子刷拉一转，就大概明白啥事了，赶紧遮掩：“昨天晚上？上夜班啊。”罗副科长警告道：“王向东，你态度最好老实点儿，你的情况我们都掌握着呢，你是9点钟的班，派出所的同志是问你9点以前干啥去了。”“9点以前？9点以前我等着上班啊。”

派出所的便衣刚想说话，罗副科长突然一指外面：“那个，那个就是秦得利！”这一下，王向东更确定是昨天晚上打架的事发了。

民警镇静地一笑：“先不惊动他。哼，在我们眼皮底下，甭想溜掉一个坏人。”然后转向王向东道：“小王同志，刚才我们已经向单位了解了你的情况，工作表现还是蛮积极的嘛，听说正在积极申请入团？”

“到底啥事儿吧。”

“丰子杰你认识吧？”“我们住一个胡同。”

“昨天晚上你们在一起了？”“……对。”

“去干啥？”“喝酒。喝酒不妨碍入团吧？”

罗副科长猛地一拍桌子：“王向东你给我老实点儿！”王向东当时还真被拍了个措手不及，小小地打了个激灵，一想到刚才还答应帮他家里偷煤，火就上来了：“罗科长，‘四人帮’都下台了，你还跟我玩造反派那一套咋着？你也学学人家派出所的同志，看人家啥素质？”

派出所的同志笑了，说王向东我们也不跟你废话了，在这里不说，就给你换个地方咱们好好谈吧。罗副科长气愤地说：对，给他换个地方！派出所的人一指外面：“跟我们到所里走一趟吧，丰子杰正等你呢——还有那个秦得利，罗科长麻烦你给叫过来。”一边示意王向东跟着，一边煽动道：“你还给谁扛着呢，讲义气是吧？丰子杰一进去就全交代了，人家多聪明，先争取一个好态度。”

出了门，罗副科长早领奖金似的急跑着去喊秦得利了，一会儿秦得利晃了过来，看见王向东被几个人拥堵着正要上跨斗摩托，当时就明白坏事了，扭头想撤，被罗副科长一把拽住，秦得利一脚把他踹倒，顶足了电的破风扇一般在人流里乱晃了几晃，冲出大门急蹿了。

事后闹清楚了，丰子杰那一枪并没把林虎给打瞎，不过眼睛肯定是不如以前明亮了。丰子杰虽然坚持以为自己是见义勇为，最后还是按“流氓罪”给抓了典型，判处两年劳教。王向东虽然躲过一劫，后怕三天，又念了无数遍阿弥陀佛，一身晦气也没消净，先是被王老成狠狠管教了一顿，单位又给来了个大会念检查的处分。适逢全国上下忙着学习三中全会精神，厂里也不再把这个事当重点，批评教育了几次就放下了，只按派出所的交代，让保卫科的娄、罗二位科长多注意他的动向。

至于秦得利，从派出所门前一别就再没露面，派出所来找了几次，厂里嫌影响不好，就一纸通告给开除了。王向东学得乖了，一时也没敢去东区找他，整天顺毛驴似的在家里和工厂来回跑，像个改邪归正的。

唯一叫王向东感觉温暖的是，林红霞不仅没像好多人那样拿卫生球眼珠看他，还一个劲地安慰他。王向东说：“患难见人心啊，你比你们家那口子强，姓罗的太不是东西，我又没挖他们家祖坟去，他跟我来啥劲？想踩着我往上爬？”林红霞说：“甭跟他一般见识，他变态，‘四人帮’一垮台，他在厂里不得烟儿抽，要不是看他残了照顾他，厂里早把他扒拉车间去了。”

其实林红霞在王向东他们这件事上是得了实惠的，秦得利一走人，罗瘸子就紧着找关系把她塞进了库房，从此天车女郎变成了管家婆。王向东依旧拿库房当自己办公室，甚至觉得没了秦得利，能拿林红霞闲磨牙更有乐趣了。

傍年底了，王向东值夜班，倒腾了一班料，把叉车归位后，奔休息室走的路上，就听见里面一通笑闹声，一下也来了兴致，快赶几步进去，就见林红霞正骑住一个瘦子扒他的大棉裤，旁边还有一男一女帮忙的。瘦子在底下又叫又骂，细脖子憋得紫胀，死活不能翻身。

见王向东进来，林红霞立刻兴奋地指使道：“老三，把门后头那漆罐儿递我！我叫他要流氓，今天让他变成花家雀！”王向东说：“杀人不过头点地，教训教训他就得了。”说着好话，还是一探脚，把油漆罐划拉过去——谁怕别人倒霉啊？

林红霞一直身，顺手抓块破抹布就蘸了一把红出来，生猛地一塞，就糊涂在瘦子的裆里。旁边的一对男女活跃地跳起来，跟林红霞一路暴笑着跑出了休息室。瘦子也狂喊一声爬起来，裸着尖尖的屁股在裆里掏，一边昏天黑地地骂！王向东乐得跺下脚，说你别把鸡巴抓下来吧，赶紧找汽油洗去。

“哪有汽油？哪有汽油？”瘦子红了眼地转悠。王向东说你问我我问谁去？也笑着出去了，剩瘦子一个人在里面痛心疾首地叫骂。

王向东到外面一看，没了人影，库房的门半开了条缝，估计都跑那里幸灾乐祸去了，也就溜达过去，却只有林红霞一个人，正洗着手上的油漆。

“林红霞你够缺德的。”王向东一边靠近炉子烤着手，一边笑道。林红霞把手在工作服上好歹抹两把，也凑过来烤火。王向东问：“刚才为啥呀？”林红霞说那瘦猴是狗尿苔打卤子不是啥好蘑菇，看我肚子积肉了，问我是不是揣上了，还跑过来乱摸。王向东顺眼看了一下她的肚子，也笑道：“确实像有了的。”林红霞说你别跟着扯臊了。

王向东眨巴下眼：“我说姐姐，你也结婚好几年了，咋还没孩子呢？是不是姓罗的有病呀？”林红霞皱了眉道：“老三你闭嘴啊，刚才瘦猴就是为这么一句才挨治的，你也找收拾呢？”王向东说就凭你？你刚才那俩搭档可没在这。

林红霞一下转了话题，诡秘地一笑：“知道那俩扎哪去了？”“不会扎大炉了吧，关我啥事？”林红霞压低声音，继续笑道：“黑静地方亲热去了呗，平时看不出这俩有一腿？”王向东立刻来了精神，双眼放光地说：“在哪呢？我捉奸去，腻歪腻歪他们。”林红霞一把拉住，

笑怨道：“别缺德了，人家还不恨你一辈子？怎么，看着眼热了？有本事你也找一个呀？”王向东说不行咱俩来来？反正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林红霞热一下脸，说：“傻儿子，想勾引我啊，你不是喜欢林黛玉那样的吗？”王向东笑，说现在情况紧急，是个姓林的就成了啊。

林红霞先呸了一声，转而亲热地说：“晚上再帮我个忙。我家的煤又快烧完了。”乱侃一通后，林红霞从原料堆后面拿出几个尼龙袋子，带上王向东，拐到锅炉房后边，各装了小半袋烟煤，拎到排污口，从墙头扔了出去，然后嘎嘎笑着跑了回来。半路上，就着黑影，王向东在林红霞的屁股上拍了一把，林红霞笑骂一句，也不在意。

混到天麻麻亮，交接班后，先让林红霞请了早点，推上自行车一前一后向厂外走。警卫室那里，隔窗看见罗瘸子正跟门卫交代着什么，王向东心里动了一下，想到自己正帮他们家做贼，当时有些不忿，觉得自己太亏了。出了门，一边跟林红霞向排污河那边骑，一边就骂，林红霞还是老话：你不是冲我面子嘛？王向东禁不起别人把他当朋友看，一下也不好意思再牢骚。到了河边，居然主动跑过去，连拽带抱把两包煤一起运了过来，踩了两脚的臭酸泥，被风一吹，冷冰冰的。林红霞连说老三够意思，要真有你这么一弟弟算积德了。王向东说你别拽了，快走吧，一会叫人看见了我可不陪你游街去。

三拐两绕到了林红霞的家，三楼。

把脏物都倒腾上来了，王向东一屁股坐在床上，叫道：“姐姐，来口热水先！”林红霞加了催化剂似的，红光满面地跑动着，说老三你塌实住了，把鞋脱了烤烤，再用热水泡泡脚。一边把水啦烟啦的递上来。王向东有功在身，也不客气。

一会儿林红霞洗净了脸回来，头发梳得溜光，也挨床坐了，看着王向东笑咪咪。王向东皱皱眉头：“你抹的啥鸡巴化妆品，咋腊八醋味呢？”林红霞失落地收了笑，马上又不甘心心地往前凑了凑：“狗鼻子啊！你再闻闻！”

王向东把湿漉漉的脚丫子直接提床上坐了，举杯喝了一大口水，心里还是忽悠乱荡。林红霞虽然壮硕，化妆品又腊八醋味儿，靠得近了，还是感觉到一股暖流汹涌过来，鼓荡得周身麻涨，一口唾沫干咽下去，咕噜一声响，惊动得林红霞轻笑道：“老三，琢磨啥呢？”王向东横一横心，破口道：“琢磨你呢！”把烟朝洗脚盆里一拽，空出手来就搂上了旁边的女人。林红霞立刻水珠子吸进海绵里似的胶着上来，一折身子把王向东带倒在床上，嘴里还责怪说：“老三你个混蛋！”王向东说：你不就等我混蛋呢吗？一时动作急迫，两下扒光了，四下结束了。趴在一砣子肉上，王向东喘气道：“你哭个啥？”林红霞长出一口气，说：“一会儿再说。”

消停住了，林红霞才恨恨地说了实话。原来罗副科长打“四人帮”一倒台身子就不顶气了，以前的威风全扫光，钻进被窝除了乱掐乱拧就没旁的能耐了，快两年了，这样的鬼日子熬了快两年了。

王向东感慨道：“怪不得。”

怪不得啥？

怪不得好多事啊。王向东嘿嘿笑了起来，心里很解气。

林红霞咬他一口，威胁道：“以后得跟我相好。”

行。王向东说：反正我也不吃亏，不过你要想赖上我可不成。

林红霞说你个没良心的！一时恨起，又得陇望蜀地纠缠着亲热，这一次浪荡得满足，完了事，光眼子趴在床上直望着王向东傻笑。

王向东喘匀了气，直起身说：不能再呆了，叫人堵被窝里就崴泥了。说着就穿裤子，林红霞拉了一把没拉住，也陪着穿了衣服。王向东说：“再抽根儿完事我就走人了。”

抽着烟，王向东问：“你是不是早就盯上我了？”林红霞笑，说以前光是看你顺溜，挺实在的，可靠，从你一打架吧，就开始觉得你可爱了，像个男人，一看见你就心痒痒。王向

东笑道：“你他妈有毛病吧。”

看王向东穿了鞋要走，林红霞又不舍，上来抱着一通啃，腻了半晌才放开，王向东就着镜子理了理头发，抱怨道：“宁可筋骨断，头型不能乱。”

下了楼，王向东看看左右，才骑上车，抬一下头，看见林红霞正冲他挥手，王向东咧嘴笑了笑，几下拐出了楼档子，冲上马路去了。一路骑，他一路美：这趟煤送的，值！姓罗的，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呢，以后看你还跟我牛逼？

远处有零星的鞭炮响，带出几丝年味儿来，一听就是穷人家孩子自己解心宽呢。王向东把车子加了速，嘴里唱起歌来，虽然有些顶风，却只觉得阳光灿烂，想一想，今年这个年一定过得愉快。

(节选自长篇小说《黑马甲》)

(责编:李蔚兰)

兑现爱的誓言

赵建敏

农历七月初七，中国的情人节。

穿着银白色晚礼服的区蕙兰站在“亲情湾”餐厅门口的霓虹灯下显得俏丽而端庄，她向远处张望着，不时看一眼手机上的时间：怎么回事，约好七点钟见面，把合股事项和细节彻底定下来，可是到了现在连个人影都看不见，难道对方又反悔了？这个集餐饮、休闲于一体的项目占尽了地理优势，只可惜自己的钱太少了，不得不走合股经营这条路。在该签合同的关键时刻，这个老总却迟迟不来。这时，区蕙兰的手机响了，她急忙把手机放在耳边：“张经理吗，你那个老总为什么还没到？”

“对不起！我们老总临时有点事，他让我同你说一下，想把签合同的时间改在明天上午！”

区蕙兰知道这只是投资者的一个策略，于是不卑不亢地说：“张经理，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时间就是金钱，在这之前你一定对这个项目作过调查，知道它的发展前景不错，有投资意向的人也不止你一家。”

“是，这我知道。”

“那好，请你转告你的老总，如果今天他不来，我只能视为你们放弃投资了！”区蕙兰果断起来，“现在是七点二十，我等他到八点，如果他人还不到，我只好与其他人合作了！”

“好吧，我同我们老总再联系一下！”张经理挂掉了电话。区蕙兰收起手机离开了“亲情湾”。

区蕙兰走在街道上，看着路两侧熟悉的街景自语着：时间过得真快，转眼自己离开银行都两年了，看到这些景物真有一种故友重逢的亲切感。这时有几许雨丝飘落到区蕙兰的脸上，她抬头看看天空：自己都忘了，今天是七月七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怪不得会下雨，看样子他们的相逢照例要掉眼泪了，他们虽然爱得辛苦，却还有一年一次的鹊桥相会，他们仍算是幸福的一对。而我和天皓的爱却像风，我们彼此能感受得到，却永远也不可能抓得到。

区蕙兰在一幢厚重而气派的楼前停住了脚步：我怎么会来到银行门口呢？自己不是已经向天皓母亲保证永远不来这里了吗？唉！又是不由自主！其实世界上有许多事都是不由自主的，就像自己和天皓的相爱，是那么自然而然想不爱都不可以，而我们的分手又是那么不情愿；还有就是自己的工作，本以为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而且干得也很出色，就一定在这里工作到老，没想到被天皓母亲的一阵闹腾，不得不放弃了。区蕙兰抬起手抚了一下银行门前象征着中流砥柱的柱子：舍不得也要放弃！谁让自己还是那么在乎天皓的幸福呢！天皓，我真不知道命运是怎么安排我们的，既然让我们相爱，却不让我们在一起！本来我已经听从命

运的安排可是偏偏又发生了两年前的那次邂逅，使我不得不离开工作这么多年的银行。可是从内心讲，自己并不后悔所作的一切。区蕙兰苦笑了一下：现在年轻人苦苦追求的爱，我却要拼命地逃开它，这大概就是电视剧里常听到的那句台词：相爱并没有错，错的是相爱的时间和空间，我们俩不该在没有能力把握它的时候去相爱，更不该在自己结婚后已经身不由己的时候再与他相逢！现在想想天皓为我牺牲的太多了，而我唯一能为他做的就是让自己在他的世界里彻底消失，让他全心全意地去爱他的妻子他的家，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区蕙兰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约定时间快到了，该向回走了，她最后看了一眼银行的大楼：再见了！这一别又不知道要多久才能再回来！愿你永远兴隆！区蕙兰说完转身向“亲情湾”走去，由于走得急正撞到一个瘦高但很英俊的男子身上，她来不及看清对方急忙道歉：“对不起，我只顾……”她突然停下只说了一半的话，不安地看着面前的人：“天皓！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陆天皓也不回答，只是死死地看着区蕙兰。

区蕙兰被看得低下了头：“对不起天皓，今天我还有重要的事！失陪了！”说着绕开陆天皓就走。陆天皓突然伸手抓住了区蕙兰：“今天你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放一放了！我有很多话要问你。”

“天皓，我真的有事，很重要很重要的事！”区蕙兰看了一下时间，“不然你在这等我，我把事情办完了回来找你！”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陆天皓看着区蕙兰的眼还是不肯放手。

“你放开我！”区蕙兰急了。

陆天皓的手放开了人却挡在了区蕙兰的前面：“蕙儿，有什么事我陪你一起去！”陆天皓说着拿出手机快速地拨了一个号码，命令着：“喂，你告诉那个客户，今天的晚饭取消，所有费用咱们全部负担，如果对方有诚意合作让她明天上午还在这个地方见面！”他说完不等对方回话就挂断了电话：“走吧，蕙儿！”

“你怎么这么霸道！我的事用不着你管！”区蕙兰的语气十分不客气，她想哄走陆天皓，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在忙着筹集开业的资金。

“这是被你逼的！”陆天皓不在乎地看着区蕙兰，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样子。

“陆天皓，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凭什么管我！我警告你，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别再惹我！”区蕙兰说完闪开陆天皓快步向“亲情湾”走去。

陆天皓任区蕙兰怎么说，只是在后面紧紧地跟着。

这时，区蕙兰的手机响了，又是那个特定的铃声，她急忙打开手机：“张经理，你们老总到了吗，我就在亲情湾门口！”

“没有，我们老总本来答应八点钟到的，他突然又来电话说有重要事，他还说如果你真心合作，明天上午还在这个地方把合同签了，今天的费用全部由我们负担。区小姐，我们老板是真心想投资的！”

“好吧，让我考虑考虑！”区蕙兰说完颓然地把手机丢进包里。

区蕙兰做了一个深呼吸，平静一下情绪后重新面对着陆天皓：“天皓，请你尊重我好不好！”

“我怎么不尊重你了，我就是太尊重你了，事情才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你说只要我结婚就可以来找你，作永远的朋友，结果怎么样，我结婚不到一年，你就又消失了，你同我说一声了吗！”

区蕙兰被气笑了：“陆天皓，你是我什么人，我去哪里为什么要跟你说！你烦不烦人！”区蕙兰把今天的不顺利全部怪罪到陆天皓的身上。

陆天皓从未见过区蕙兰急成这个样子，关心地问：“蕙儿！刚才的电话说了什么把你急成这样？”

“别叫我蕙儿，我有没有名字！”区蕙兰瞪着陆天皓，“陆天皓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再敢跟着我，我就打电话报警！”区蕙兰甩下这句话掉头走了。

区蕙兰走进“亲情湾”的“静湖园”雅间，疲倦地坐在椅子上，她看着一桌子未动的酒和菜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现在想干点什么怎么这么难呀！我真的讨厌这种日子了，如果不是天皓母亲哀求我给他们一份幸福给天皓一份幸福，我何苦出来遭这些无名罪！现在好了，他们人人都幸福美满了，只有我还在为生存拼命！

“静湖园”的门开了，陆天皓走了进来。

区蕙兰慌忙擦掉眼泪换上一张笑脸：“你真是赶不走，既然来了，就一起吃吧，反正约的人也不来了！”她说为陆天皓拉了一把椅子。

“‘亲情湾’，‘静湖园’，品位不错！”陆天皓说着坐到区蕙兰身边，“我看看你的手机可以吗！”

区蕙兰想也不想地把手机递给了陆天皓：“我哪有这么高的品位，是别人的要求！不然我才不会来这里呢！”

“是吗？看来选这个地方的人对这里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情结！”陆天皓说着打开区蕙兰的手机，察看着刚才的通话记录，当他看到一串熟悉的电话号码后笑了，“没看出来你的业务挺繁忙的！”

“自己找的！”区蕙兰故作轻松的一笑。

“我看也是，我说过我和‘大地’永远是你的，犯不着自己到处去赚钱！”陆天皓说着关掉了区蕙兰的手机。

“你为什么关我的电话？还给我！”区蕙兰说着伸手去要自己的手机。陆天皓却把它装进了他的口袋：“暂时由我保管吧，免得有人报警！”

区蕙兰听了笑着说：“你财大气粗的还怕报警，常言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前脚进派出所，后脚说不定又去哪家酒吧喝酒去了！”

“那你试试看！我有这个本事吗！”陆天皓说着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了区蕙兰。

“是你给我的手机，别后悔呀！”区蕙兰说着接过手机就开始拨号。

陆天皓目不转睛的看着区蕙兰，期盼着她这个电话是打往她家里的，这样就可以弄到她家的电话号码了。

电话通了，区蕙兰脸上一片温柔：“婷婷，我是妈妈，认真写作业，妈妈一会儿就到家了！”区蕙兰说完挂掉电话，她看到陆天皓的表情笑了：“放心！不是打给警察的，看你不像个良民，这么怕警察！”

陆天皓看了一眼手机上区蕙兰刚拨打的电话号码满意地关掉自己的手机，幽默地说：“没看出来吧，我怕的是你不是警察！”

“我早看出来了，我看出你的心情不错！”区蕙兰又想起了今天被取消的晚饭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当然不错，没想到中国的情人节我们两个居然又见面了，看来我们情缘早被上天注定了！”陆天皓说着为区蕙兰倒了一杯红酒，自己倒了一杯白酒，“好了，别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好好庆祝一下吧！”

区蕙兰不想再破坏陆天皓的兴致，笑着说：“天皓，我今天才发现你很难缠，只要是被你盯上了，就别想甩掉你，这是不是你的生意经？”

“有这样做生意的吗？客户早被吓跑了，这是针对你制定的特殊政策！”陆天皓笑着。

“你有把握我不会跑吗？”区蕙兰说着啜了一口红酒。

“说实话没有把握！”陆天皓不笑了，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我的新娘是你，就在我想娶你的时候你却失踪了嫁给了别人；经过十二年的寻找等待我们终于又见面了，我呢也听了你的话娶妻生子了，我这样听你的话的目的只是为了我们能够成为永

远的朋友。结果呢，才做一年的朋友你就又没有影了，这一走又是两年没有消息。没事的时候我总在想，我们到底得罪了哪路神仙，总是聚少离多！”

“你是把我当作朋友了吗？”区蕙兰打量着鬓角已有几许白发的陆天皓。

“我是把你当作朋友了。也许我做得不好才使你什么都不肯对我说，然后玩年轻人的消失游戏！蕙儿，我们都什么年龄了还玩这种游戏！”陆天皓毫无忌讳地看着区蕙兰。

区蕙兰避开陆天皓的目光，岔开话题：“来，我们别只说话不吃菜！”说着为陆天皓的碟子里布上菜。

陆天皓没动面前的菜，看着区蕙兰透着疲倦的脸问：“蕙儿，这两年你又去哪了，我记得那次在‘亲情湾’吃饭时你说过，你很喜欢这份工作，也需要这份工作，为了你我也将所有的资金都转到你所在的银行，可你为什么这么轻易的就辞职了？”

区蕙兰笑了笑：“人的观念总是在变吗，此一时彼一时，我突然不想挣有数的薪水了，想出来闯一闯碰碰运气，如果运气好能赚笔大钱，也过一把大款的瘾，感受一下挥金如土的感觉！”

“只是想感受一下挥金如土的感觉，这么简单的事何必这么辛苦！”陆天皓说着，掏出一张金色的卡片放到区蕙兰面前，“这是两年前在你们柜台上存的款，用的是你的名字，密码是你的生日，它是你的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区蕙兰停下手中的筷子。

“我说过，我要对你的一生负责！你知道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吗！”

“老土！”区蕙兰狡黠地一笑，“你知道现在女人追求什么吗？骨感美！我好不容易才减肥到这种程度，不要打击我的积极性！”

“骨感美？”陆天皓又打量一遍区蕙兰，“我知道什么叫骨感美，骨感美不像你这样透着疲惫。蕙儿，别到处乱闯了，卡里的钱够你挥金如土的，何况还有这么赚钱的‘大地’作后盾。”

“你的钱我不要，人各有志，我不认为出来闯荡有什么不好，我的观点是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闯荡中可以找出自身价值，也可以从中找到创业的喜悦和快乐。”

“可是你找到喜悦和快乐了吗？如果在闯荡中找到这些，刚才你为什么急成这个样子！”

区蕙兰啜了一口红酒才说：“老人们都说天王老爷权大势大可以主宰人类的一切，可是他也有不高兴的时候，何况我只是平凡的人类。再说你的事业这么成功你就能保证你永远快乐吗？”

区蕙兰的话触到了陆天皓的痛处，沉默地喝干了杯里的白酒，然后又去倒被区蕙兰拦住了：“换红酒吧，白酒喝多了伤身体！”说着拿起红酒为陆天皓倒上。陆天皓用手托着下巴专注地看着区蕙兰：“蕙儿，人的一生总有实现不了的梦，而实现这个梦就成了你奋斗的目标和生活的希望！”

区蕙兰摇摇头：“我们早过了做梦的年龄了，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坐在葡萄架下给孩子们讲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岁数了。”

“是呀！”陆天皓又喝了一口酒，“刚才我在你工作过的银行前坐了一会，想了很多，我想如果我出生在普通的家庭，如果当时不同父母赌气，去跟你告个别，也许我们俩早就结婚了，再然后就像你说的那样，三口人坐在葡萄架下一起过七夕之夜，那情景一定是其乐融融！”

区蕙兰看到陆天皓沉醉的样子笑了：“你真的在做梦，你已经有妻子了，而且不是我！”

“我知道，所以这永远是个梦！”陆天皓苦笑了一下，“我只能小心翼翼地与你做朋友，一不小心，你就像蒲公英一样不知飘到哪里了，想见都见不到！”

区蕙兰看看杯中的红酒提议着：“来，我们干一杯，为今天的相逢！”

“干！”陆天皓仰头喝干了杯里的酒。区蕙兰也干了杯里的酒，然后给陆天皓和自己都

倒满。做完一切后她认真地看着陆天皓：“天皓，求你一件事行吗？”

“说吧，我一定为你做到！”陆天皓看着区蕙兰眼里闪着光辉。

“好！说话算数！”区蕙兰伸出手指，“拉勾！”

“拉勾就拉勾！”陆天皓将手指勾到区蕙兰的手指上。

“天皓，忘了我，然后我们永远别再见！”

“我上你的当了！”陆天皓的手停在了半空，苦笑着，“这件事你还用求我吗，我们不是两年都没见面了吗。”

“可是我为什么在我工作过的银行前遇到你，天皓，你瞒不住我，我的这个要求无论对你还是对我都好！”

“你是不是太自作多情了！”

区蕙兰无所谓地笑笑：“如果是这样，我真的是自作多情了。那我们就此分手吧！陆总裁！”

区蕙兰说完拿起自己的东西向外走去。

“区蕙兰！把你的卡带走！”陆天皓头也不抬地说。

“那不是我的东西！”区蕙兰说着继续向外走去。就在区蕙兰将要跨出门时，陆天皓突然挡在了她前面，顺手将门关上。

区蕙兰命令：“请你让开！”

“不让！”陆天皓态度坚定地看着区蕙兰。

“你给我让开！”区蕙兰说着动手去推陆天皓，可是陆天皓站在那一动不动。区蕙兰哭了：“陆天皓，你欺负人！我恨你！”

陆天皓突然把区蕙兰抱在怀里：“蕙儿！我们好不容易才见面，别互相伤害了好不好！”

“我怎么伤害你了，今天的事全是我自作多情！”区蕙兰说着用力推打着陆天皓想挣脱他的束缚。

陆天皓急了将区蕙兰的双手捉住反剪在身后，低吼着：“蕙儿！”说着低头狂吻起来。

区蕙兰被动地接受着陆天皓的吻，嘴里含糊地说着：“天皓！放开我！你不能这么做！”

陆天皓吻得更强烈了：“蕙儿，我爱你，我忘不了你！”说着用一只手轻抚着区蕙兰面颊。

“天皓，求你了！别这样！”区蕙兰哭着哀求着躲闪着陆天皓。终于她挣脱出一只手，用力打在陆天皓的脸上：“天皓！你冷静点！”

陆天皓愣了一下放开了区蕙兰，内疚地说：“蕙儿，对不起！”说着反手打开了门。

区蕙兰闪身站到了门口，看着低垂着头的陆天皓道着歉：“天皓！对不起！我必须走！”说着张开双臂抱了一下陆天皓擦着眼泪跑开了。

区蕙兰来到大街上，被夜风一吹不禁打个寒战，她不由得抱紧双肩：今天是七月七，不应该这么冷，难道我病了！不行，我得去医院，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病倒，明天还有重要的事等着呢！这时，区蕙兰的胃一阵翻腾，她慌忙蹲到路边呕了起来，等到胃里的东西吐干净后虚脱地坐在马路沿上，她看了一眼清冷的街道：现在去医院是不是太晚了，医生都睡着了，哎！又累又困的，还是回家吧，也许歇过来就好了。区蕙兰想到这站起身去拦出租车，一阵眩晕，她匍在路边的树上。

一双手及时扶住了她：“蕙儿，你怎么了！”

区蕙兰抬头见是陆天皓，摇摇头：“我没事！好像是酒喝得多了点！”说着躲开陆天皓的手。

“蕙儿，你身上这么烫！我送你去医院吧！”陆天皓说着就去抱区蕙兰。

“你放开我！”

陆天皓也急了：“你在发烧知道吗！我答应你把你送到医院后马上就走，永远不见你了还不行吗！”他说着去搀区蕙兰。

“谈生意谈到别人的怀里去了！”一个冷冰冰的声音随着酒气飘了过来。

区蕙兰惊愕地抬起头看着来人：“高峰！是你？你不在家照顾婷婷怎么会在这？”

“我如果不在这，你是不是就跟这个男人走了？”

陆天皓听到他们的对话知道眼前的醉汉是谁了，他皱了一下眉还是放开了区蕙兰：“她病了！需要去医院！”

“她没有脚吗？她没有丈夫吗？”高峰质问着陆天皓。

“高峰，我不去医院！我跟你回家！”区蕙兰说着躲进高峰的怀里。

“你滚！”高峰一把推开区蕙兰，“你不配做婷婷的妈妈！”

“蕙儿！”陆天皓及时扶住了踉跄的区蕙兰。

区蕙兰慌忙推开陆天皓，惊恐地看着高峰：“高峰，你今天怎么了？”

陆天皓看到区蕙兰惊恐的样子，怒视着高峰：“你为什么这么对她！她哪不好了！哪对不起你了！”

“你是什么人，管起我家务事了！她是我媳妇，我想怎么对她就怎么对她！”高峰同样怒视着陆天皓。

陆天皓气愤地一手薅住高峰的衣领：“我不管你是她什么人！但是你不能不讲理！信不信我揍扁你！”

“天皓，你不能动手！他是我的丈夫！”区蕙兰拼命制止着，她知道陆天皓为了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陆天皓看了一眼着急的区蕙兰松开了手：“今天看在蕙儿的面上，我先饶了你！”

高峰听到区蕙兰叫他天皓，眼里冒出了火：“你就是那个陆天皓！我正愁找不到你呢！”说着抡拳打在陆天皓的脸上。

“你敢打人！”陆天皓喊着向高峰扑了过去。

区蕙兰及时插在两人中间：“你们这是干什么！都疯了！”

陆天皓被迫放下拳头，不甘心地指着区蕙兰身后的高峰：“你算什么男子汉躲在女人后面！有种你过来！”

高峰也不示弱，一把推开区蕙兰与陆天皓对视着：“我是没有种，但是我敢娶区蕙兰，你呢？你爸妈让你往东你敢往西吗？我没有种，但是我做事光明磊落，不像某些人耍手腕，让女人到蕙兰的单位去闹，弄得她丢了工作！”

“你胡说！”陆天皓吼着。

“你的种哪去了！怎么敢做不敢当！”高峰嘲笑着。

陆天皓急于求证事实真相丢掉高峰去问区蕙兰：“他说得对吗蕙儿？你说实话，你是因为我才被迫离开银行的？”

“不是！原因我都向你说过了！”区蕙兰否认着，她不敢让陆天皓知道自己辞职的真相，怕他同家里闹翻。

高峰听到他们的对话急了，盛怒地走到区蕙兰面前，一把托起她的脸：“好你个区蕙兰，你早跟他说过了，你们一直在一起是不是！原来的绯闻我只认为是谣传，没想到却是真的！我最最值得骄傲的妻子真的跟别人有一手，你真了不起！你为什么不跟他走！”高峰喊了起来。

区蕙兰尴尬地抱住高峰的胳膊：“高峰！看你都说些什么！你喝多了！咱们回家吧！”说着看也不看陆天皓拉着高峰就走。

陆天皓挡住了去路：“高峰，谢谢你告诉我真相，也谢谢你提醒了我，我现在就带她走，我要把对她的亏欠补回来！”

“你凭什么带她走！懦夫！”高峰嘴里喊着拳头也打了过去。

血顺着陆天皓的唇角流了下来，但他既不还手也不躲，只是用手抹了一把血坚定地看

高峰：“今天我让你打，但是打完后我就带她走！你不许拦着！”

“我不拦着，我倒要看看你还有没有命回去！”

“一言为定，如果我死了那是命中注定！”

高峰被陆天皓的坦然激怒了：“你算什么东西！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是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是不是！”他每说一句就是一顿拳脚，跟着的是陆天皓沉闷的哼声。

区蕙兰吓得惊叫着：“别打了高峰！住手！天皓，你倒是躲开呀！”两个男人任区蕙兰怎么喊没有一个听劝的。陆天皓被打得靠在了墙上，脸上身上到处是血。区蕙兰突然明白过来，扑过去拼命抱住高峰：“别打了！再打会出人命的！”

高峰蔑视地看了一眼摇摇欲坠的陆天皓，拉起区蕙兰：“走！跟我回去！”

区蕙兰踉跄着甩开高峰的手，哭着说：“他流了这么多血，他会死在这儿的！”

“你心疼了是不是！”高峰看着站着不动的区蕙兰威胁着，“如果你敢管他就永远别进家门！”高峰说完气冲冲地走了。

区蕙兰顾不上去想留下来的后果，奔到陆天皓身边扶住他：“天皓，伤哪了？我送你去医院！”

“我没事！”陆天皓忍住疼擦了一下脸上的血，“蕙儿，我知道你一定会留下来，走吧，我带你离开这个城市，永远不回来了！”

区蕙兰慌忙收回自己的手：“谁说我会跟你走！我有家！”

陆天皓伸手抓住了区蕙兰将她拥进怀里：“蕙儿！我会给你一个家的，比你现在的家会好上一百倍一千倍，我用我全部的爱加倍地呵护你，我会让你幸福的！”

“天皓，忘了我吧，我说过我永远不会嫁给你的！”区蕙兰果断地离开陆天皓的怀抱。

“蕙儿，从前你说回家我不拦着，可是今天不行了，你不能再回到那个人身边！他对你那么粗野又那么不讲理！”

区蕙兰低下头：“他再不好也是我的丈夫，我和他拥有的是一个家，这个家是我唯一栖身的地方。天皓我真的很累，如果你的伤没事我走了！”区蕙兰说完转身走了。

“蕙儿，那已经不是你的家了！”陆天皓绝望地喊着，“发生了这样的事他是不会让你进去的！”

区蕙兰哭了。

陆天皓艰难地追上区蕙兰，为她擦着眼泪：“蕙儿，不哭了，我们永远都不分开了。”

区蕙兰抬起头看着陆天皓的眼：“天皓，我们相爱过，但那都是从前的事了，现在我已经不爱你了！”说着苦笑了一下，“这里是我名正言顺的家，不管等着我的是什么，我都是要回去的！”

区蕙兰说完绝决地走了。

“蕙儿，我送...你.....”陆天皓说着剧烈地咳嗽起来。

区蕙兰急忙转身去看，陆天皓正咳嗽着扑倒在地上。

“天皓！”区蕙兰不顾一切地跑回来拼命的拍着陆天皓后背，“你怎么了！你千万别吓我！”她说着哭了起来，陆天皓一边咳嗽，一边断断续续地说：“如果.....你.....一定回去，我送你！”说着一口浓血吐了出来。

区蕙兰吓坏了，声音颤抖着：“天皓！我不走了！我送你去医院！”她说着去抱陆天皓可是没抱动。

陆天皓擦掉唇上的血：“蕙儿，看样子我不能给你一个家了，你要保护好自己，快回家吧！”

“天皓！”区蕙兰哭了起来，“你为什么这么傻呀，为一个不能给你任何东西的区蕙兰送上性命不值呀！”

陆天皓伸出手抚摸着区蕙兰的脸：“蕙儿！我没想到会死，我只想能带你走！”

区蕙兰把脸紧紧贴在陆天皓的脸上：“听着天皓，我不会让你死的，如果你死了我会去陪你！”区蕙兰说完擦掉眼泪，“走！我们去医院！”

区蕙兰把陆天皓送到医院，见他没有生命危险后趁着陆天皓睡着了还是回家了。

区蕙兰挨到家门口时已是筋疲力尽，她依在门上，侧耳听听屋里一片寂静，没有自己所熟悉的体育频道的声音，她叹了口气：高峰一定被气坏了。区蕙兰又去敲门：“高峰！开门！开门呀高峰！”屋里仍是一片寂静。

区蕙兰重新坐在地上疲倦地闭上眼睛：高峰不可能听不到，他真的不让我进去了！这个家不是我的了，只一天之间我就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家！怪不得那些江湖术士说我命犯桃花，真的很准，我当时为什么不多给他一些钱求一个破解的办法呢？那时还不知好歹地向好友炫耀说谁会一辈子走桃花运呢，现在想起来无论是什么只要是你犯着了就不会有好结果。区蕙兰睁开眼看看手里的钥匙一松手任它掉在地上。她艰难地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紧闭的门拖着满身的疲惫走了。

区蕙兰躺在一家旅馆，昏昏沉沉地睡着，这时陆天皓满脸是血地来到她身边，肯求着：“蕙儿，跟我走吧，我永远爱你一直到老！”区蕙兰感动地伸出手想为他擦掉脸上的血，这时陆天皓突然变成了怒气冲冲的高峰，他发狂地喊着：“区蕙兰，你不是婷婷的妈妈！你走！”区蕙兰惊慌地哀求着：“高峰，让我留下来吧！我不能走，婷婷不能没有妈妈呀！”

“妈妈！我想妈妈！”高峰的脸瞬间又变成了婷婷好看的小脸。

“好孩子，妈妈不走！”区蕙兰低下头去亲婷婷，突然一双无名的手抢走了她。

“婷婷！”区蕙兰喊着惊醒过来，她用手掐着发疼的头看了看安静的屋子长出了一口气：真可怕！幸亏是个梦！

区蕙兰看看亮的有些晃眼的窗子：“这是什么时候了，是不是错过签合同的时间了？我虽然没有家可是还有孩子，为了孩子还是要拼下去的，先打电话联系一下吧！”区蕙兰没力气坐起来，只是用手胡乱地摸着寻找着手机可是没找到，她闭上眼睛想了一会，露出一个苍白的笑：想起来了，手机被关了机躺在陆天皓的口袋里。头都疼了！区蕙兰又睡了过去。

区蕙兰不知又睡了多久，被急促的敲门声吵醒，接着传来熟悉的声音：“你确信那个人还在里面吗？”

区蕙兰的心提了起来：是高峰！他终于找来了！盛怒的他找我干什么呢，是打架还是离婚？这两个结果都是我害怕的。不行我得躲起来，不能让高峰看到我！区蕙兰想到这，想起床离开这里可是说什么也起不来：我这是怎么了？为什么睁不开眼？在做梦吗？手和脚放到哪了？怎么不听使唤？

“两天了，没见她出来！”是服务员的声音。

“我睡了两天了吗？可是为什么更困更累了！反正逃不了了，一切听其自然吧！”区蕙兰放弃挣扎，意识又变得一片模糊。

门被服务员打开了，一只温暖的手拼命地抚弄着区蕙兰的脸：“蕙兰！你醒醒！我看到了门前的钥匙，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你了！”一滴眼泪落在区蕙兰的脸上。

区蕙兰意识又清醒起来：高峰是找我回家的，我又有家了。

区蕙兰吃力地睁开眼，看到了一脸憔悴的高峰，她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圈住高峰，喃喃地说：“高峰，我与陆天皓只是朋友！”

“我知道！”高峰爱怜地吻了一下区蕙兰。区蕙兰脸上露出一个迷人的笑，声音微弱地说：“我想……我想……躺在你怀里睡觉！”说着闭上了眼睛，圈住高峰的手垂了下去。

“蕙兰！咱回家睡吧！”高峰用手轻触着区蕙兰的脸温柔地叫着。

区蕙兰仍是双目紧闭。

“蕙兰！醒醒蕙兰！”高峰用手摇着区蕙兰想叫醒她。

区蕙兰的头歪向一边。

高峰哭了：“蕙兰，你不能就这么睡过去呀，婷婷还在家等你呢！蕙兰！你醒醒呀！”

陆天皓泊好车着急地走进来，一眼看到双眼紧闭的区蕙兰，声音颤抖地问：“蕙儿！她怎么了？”

“她不行了！”高峰哭着跪在了区蕙兰床前，“是我害死了她！”

“不可能！”陆天皓声嘶力竭地喊着，抱起区蕙兰疯狂地向医院跑去。

区蕙兰终于醒了，她看着眼前陌生的房间：这里是哪呀？我怎么会在这里？区蕙兰动了一下手想捶一下酸痛的后背。

两张熟悉的面孔带着惊喜同时出现在她眼前：“她醒了！”

区蕙兰忘掉自己的不适惊愕地看着面前的两个人：高峰和天皓！他们俩怎会在一起？看他们一个个眼睛通红，难道他们又打架了，可是看表情又不像。高峰怎么了，胡子这么长也不知道刮一下，还有天皓的鬓角怎么都白了，那天晚上明明只有几根白发而已。真让人头痛！他们俩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呢，我应该怎么办？

高峰见了急忙俯下身：“蕙兰，饿了吧？想吃什么？我去给你做，你不是总想吃我亲手做的饭吗！”

区蕙兰看着一片温柔的高峰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痛恨做饭的家伙，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为我做饭了？都不敢相信面前的人是高峰，于是低声说：“你是谁呀！怎么想起做饭了！”

高峰突然哭了：“蕙兰，你不记得我是谁了吗？”

这时陆天皓一把推开高峰：“蕙儿！看看我！我是谁知道吗？”

区蕙兰打量着脸上还有淤血痕迹的陆天皓皱了皱眉头。

陆天皓看到区蕙兰的表情情急地抓住她的手：“蕙儿！仔细看看我！再想想！”

区蕙兰刚要说话，房门开了，走进一个医生：“别大声说话，病人需要安静！”说着来到区蕙兰身边，看了一眼监控仪上的数据，又轻触了一下她的额头，轻松地呼出一口气：“好了，她脱离危险了！”

区蕙兰这才感觉到自己全身都在痛：看来我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

这时门开了，她看到婷婷头发散乱地站在门口，好看的小脸上挂满眼泪。

“婷婷！”区蕙兰轻轻地叫着。

“妈妈！”婷婷扑到区蕙兰身上放声哭了起来，“妈妈！爸爸说您病了病得很重，把从前都忘了，我怕您把我也忘了！”

“妈妈的好孩子，我怎能忘了你呢！”区蕙兰拼命哄着婷婷，就是不看身边的两个男人。

“妈妈，这是爸爸！”婷婷说着将高峰的手放进区蕙兰手中。

高峰用力点着头。

区蕙兰露出一个笑：“那一定是我丈夫了，也是我的依靠！”

“是，蕙兰，我们是一家人！”高峰眼里噙满了眼泪，“我是高峰，从前我们是恩爱夫妻！以后我会更爱你的。”

陆天皓看到这一切绝望地用一只手蒙住了眼睛。

这时区蕙兰把目光转到一旁的陆天皓身上：我到底昏睡了多久，他的头发白了这么多，真是个痴情的人，他曾经因为我而不娶，又因为我被高峰打得浑身是伤而不还手，现在又因为我头发都白了，我欠他的实在太多了，这辈子是无法还清了！看他绝望的样子，真是不忍心这么做，可是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于是低声问：“高峰，这个人是谁？你朋友吗？”

“嗯！”高峰看了一眼陆天皓不情愿地回答着。

陆天皓来到区蕙兰面前，深情地看着她的眼：“蕙儿，我是天皓，著名的大财才子！这个绰号还是你取的呢！想起我了吗？”

“是吗？不记得了！”区蕙兰不敢与陆天皓的目光相对，急把视线转到婷婷身上：“婷婷，

给陆叔叔搬个凳子！”

“不用了！”陆天皓伤心地把脸扭向一边，强忍住眼泪，“蕙儿，不管付出多大代价，我一定要让你康复！让你记得从前的一切！”说完大步出了病房。

区蕙兰出院了，她穿着奶白色真丝睡衣斜倚在阳台上的一张躺椅上，对着面前的一盆盆大叶蕙兰花出神：这躺椅这兰花是天皓特意买来的，他说从前我说过，将来有一天有了自己的家，就在阳台养许多兰花再放一个躺椅在那里，然后躺在上面嗅着兰花的清香入睡，肯定会做一个好梦！唉，天皓居然记得我无意中说过的一句话！自己真的被感动了，只是认识他这么久竟然不知道他的脾气有这么犟，一副不治好我的失忆誓不罢休的样子！自从自己骗他失忆后，不知道他花了多少钱又请医生又请专家来治疗我的失忆，为了帮助我恢复记忆，还带我到从前与他一起生活过去过的许多地方，把当时的一切仔细地说给我听，然后再模仿出来，说得兴起时，他神采飞扬，可当他面对着我茫然的笑容后，眼泪可以瞬时浸满他的眼眶！现在才知道我的失忆对他的打击有多大，才明白在病房里他为什么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要让我恢复如初！因为这些丢失的记忆里，记载了我和他全部的爱，虽然丢失的是我的记忆，可是丢失的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如果我记起了与他的一切，他还会让我留在高峰身边吗？

好听的门铃打断了区蕙兰的思绪，她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这个时候既没到放学时间，也没到下班时间会是谁呢？

区蕙兰慵散地站起身打开了门，她一下愣住了：站在自己面前的是陆天皓和他的父母。

“蕙儿！”陆天皓看到区蕙兰的表情十分兴奋。

区蕙兰知道了陆天皓的目的甜甜地一笑：“天皓是你，你没上班呀？这两位老人是随你一起来的？”

陆天皓的兴奋不见了，他看了一眼自己的父母：“哦，我忘了介绍，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听说你病了特意来看你的！”

“是吗？伯父伯母好！你们请进！”区蕙兰说着让进了让自己遗憾终生的两位老人。

陆天皓第一次来区蕙兰的家，他打量着这个普通的家庭：蕙儿说过，她的家不穷也不富，不大也不小，冬天可以避风，夏天可以避雨，只是没有说这个家很温馨，也许只有蕙儿家才如此吧！我本来马上就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家了，可是她偏偏病了，还忘了我是谁，任我怎么说她都不肯跟我走，她只是笑，笑得让人心寒，命运真会捉弄人。这时陆天皓目光停在了躺椅和那些兰花上：高峰还算个丈夫，他虽然不愿意接受这些，可是为了蕙儿还是把它们摆在这里了。陆天皓不自觉地走过去用手抚了一下躺椅，他心里一动：这椅子是温的，那么在进来之前，蕙儿是坐在这的，她喜欢这一切，这说明在她的记忆深处还残存着这个记忆，只是没有完全唤醒，如果再给她些时间说不定她会想起我的！不是吗，通过治疗她想起了从前很多事情！于是问：“蕙儿，你喜欢这些兰花？”

“嗯，喜欢！这花很好看，昨天我还查过字典呢，原来我的名字就是这种花！”

“如果你喜欢明天我叫人再多送几盆过来！”

“不用了，过几天该上班了，哪有时间侍弄它们！”

“你要上班了？你身体能行吗？”陆天皓担心地说。

“没问题了，我总不能这样无所事事地待着。”区蕙兰说着为陆天皓的父母倒上水，“谢谢二老来看我，您的天皓真不错！这些天如果不是他帮助高峰，他还真忙不过来了！”区蕙兰说完看看留在阳台的陆天皓，“天皓，你也过来坐！我去洗些水果！”说着向厨房走去。陆天皓的父亲拦住了她：“兰子，你真不认识我们了？”

“对不起！”区蕙兰甜甜地笑：“我刚刚病了一场，好像忘了很多事情，我不记得您了，哦，就像天皓，他总说我们从前是很熟很好的朋友，可我说什么也想不起来！您坐！”她说

着进了厨房。

陆天皓紧跟着进了厨房：“我来吧，你病刚好！”说着接过区蕙兰手中的水果认真洗了起来。

区蕙兰站在一旁看着，轻轻叹了口气：他是一个好人，可惜被我错过了，既然错过了再好也不是我的，所以要学会放弃，只是这种放弃的方法太让他不甘心了，不然他不会把他的父母都搬了来。

“蕙儿！为什么这么看着我！”陆天皓还保持着洗水果的动作，“想起我了吗？”

区蕙兰用手点着太阳穴，装出苦思冥想的样子：“好像有些熟悉，可就是想不起来！”陆天皓也不气馁一边把洗好的水果放进托盘一边絮絮地说：“从前无论洗什么水果都是我洗你看着，然后你挑一个最好的！你知道你当时的样子多可爱吗？”

“是吗？我原来这么不劳而食呢！”区蕙兰说着把毛巾放在陆天皓手上：“擦擦手吧，来我这里还干活，高峰知道了又要埋怨我了！”

“高峰又欺负你了？”陆天皓担心起来，他之所以一定要带走区蕙兰就是怕高峰难为她。

区蕙兰吓了一跳，但装作什么都没看见继续说着：“没有，他说有活等他回来再干，别总麻烦你！”

“是这样，举手之劳吗！”陆天皓的心又放了下来。

陆天皓把用完的毛巾还到区蕙兰手中：“蕙儿，明天我要走了，永远不回来了！”

区蕙兰愣了一下：“是吗？不如晚上在我家里吃吧，算是为你送行！也算是酬谢你吧！”

“不用了！你病刚好还不宜劳累！”陆天皓说着走出厨房。

陆天皓绝望地走到他父母面前：“咱们走吧！看来她彻底把我忘了！这样也好，免去了恢复记忆时的尴尬！”

“皓儿！别这样，也许还有别的办法！”陆天皓的父亲安慰着儿子。

“我都试过了，没用的！”陆天皓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既然我们彼此都认命了，你们为什么还到她的单位去闹，害得她还要四处去找工作去谋生！现在这样也好，过去所有的一切，好的坏的全化为零！这次你们满意了。”

“我们也不想这样！如果你不天天往她单位跑，惹得我们的媳妇在家掉眼泪，我们能出此下策！”陆天皓的母亲无可奈何地说，“再说当时我给她钱了，谁知道她把支票撕了，等我们想再劝劝她的时候已经找不到她了。”

“我不知道您给她钱是什么用意，可是我知道她一定不会要的！”

“现在想起来也许是我们太不了解她了！”陆天皓的母亲沉默了。

“可是天皓，现在的这一切，难道你没有责任吗！”陆天皓的父亲忍不住开口了，“再说这些天你天天来看她我们并没说你什么！”

“爸，您知道蕙儿是怎么失忆的吗？她是为了救我，为了您的儿子才进不了家的，才病在外面高烧四十度没人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只要我同她在一起，受伤害的总是她！”

区蕙兰不想再听下去了从厨房走了出来：“来！吃苹果！很甜的！”说着把切好的苹果放在两位老人面前，做完一切后才看陆天皓，“天皓，你怎么了？脸色这么不好，如果不愿意走，不如留下来，虽然钱挣得少至少还开心，是不是！”

陆天皓摇摇头：“留在这只会更伤心！”然后嘱咐着区蕙兰：“蕙儿，如果高峰欺负你了就告诉我，我是你永远的靠山知道吗！”说完看看两位老人带头向门口走去。

“再坐一会吧！水还没喝呢！”区蕙兰挽留道。

陆天皓的母亲站起身抱住了区蕙兰：“兰子，我们对不住你！好好养病，我们会常来看你的！”说着眼泪掉了下来。

区蕙兰听到这么高傲的人在向自己道歉，感动地抱住老人：“谢谢！谢谢您来看我！”说完放开老人看着陆天皓：“天皓，祝你一路顺风！”

区蕙兰依依不舍地将陆天皓送出家门：“你们走好，天皓，别忘了给高峰打电话，我们会想你的！”

陆天皓站住了：“你不向我告别吗？”

区蕙兰抱了一下陆天皓的脖子：“天皓，一路平安！”

陆天皓愣住了，兴奋地推开区蕙兰看着她的眼：“你想起我了是不是？”

“怎么了？这个礼节我用过吗？”区蕙兰急忙装出一片茫然的样子掩饰着。

陆天皓的眼神暗淡下来，他深情地看着区蕙兰：“蕙儿，我走了，如果身体好些了，看一看我为你刻的光盘。”陆天皓说完大步走了。

区蕙兰站在阳台上，一直目送陆天皓的汽车开出小区，突然折回身快速地打开电脑，把陆天皓送她的光盘放了进去。一首轻柔的音乐响了起来，音乐过后，显示器上出现了一张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的照片。区蕙兰愣住了：这不是我吗？这张照片他还保存着！陆天皓好听的声音传了出来：“蕙儿，记得这张照片吗，这是你七岁时照的，那时你是唯一一个整天跟在我们一群男孩后面跑的女孩，我笑话你不是女孩，然后你从家里偷出这张照片送给我说：看，这是我，好看吗？那时我就发现你真的很漂亮，尤其是你的眼睛特别好看，长长睫毛围着一双好看的眼睛。”接着出现在显示器上的是又一张照片，然后是陆天皓的一段娓娓的叙述。区蕙兰随着显示器上的画面追忆着过去，她越看越激动，用鼠标快速地点着进度标尺，想快些知道后面的内容，突然她停住了鼠标：这张照片他是从哪里弄来的？看自己手捧着鲜花笑得多甜！陆天皓沙哑的声音传了出来：“蕙儿，这张照片是咱们高中二年级去坝上草原时照的，你的笑容震撼了我，记得我从你好友那里见到这张照片的那一夜，我失眠了，满脑子都是微笑的你，于是我用一整套的《十万个为什么》从她手里换来这张照片保存起来。蕙儿，那个时候我就深深爱上你了，发誓这辈子非你不娶！”

电脑上突然一阵寂静，区蕙兰用手拍打着电脑：怎么回事？关键时候电脑出问题了！她着急地察看着电脑的连线和接口，可是一切正常，她正在着急不知道电脑哪里出了问题，陆天皓的独白又传了出来：“我终于等到你长大，就在我准备娶你的时候，你失踪了嫁给了别人！蕙儿，从你给我的那张结婚请帖里，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的不告而别。可是……可是……尽管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我还是很欣慰，因为哲人说过，如果没有爱就没有恨，至少证明你是爱我的，而我不管以什么身份存在仍然在你心里！”陆天皓的声音变得沙哑了，“这一次你失忆了把我从你的心里连根挖掉！蕙儿，这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偏偏在我决定带你走的时候你竟然忘了我是谁？我不明白，通过治疗为什么你可以记起你父母，记起你的家，记起从前的许多人和事，却唯独记不起我呢！也许是我对你的伤害太深了，我给你带来的总是灾难，可是蕙儿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希望的，我只是想让你快乐幸福！蕙儿！”最后只剩下陆天皓哽咽的声音了。

区蕙兰哭了：“天皓！你这么爱我，我当初为什么不去找你呢？你为我忍受多少寂寞和孤独！天皓！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只能往前走下去！命运不许我回头呀！”

这时传来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区蕙兰来不及关掉电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打开了门，陆天皓又出现在她面前，她急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你怎么又回来了？忘了东西了吗？”

陆天皓看着一脸泪痕的区蕙兰顾不上回答急忙问：“你怎么了？又不舒服了？我送你去医院！”

“没有！”区蕙兰低下头躲开陆天皓的目光。

“你哭了？为什么？”陆天皓追问着。

“我没有！”区蕙兰否认着，她突然看到电脑还在放着陆天皓给她的光盘急忙奔过去关掉显示器。

陆天皓跟着进了屋子，他看着区蕙兰做着一切，自信回到他英俊的脸上：“蕙儿，想起我是谁了是不是？”

“你本来是高峰的朋友。”区蕙兰取出光盘放在抽屉里。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陆天皓逼视着区蕙兰，“是不是这个光盘让你想起我们的从前！”

“不是，我只是被光盘里的故事感动了！”区蕙兰叹了口气，“这里的天皓和蕙儿说的是你和我吗？”

“你既然看到了还用问！”陆天皓一改平时的态度紧逼着区蕙兰。

“是吗？我很感动被光盘里的你，可是现实和光盘不一样，我根本无法将现实的你和光盘里的你联系在一起，我对面前的你没有丝毫感觉！”

“可我们明明是一个人！”陆天皓还是锲而不舍。

“别说了！也许以后我会想起你，不过不是现在。”区蕙兰怕这样说下去自己的失忆被识破急忙把对话结束，“天皓，你又回来有什么事？”

“你的手机还在我这里，我是特意来还它的。”陆天皓看着区蕙兰暗地里实行着自己刚刚想好的计划。

“是吗？我还有手机在你那？”区蕙兰还是一副失忆的老样子。

这时区蕙兰的手机响了，是她熟悉的特别设置的铃声。区蕙兰心里一动：这么多天没有张经理的消息了，没想到他还来电话，看来他还在等着我的消息，这个合股的事还有希望，我怎能错过这个机会呢！这是自己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

“你的手机响了！”陆天皓说着自作主张地打开手机放在耳边，“哪位？张经理，你找区小姐谈合股的事，可是她……”陆天皓说着去看区蕙兰。

“噢，想起来了，这个张经理是我从前的一个朋友！”区蕙兰终于忍不住想接这个电话了。

“是吗？从前的朋友！”陆天皓确定了自己刚才的判断，心里一阵兴奋，将手机递给区蕙兰。

区蕙兰接过手机放在耳边：“你好！我是区蕙兰！”

电话里传来张经理的声音：“区小姐，这么巧你同我们的陆总在一起，看来我们今后的合作一定非常愉快！”

“你说什么？”区蕙兰看了一眼紧盯着自己的陆天皓，差一点把手机掉在地上：为什么这个投资人偏偏是陆天皓，我应该早就知道是他才对，不然为什么会在“亲情湾”的“静湖园”相遇！当时自己只是认为他在跟着我，实际上他就是我要等的那个老总！可是我不能再与他有任何关系！

陆天皓看到区蕙兰的表情忍不住问：“蕙儿！张经理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区蕙兰挂掉电话，看着陆天皓：“天皓，没想到高峰有一个这么有钱的朋友！”

“根本没出乎你的意料！”陆天皓看着区蕙兰回答着。

“太出乎我意料了，我只知道你很有钱很不一般，但是没想到你会这么杰出，天皓，我不想同你们合作了。”区蕙兰仍不承认记起陆天皓只是用商业口吻谈判着问题。

陆天皓微微一笑：“可以，然后我起诉高峰故意伤害人罪，再然后带你走！”

“那天高峰喝多了，再说你们不是已经成为朋友了吗？”区蕙兰着急地解释着，忘了自己是失忆的病人。

“不！我们是情敌！”陆天皓声音冷漠而坚定。

“天皓！”区蕙兰知道自己的失忆被识破了，轻声叫着陆天皓。

陆天皓又看到区蕙兰那熟悉的眼神，眼里满是眼泪：“蕙儿！你骗得我好苦！”

“可是，你还是回来了！”区蕙兰逃避地躲到阳台上。

陆天皓大步跟到阳台：“我不甘心！我刻骨铭心的爱人居然把我忘了！那种绝望你体会

得到吗？”

“我体会不到，但是要把一个铭在心里的人从心里割舍掉，那种心疼你同样也体会不到！”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做？”陆天皓目光灼灼地看着区蕙兰，“我说了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不会再让任何人伤害到你！”

“我说过我不会跟你走的！”区蕙兰迎着陆天皓目光，“我的家在这，我有丈夫，还有婷婷，为了婷婷我会守在这里，同样为了婷婷我也不允许任何人破坏这个家！”

“如果这个人是我呢？”陆天皓坚决地问。

“天皓！”区蕙兰脸色苍白地看着陆天皓，“你是我的天皓，你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

“如果我坚持这么做呢？”陆天皓态度咄咄逼人。

区蕙兰哭了：“你为什么总是逼我，你知道我不能对你怎么样是不是！如果……如果你偏要这样，就让我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好了！”区蕙兰说到后来眼里闪出坚毅的光芒。

陆天皓见了心里一阵恐惧，一把将区蕙兰搂在怀里：“蕙儿！你千万不能作傻事，我好不容易才救活你的！”

“可是你明知道我不能离开这个家，你不是在往绝路上逼我吗！”区蕙兰伤心地哭着。

“好了！我不逼你了！”他说着给区蕙兰擦掉眼泪，“这个家既然对你这么重要，你也这么爱他，就留在这吧！只是以后别这么拼命了，至于要开张的餐厅就让张经理去打理吧！”

区蕙兰抬起头看着陆天皓：“天皓！我们那个合同还是算了吧！我再另找他人吧！”

“不行，那些钱是我给你的，我说过我会对你的一生负责的！不然我就不会回来这一趟了！”

“我不会要的！再说高峰知道那是你的钱他也会不高兴！”

“高峰没有能力让你幸福，如果你不要这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刚才说的我起诉他然后带走你！这也是我最希望的！这个问题我不会妥协！”

“你为什么不肯放过他？”区蕙兰不明白一向宽厚的陆天皓这一次为什么坚持这么做。

“蕙儿，我说过他是我的情敌！谁会对自己的敌人仁慈！”

“如果我接受你的钱，高峰对我也不会仁慈！我一样没有幸福可言！”

“不会的，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想过了！”陆天皓看着区蕙兰的脸，“蕙儿，我不知道高峰有多爱你，也许不及我的十分之一，但是经过这些天的相处，我知道他也很在乎你，再有在他心里你是失忆的，你与我根本没有过去，他也就没有理由再怀疑你了！今后这里所有的事情我都会让张经理来出头，只要你把我们今天的事当作失忆的一部分永远想不起来就可以了！”

“你呢，留下来吧，你的根在这里！”

“不了，既然你选择了这个家我留下来是没有好处的，你丢掉工作是我的前车之鉴。我不知道有人背着我再对你做什么，而你永远都是默默的忍受！”

“天皓，你为我做的太多了，这辈子是无法还清了！”

“蕙儿，别这么说，你让我为你做点什么吧！”陆天皓看着瘦弱的区蕙兰心里生起一片爱怜。

“别这么看我，我会折寿的！”区蕙兰看着陆天皓的眼。

“是吗！”陆天皓把头扭向一边，不敢与区蕙兰的眼睛对视。

“天皓，我们都这把年龄了，认命吧！”区蕙兰宽慰着陆天皓。

“不认命不行了！”陆天皓重新面对着区蕙兰，“蕙儿，当婷婷把高峰的手放进你手里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一次我又败了，就像两年前那次邂逅一样又败在孩子的手上！”

“天皓，这些天我想了很多，我总在想假如我们真的走到一起了，生活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俩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可是你我两个家庭的其余四个人就成了我们爱情的牺牲品，沦为为不幸的人，可他们都是无辜的。他们的不幸会让我永无宁日！”

“蕙儿，和你比起来我太自私了！”

“你不自私，如果你是自私的，当年就不会离开家去闯天下，也不会因为找不到我而十二年不结婚，更不会任高峰怎么打你你都不还手！所以自私的只是爱情！”

“蕙儿，今生我虽然得不到你，可是高兴有你这个人可以让我去想去爱去牵挂，而且我知道我已经铭刻在你心里了，就不用再担心你的失忆了。蕙儿我走了，把光盘还给我吧！”

区蕙兰没动：“已经送人的东西还要回去！”

陆天皓自己动手拿出了光盘，然后很绅士的一笑：“它已经失去存在的价值了，留着它是祸根！”

区蕙兰不再争辩了：“我送送你吧，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你病刚好还是别送了！再说你这么送我我会改变决定的！”

“天皓！”区蕙兰抱住了陆天皓脖子，“我会把我们的餐厅经营好的！你要保重！”

陆天皓也紧紧抱住区蕙兰，过了一会他拍拍区蕙兰的后背，推开她：“蕙儿！保重！”说完转身走出区蕙兰的家。

区蕙兰隔着门听着陆天皓脚步声逐渐消失，人靠在了门上：天皓走了，带着满怀的遗憾和满身创伤，从此我们距离会被彼此的诺言无限拉远，天涯永隔！但是彼此都明白我们的心早已被爱熔在了一起！

这时楼下传来发动汽车的声音，区蕙兰突然跑到阳台向下看去：陆天皓正一面发动汽车一面向阳台上看。区蕙兰看着汽车里的陆天皓挥着手。

陆天皓摇下汽车玻璃，打开了音响，区蕙兰曾经在陆天皓车上听到的那首歌又飘了出来：“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一个人一旦失去就不在！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永远爱着那个女孩！”

陆天皓冲着阳台上的区蕙兰挥挥手，汽车缓缓驶出了小区。

那首饱含感情的歌还在空中久久的回荡。

(责编:杨振关)

往 事

钟金胜

那年春天，我被派到小杨村参加扶贫工作。和我同去的老周四十多岁，有老娘、有老婆、有孩子，他每天要回家，因此，住在村委会的，大多数是我一个人。

离村委会不远处，有一个小卖部，开店的是一位看上去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村里人都叫她桂嫂。桂嫂像一般农村女人那样，短发短腿粗胳膊，说话时常爱骂街，但脸很白，对前去买东西的我，也特别客气。熟了，我和她也随便聊上几句，知道她丈夫在城里做事。偶尔遇到她孩子在店里写作业，我也会指点一、二，她便笑着给我倒一杯茶水，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我，那目光是温润的，似乎我也成了他的大孩子。

在一次会后，喝得大醉的老周没能走。一觉醒来的老周跟我发了不少的牢骚，说到激动之处，他站起身，瞪着眼拍了拍桌子，鼻子也翘起来。

他问：你是不是上小卖部找那个娘们去？

我红了脸，说我只是到外面转一转。

老周诡笑了两声，又坐正了，领导的样子对我说：老哥劝你，咱就来一年，别惹出什么花事来……

我见老周说得越来越不像话了，扭头出了门，就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急驰而去，又看见桂嫂指着车屁股大骂。我走上前，发现了桂嫂眼角的泪。

怎么了，桂嫂，谁惹您生气了？

没、没什么，桂嫂像是极力掩饰什么，用衣袖拭了一下眼角，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

见桂嫂不说话，我继续往前走。

小村的路还是坑坑洼洼的，不时有条狗或只猫溜达过去。有几个妇女在门口拉家常，我正好听到一个黑脸女人说出这样一句：听说大桂在外面又找了一个，正和媳妇闹离婚呢。

另一个穿花格衫、抱着小孩的年轻女人道：那桂嫂多能干啊，又看孩子，又下地，还开小卖部，大桂这人真没良心。

我的心咯噔一下，可又不好意思驻足，便放慢了脚步。

只听那黑脸女人继续说，现在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可看到我走过来，又闭住了口。

村委会的旁边是一个小池塘，由副村长承包养鱼用了。那副村长姓武，一脸的络腮胡子，知道我和老周是从畜牧局来的，还请了我们一顿酒。

我走到池塘边的时候，见两个十多岁的孩子喊：快救人啊，有人跳河了。

我向池塘看去，见河中一个蓬头女子正慢慢下沉。

我脱掉外衣跳了下去。

很快，我接近了她。当我拽她的时候，她却用含糊的声音拒绝、别管我，让我死。虽然声音不清，可我已听出是桂嫂。

听兄弟的，跟我上去。我不管她愿不愿意，拉住她就往岸上拽，她拼命地挣脱。我们在水中执拗几次，后来又跳下两个人，才一同把她拽上岸。

上岸的桂嫂，掩面大哭。赶过来的副村长则破口大骂：你怎么那么没血性，离开男人就活不了。你死了不要紧，老子的鱼塘脏了，还怎么养鱼？几个围过来的妇女哄着哭泣的桂嫂，把她搀回了家。

几天后，桂嫂的小卖部又正常开了。只是我再去看的时候，她变得更加热情。

大兄弟，那天谢谢你，要不，我就没命了。

这没什么，别人遇见，也会这样做的。

她沉默了一会，接着说，大兄弟，有对象了吗？

没有啊，我长的太丑，又没有房子，没人愿意跟我。

瞎说，这么好的小伙子，又是大学生，怎么会没人跟呢，桂嫂笑着盯着我。

我的脸红了，扭过脸，可还是肯定地回答，真没有。

是不是你条件太高？

不高啊，不聋、不瞎、不哑，就行。我接着调侃，当然，像您这样能干的更好。

那姐有机会给你介绍一个。

行。

上级拨下一批款来，我们就开始组织修村里的路了。可恰巧这时候，老周的孩子又病了。

我说，你去吧，我跟着他们干就行了，领导下来时，我说局里临时有急事。

老周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兄弟拜托你了，回头老哥请你。

也许是老不干体力活的缘故吧，和村干部一块铺红砖的我，一会儿就出汗了。村书记不像以前那样客气，没有劝我歇一会儿，好像我成了他的部下。他个子高、力气大，嗓门也大，听说村里的许多人都怕他。

正在这时，桂嫂风风火火地来了。

桂嫂和书记打了声招呼，就把我拽到一边，小声说，我有一个表妹，也是今年毕业的，在镇学校里当美术老师，你愿意说吗？

我想了想说愿意啊！

那走，先上嫂子家和她见见面。桂嫂说着就来拽我的手。

我抽出手，说我还在干活，晚上去吧。桂嫂冲书记骂起来，你也忒狠点了吧，他细皮嫩

肉的，在家都没干过累活，来咱村又是给咱干好事来的，你怎舍得使人家？

心疼了，领走，我不拦着。书记说完，大声冲她笑。

领走就领走，桂嫂说着又来拽我。

我躲了。

书记说，一定是给大学生说对象吧，男大当婚，你去吧，也休息休息。

看出我要谦让，书记又说道，不落忍的话，回来接着干。

正是暮春时节，温暖的阳光洒满了一院。倭瓜架旁，一个穿浅蓝色的牛仔裤、白色文化衫的高个女子，见我们进来，笑着点了一下头，算是招呼了。

我顺势打量她，微卷的黄发垂到肩部，眼睫毛长长的，嘴唇上的口红艳艳的。白色文化衫上的一朵大红牡丹，衬托出她特有的姣艳。

我觉得似乎在哪里见过她，或者说和我见过的一个人长得很像，好像是曾经教过我的老师或我的亲戚。

经过桂嫂介绍，我知道她叫许丽，毕业于省美术学校，在当地小学当美术老师。

桂嫂把我们让进屋，又倒了两杯茶，寒暄几句，就借故出去了。

你学的什么专业？她首先发问，然后跷起二郎腿，用眼瞟我。

兽医，我回答。

能给小狗看病吗？

能啊。

许丽站起身，说，那你快跟我走，我同事养的一个小狗可能吃了死耗子，正哆嗦呢。

说着，她站起身，背起包就出了屋。

我跟在后面，心里有些不是滋味，但碍着桂嫂的面子，我还是跟着她走。

阳光更足了，许丽的脚踩上去，似飞起的碎片，扑溅到她的腿上、脸上，光闪闪的。

这时候学校还在上课，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传过来。

许丽把我领到教室后面的一间宿舍门口。说等一下，就竟自进了屋。

我呆呆地站在那，等许丽出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女子，脸色忧郁，手里抱着一只卷毛狗。

你快给看看吧，这狗要是死了，还不把郭馨姐坑坏了。

郭馨打了她一下，又冲我尴尬地一笑，又很快恢复了忧郁的神情。

随后，我便看到两个人希冀的目光。

可我从校门出来不久，一直坐办公室，那点理论也早忘的差不多了。我想了想，还是有了主意。

这狗没什么大碍，你们要相信我，我给它抱走。治好后再送回来，行吗？

抱着小狗来到村委会的我，赶紧给老周打电话，说了症状。老周是治狗病的专家。接电话的老周说，狗是谁的？你就别问了，我嫌他太啰嗦。

那不行，要是你女朋友的，我给治，否则，不管。

我向他说了实话，他才一本正经地教我。临了，还捎上一句，你可别大意，此时的狗命，可比人命值钱啊！

老周的办法还真灵，打了一针后，小狗很快恢复了正常。我抱着小狗来到学校，怀着喜悦的心情去找许丽。

许丽接过小狗，脸上却没有笑意，而是有些冷地说，对不起，我还有事，咱改天再谈吧。说完，扭头就走了。

这丫头纯粹耍我啊！我对着许丽的背影暗暗地骂了几声，悻悻地回去了。

我被指定扶持一家残疾户发展养鸡。

这家的一对夫妻都不会说话，家里还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所幸的是，妻子能写些简

单的字。

我说明了来意后，老人有些将信将疑，他们都是哑巴，我又干不了什么，这小鸡能养好吗？

我连忙说我是学这个专业的，会手把手地指导他们。

老人有些激动，忙叫儿媳妇去烧水。正在这时，门一响，许丽进来了。

许丽没进里屋，我顺着窗户看去，许丽正往那媳妇的手中塞钱。

那是我儿媳妇的妹妹，在小学校当老师。老人见我的眼瞟向外屋，忙解释。

我转回头，冲老人笑了笑。老人似乎意犹未尽，接着说，我儿媳妇虽不会说话，她妹妹却聪明的很，能卖画赚钱，也常接济我们，前些日子我儿媳妇病了，也多亏她跑前跑后的伺候。

你在这啊，许丽挑帘进屋，冲我礼貌地笑了笑。

老人见我们认识，连忙给许丽让座，说，你们聊。

许丽却站定没动，眉一扬，说，你是送扶贫款来的，还是……

我是帮助他家发展养鸡来的，我没看许丽，想起那天的事我就生气。

许多健全的人都养不好鸡，我姐他们这两个不会说话的，会养的好？许丽又笑了笑。但我从她的笑里感觉到轻蔑，也许她以为，我帮助这家，就是为“镀金”来的。我霍地站起身，红了脸，我相信，在我的帮助下，他们一定能养好。

好，我等待你的好消息，许丽说完，挑帘出去了。

许丽的话激起了我好胜的心。从那家回来，我就给在肉鸡公司当经理的同学打电话，说好先赊给鸡雏和饲料。加上他们申请了 3000 元的小额贷款，很快就建起一栋 5000 只的鸡舍，养起了肉鸡。

这天晚上，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树木在撕扯中苦苦地挣扎。雨水将院子变成小河，坠落的水泡激起氤氲雨雾，几个刚长成型的癞蛤蟆直往门口窜。湿冷之气弥漫开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又过了一会儿，电线被刮断，我摸着黑，点起蜡烛。顺着昏暗的烛光，望着外面摇曳的世界，一种孤独感油然而生。

为什么别人整天坐在办公室里，我却到这里挨冷受饿？一个伞影在我眼前一闪，然后就越来越清晰了，清晰地我看出那是桂嫂。

桂嫂进来放下雨伞，打开毛巾露出裹着的一个铝饭盒。

没吃饭吧，大兄弟，嫂子给你煮了饺子，快趁热吃。

桂嫂打开饭盒，露出个个元宝样的小饺子。

我谦让了一下，就狼吞虎咽地吃，确实有些饿了。

嫂子上次给你说的对象，还行吗？

行什么，我们只谈过一次，还是为她的同事看狗。

你这正是学有所用啊，说完，桂嫂就咯咯地笑起来。

笑过后，桂嫂说，人家可还等你约呢，你怎么就没下文了呢？

桂嫂把一个字条给我，说，上面有她单位的电话号码，我这个表妹啊，就是有点任性，人还是不错的。

这我知道，我吃完了饺子，准备洗一下饭盒，却被桂嫂拦住了。

你还有个表妹不会说话。

你怎么知道的？不愧是大学生，谈恋爱也注重调查研究，桂嫂又爽朗地笑了起来。

您丈夫回来了吗？我刚一出口，便觉得不该问。

桂嫂看着窗外的雨，半天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谁让嫂子摊上这样的人呢？

桂嫂走的时候，雨小了，但仍向黑幕一样，遮住了前方的路。

雨伴着风打进来。此时的我，更加沮丧，想着第二天一定给亲戚打电话，无论如何我要调回去，要不，就泡病假。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天，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还睡呢，太阳都快晒屁股了，书记的大嗓门如惊雷一样。我赶紧起来，见他脚蹬雨靴，急匆匆地进屋。后面跟着大队的电工，连忙打圆场，“这孩子昨晚肯定没睡好。”

书记来到大喇叭旁边，大声喊了起来：“各家各户注意了，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雨停了，赶快到地里放水，赶快到地里放水……”

电工小声对我说，书记五点就找我去，刚接好了电。我们马上还要到大渠，看看水泵。

书记喊完了，没有理我。

心想着临走时留点好印象，于是叫住了他，说，书记，我也去吧。他回头看了看我，见我穿好衣服，一脸的坚决，点了点头。

天晴了，可脚下的路是泥泞的，我们刚走出村口，鞋就被糊住了，只好都光着脚，手提着鞋向前走。雨后的阳光照下来，地上雨水也跟着热，让人觉得像放在锅里似的。

水泵平时是放在泵房里的，用时才抬出来。旱时把河水抽向大渠，涝了再把大渠的水送到河里。

书记走到附近的玉米地里，扶起几根倒下的玉米，又蹲下伸出两个手指在地下一插，嘴里嘟囔了一句，就点燃一支烟，边抽边皱眉头。我和电工来到泵房，一起抬水泵出来。

自小没干过什么重活的我，抬着确实费劲，觉得双臂被大石头压着似地生疼。我涨红着脸，吃力地向前挪。书记继续抽着他的破烟，我越抬越费劲，越抬脚底越软。

眼看到地头了，电工喊了一声，放，我脚下一滑，连人带水泵翻向河里。我倒没什么，半截撒手了，没被砸着，几下就爬了上来，水泵却留在了河水边。

书记咆哮着大骂，话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我也急了，瞪了他一眼，心说，我是来扶贫的，不是卖苦力来的，我帮你干就不错了，你还骂我！

我向他走去，他再骂一句，我会抄起我的鞋抽他。

电工忙拦住我，说他就这脾气，你别往心里去。我抬起鞋，铁青着脸往回走，老子不干了。

电工刚要拦我，却被他喝住，尴尬地看看他，又看看我。

如果再早 10 分钟，也就没有以后的事了。主要还是两件事耽误了，一是老周回来了，二是我接到许丽的电话，约我晚上在村口见面。

老周说，县里知道这里遭了雹灾，明天要来检查，你这时走实在不合适。显然，他是知道我和书记吵架的事了。老周还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什么事要沉住气，该忍就得忍，别脑瓜一热就爱谁谁。

我没吭声，可也没嚷着走。此时，许丽的电话就来了。没想到在电话里，许丽的声音那么好听，我甚至有些陶醉了，许多曾经在嘴边转的话，这时都忘了说。

雨后的杨树林里，还有些湿润，在远处一片绿油油麦苗的映衬下，显得生机勃勃。夕阳把紫色的霞光泼下来，使周围更增添了浪漫情调。

我就在树林旁等许丽。

当时的我，既希冀，又怕失落，眼如一张大网，罩着前面的小路，就连偶尔蹦过的一只蟋蟀，也不放过。

凡是刚开始约会的人，都是特别怕见到熟人的。因为遇见了，你真不知说什么，只能红着脸尴尬了。

可偏偏我就遇上了，而且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刘芳。刘芳是在乡里工作，也是这村的包村干部。她热情泼辣，还特别爱聊。曾有人说，即使是根电线杆，她也能聊弯了。要在平时，我也会和她聊一通。可今天，我恨不得她立刻走。

刘芳依旧口若悬河地聊：

这书记就那德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我刚上班的时候，也不适应，许多村里的干部都是不骂街不说话，但大多数人还是不错的……

我机械地应和，眼看着前面的小路，心说，许丽最好晚点来，要不，我还真不好解释了。

刘芳见我有些心不在焉，就叮嘱了一句，早点回去，晚上李乡长请客。

见刘芳走出了视线，许丽还没来，心里有些庆幸，我哼起了歌，感觉连风都是愉快的。

猛回头，发现许丽从树林里出来，原来她早来了。幸亏今天没心情，没和刘芳开玩笑，要不，还真说不清了。

乡里的同事，我解释。

她轻轻地吐出一个“噢”字，手扯着一片杨树叶，眼睛却不看我。继续问，听说你早晨和书记吵架了？

她的话又勾起了我已压住的火，于是倾诉着自己对这位书记的不满。

你以为你做的对啊？

许丽的话让我一愣，没想到她会这样说，我惊异地张着嘴，想继续申辩，可还是咽了下去。

你走后，书记和电工跳到水里，费了老半天的劲儿才把水泵抬上来。

是，你是大学毕业生，是天之骄子。许丽把“骄子”说得很重，我听得出，是说我娇气。

书记犯风湿病好多年了，几年都没敢下水，这回让你给破了。你够本事的，佩服！

许丽说完就走了。看来，我在她心中的印象，彻底坏了。

天渐渐暗了下来，我无力地往回走，悔恨、沮丧、烦闷，多种情绪一下子涌上来，就连桂嫂喊我都没听见。

大兄弟，怎么了，桂嫂冲到我面前，依旧是慈爱的笑。

没什么，我苦笑一下，继续往前走。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我哑巴表妹家养的肉鸡，一下都打蔫儿了，全家人都急坏了。你千万得帮忙啊！

我答应了一声，小跑着去了那家。

我刚到鸡舍门口，就听到女人的呜咽声。进去，见那女人瘫坐在地上，旁边有几只已经死去的小鸡，其余的也大都打蔫儿了。丈夫蹲在一边，双手挠头，见我进来，苦笑着站起身。

我没说话，立刻解剖诊断，心说，千万别是治不了的疫病。

那对夫妻的两双眼睛紧盯着我，直到我露出微笑，向他们比划说无大碍，目光才平静下来。

天已经大黑了，那丈夫紧拉住我的手，涨红着脸向我比划，意思是请我吃饭。

我向他比划说，得赶紧取药，配药，他才松开。

这时，雨又滴哒起来，我顾不得挨淋了，快步向兽医站跑，到门口的时候，差点和刚出门的刘芳撞上。

刘芳用拳打了我一下，说正找你呢，乡长和你们领导都等着呢，赶紧上车。

我说不行啊，我扶持的那家鸡得病了，我得赶紧取药。

等我拿药出来的时候，刘芳把手中的花伞递给我，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慢点，别把眼镜摔丢了，就咯咯笑着走了。

再次赶到鸡舍的时候，发现许丽也来了。她有些被打湿的黄发贴到了肩部，身披的一件白地素花褂子，遮住了文化衫上高傲的牡丹。许丽弯着眉毛冲我轻轻一笑。

我感觉，此时的许丽，就如屋外的小雨，清新、妩媚又多了一丝诱人，心里是说说不出的甜，甚至暗暗佩服自己没去喝酒而来这里的决定。

我刚告诉完喂药的方法，许丽就一把抓出一只鸡，谁知她只抓住了鸡的一条腿。那只鸡

拼命地挣扎，不停地扇动翅膀，不住地叫。许丽一惊，手一放松，那鸡就挣脱开，飞了出去。

成鸽子了，我笑道。

许丽开始也笑，可一看我，又故意板起脸说，怪你没教好。

许丽的姐姐则捶了一下她，意思是你不能这样说话。我说，看，连你姐姐都看不惯你对我的态度。

我态度怎么了，觉得这样对你很不错了，可话一落，她又咯咯笑了起来。

众人忙碌了近2小时，4000多只鸡终于喂完了药。这时，我才发现自己的右手被鸡爪子抓了一个口子，还留了血。

许丽的姐姐、姐夫一个劲儿地表达歉意，许丽一把抓过我的手，说还是兽医呢，怎么那么不小心。可我在她眼神里，看出了关切。

雨停了，夜也深了，只有少数家里的灯还亮着，我送许丽回去。

晚上走路，你害怕吗？

有什么可怕的，我在这个村子生活了二十多年，闭着眼都能回家。

氤氲的雾气萦绕在寂静的小村，借着远处暗淡的光，我隐约看清许丽略带羞涩的微笑，有一种梦中的感觉。

不过，我们学校也有胆小的，许丽略微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

谁？

你认识的，而且跟你很熟悉。

我不解，说你们学校的人，我只认识你一个。

那个人还撞破你的屁股，说完，许丽就咯咯笑着，向前跑。

我追了上去，抓住她的胳膊，那种光滑细腻的感觉吓了我一跳，我慌忙把手缩了回来。

许丽也不再笑了，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不过，她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夜静星稀，北风呼啸，她家访回来，往学校走。当时她跟我说，总觉得什么东西老在后面跟着，害怕的要命。后来，她想起小时候老师教的一句话。

什么话？我停下脚步问她。

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鬼！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鬼！……

她就这样边走边不断重复这句话，直到学校。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声打破了彼此的矜持和羞怯，拉起了手。

第二天，老周也没走，还主动买来早点。

昨天你虽然没去，但比你去的效果还好，书记没少在领导面前夸你。老周说着，夹了根咸菜放在嘴里，又剥了一个茶鸡蛋递给我说，年轻人，你得多补补，不能太瘦了。

对老周的话，我半信半疑。他见我没吱声，又凑到我耳边说，听说领导要给你报先进呢？

我说你别逗我了，跟书记打架，差不多全村人都知道了，他还会给我说好话，回去后，我不挨批就不错了。

正说着，一阵哭声由远而近传来，我走出房子，见一位头发凌乱、衣衫破旧的老太太，边向这里走边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

我顿时生起怜悯之意，忙搀老太太进屋。

我和老周劝了她几句，谁知她更加伤心起来，大哭一阵，唠叨起儿子的不孝。

经过老太太的哭诉，我们才知道。她儿子自从监狱里出来，整天在外面鬼混，回来也是喝得醉醺醺的。她忍不住说了他几句，谁知儿子竟将她赶出了家。

老太太说到这里，又哭了起来，最后她看了看我说，这事只有找书记了。

书记进来的时候，老太太已经喝了我给她煮的方便面，情绪也刚刚稳定，不再哭哭啼啼了。

书记听完老太太的话，脸立刻涨红了，急步走到大喇叭前，大声吼了起来：

周富（老太太的儿子），你是最大的混蛋。你以为你进两年监狱就怕你了，没人敢管你。告诉你，我当一天书记，就管你一天。现在你妈在村委会。你要不到这磕头认罪，把老人家接走，我就天天骂你，让全村、全乡人都知道你是个大混蛋……

声音通过扩音器的放大，显得更加刺耳。我向老周撇了撇嘴，心说，这村民没素质，书记也没好哪去。

一会，刘芳来了。刘芳先笑着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说书记你会说人话吗，堂堂书记就会骂街，这要在城里，得让人赔偿精神损失费。

太气人了，我还想打他呢，书记嘴虽这么说，还是停止了广播。

刘芳又和老太太唠了唠，拉起老太太的手说，这事还是归我们妇联管吧，说着，搀着老太太出了门。

临近中午的时候，一阵摩托声响过，紧接着，就进来五六个二十几岁的男子，有的拿着棍子，有的拿着自行车链锁，一个个面露凶相。其中一个敞开上衣，胳膊上刺龙的人，大马金刀地坐到椅子上，用手指着书记说，你骂我！

我骂你怎么了，你敢胡来，我还让你进去。

看来，那刺龙的小子就是周富了。

他眉头一皱，说了声：打！那帮家伙就要一拥而上。

我当时不知哪来的勇气，大喊着住手，就冲到书记面前，虽然那声音不够洪亮。

书记一把推开我，说：你别管，我看他能把我怎么样？

我又向前跨一步，对着周富等人说，你们这是犯法，知道吗？

我就犯了，先揍你。一个又高又胖的小子，猛地将木棍砸下来，鲜血立刻顺着耳根留下来。

我忍住疼，依旧站着没动。

老周这时走了过来，对他们说，你们惹他，你知道他是谁吗？公安局长是他表哥。

老周这话是瞎说的。

这几个小子，不知道被我的神态所吓倒，还是真信了老周的话，一个个都无声地溜了。

此时的我才感到一阵眩晕，醒来后，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里了。

身旁是桂嫂。

你可醒了，吓坏我们了。

我要坐起身，桂嫂却按住我说，别动，老实躺着，你要再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许丽交代。说完，桂嫂就咯咯笑了起来。可笑过后，她又说，你怎么那么傻啊，那些都是亡命徒，跟他们硬碰硬，咱不值。

我没回答，我甚至自己都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做，是为了保护书记，还是让许丽觉得我也是勇敢、敢于负责的男人，也许都有。

我坐起身，说没事的，您忙了大半天了，歇歇吧。

桂嫂给我倒了杯水，接着说，那几个小子都被拘留了，书记说一会看你来……

这时，许丽端着一个搪瓷饭盆走了进来，饭盆还冒着热气。

大英雄，形象不错啊，早知我该带画笔来，把你的形象好好描绘下来，没准发在报纸上还能得奖呢。

虽这么说，她却放下饭盒，走到我跟前，仔细看了看我头上被包扎的伤口，小声说了句，这帮缺德的也太狠了！

心疼了，桂嫂的大嗓门一出，我和许丽的脸都红了。

桂嫂又冲我笑着说，有时候，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呢！然后就出了门。

大概是中午吧，此时的病房周围安静了下来。许丽端着鸡汤来到近前，眼里写满了关切。

她小心地用小勺盛一勺汤到唇边，吹了吹，说，张嘴！

我便在这升腾的热气中，尽享她的温柔。

许丽说，本来郭馨也要来看你的，让我给拦了。

看什么，我又没什么事，我说。

人家没忘了你做的那点儿好事嘛，毕竟那小狗是她最钟爱的。

那你最钟爱什么？

也是小狗啊，我不正喂着呢。

许丽笑得花枝乱颤，我拉住她的手。

我们彼此望着对方，我看得她眼中流露出的潺潺爱意。

一阵咳嗽声打断了我们，我们连忙松开手，抬头见老周和书记提着东西走了进来。

老周打趣道，我们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

一向严肃的书记便附和着，拉着老周就往外走，羞得许丽的脸如三月的桃花。

等二人坐定，老周说，乡长本来说来看你的，可临时有个会，又耽搁了，让我给你捎个话，告诉你好好休息。需要什么的话，尽管说。

书记也说，放心，轻饶不了那几个小子。

许丽拉开门要走的时候，发现周富的娘站在门口，连忙把她让进屋。

她还是穿着那身破衣服，手里拿着一个皱皱巴巴的塑料袋，塑料袋里装了四个小苹果。

还没说话，她就哭了起来，哭了几声又伸手打自己的脸。都怨我啊，我要不告状，能惹这么大的事吗！现在领导（老人家把我们都称领导）被打了，儿子被抓了，都是因为我啊！

她又上前几步，颤颤巍巍地把苹果递过来说，这苹果是咱村张二柱果园的，我要了几个，你尝尝，可甜了。

许丽忙说，大娘，您还是留着自己吃吧，然后她指着屋子里的各种水果和补品，您看，我们这都有。

老人苦笑了一下，继续说，我知道，我那该死的儿子打了你，非常的不对，你可以狠狠地打他，怎么打都可以，可千万别让他再进去了。我求求您了……

老人说着，又哭了起来。

我们都沉默好一阵。

最后书记看我，我看了看许丽，许丽说，大娘，您放心，他没什么事，您儿子过几天就出来了。

那敢情好，那敢情好，你们是好人啊，我谢谢了，说着，老人跪了下来。

几个人忙搀起老人，我说，大娘，您千万别这样，再说，共产党也不兴这个。

老书记也说，老嫂子，回去吧，以后有什么困难，找我就行了。

两天后我就出院了，又过了三天，许丽打来电话说，郭馨和她对象要请我，连一块聚聚。

郭馨有对象了，我说。

那有什么奇怪的，你还惦记人家呢，人家的对象是银行的小车司机，一米八的大个，可比你强多了，许丽在电话里就和我斗嘴。

那你希望我去还是不去？

去不去当然随你自己了，我哪能命令区里的领导。

通过几次的交锋发现，对许丽的要求，我除非有绝对充足的理由，否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份儿。

本来说好晚上7点在学校门口相聚的，可6点钟的时候，许丽就找我来了，手里还拿着一个鼓鼓的手提袋。头发烫了，金色的瀑布般垂下来，身上的香气也比以前浓了些，一件粉地素花的裙装衬显出她的婀娜。

她打开手提袋，拿出一套蓝色的西服递过来，说，赶紧换上。

别说，透过镜子看我，本来是挺白净、秀气的一个小伙子，再穿上新西服，便多添了些许英俊。许丽说我添了七分人才，我说剩下的三分也是她给的，情人眼里出帅哥嘛！

当我们走出院子的时候，村里已炊烟袅袅，夕阳照在许丽的脸上，许丽的脸便如红苹果般鲜嫩。

出院后，我又回家休养了一周，回来后听到几件事。一是周富出来后变好了许多，不仅对自己的娘好了，而且还主动上书记家赔礼，扇着自己的耳光说自己混蛋，还说等我回来，还要向我道歉呢，我说这就算了。另一件是老周在这一周没回家，还扶持了三个养猪户。我说老周这回你和八戒成朋友了，一见你，马上会闻到它的味道。老周则正色说，小子，这几天，我又找到了年轻时的感觉。我还听说，村里要修水渠了。

当然，听到不都是好事，比如，听说桂嫂的丈夫已经在法院起诉离婚了，理由是感情不合。

这件事是许丽告诉我的，许丽说这事的时候，脸涨得红红的，还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说，你可别一打一片啊，这个毕竟是个别现象，难道我不好吗？

你更坏，嘴虽这么说，可许丽的皮肤松弛了下来，笑过后，许丽问我，听说他在县城请了三个律师，咱怎么办啊？

我知道，这事我必须管了，我不认识什么律师，但还是能写一点东西的。同时我也相信法律尊重事实这个道理。

我是主动去找桂嫂帮她写“状子”的。桂嫂一边说，我一边写，她越说越激动，又由激动变为哭泣，虽然过去了好多年，但我仍然记得桂嫂说的几句：

你现在说感情不合了。结婚时，你穷的叮当响，怎么不提感情不合？你被学校赶出来，又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时，怎么不提感情不合？结婚第二年，你娘瘫在床上，靠我整天端屎端尿的时候，怎么不提感情不合？你做买卖赔了钱，债主找上门，连我爹的1万元养老钱都拿出给你还债时，怎么不提感情不合？……

到我停笔的时候，桂嫂已泣不成声。

我长吸一口气，想压下心中的愤怒，搜肠刮肚地寻找着一些安慰桂嫂的话，可半天也没找出一句合适的。

哭了好一阵的桂嫂抹了把泪，尽力挤出一丝笑容，说，兄弟，嫂子谢谢你了，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嫂子都明白，今后的路，还得我自己走。然后抓起我刚才写好的状子，揉成团，狠狠地掷到地上。

离就离吧，我也不想见他了，我和孩子过也很好。

天渐渐热起来，蝉也开始叫了。许丽常在放学后，拉我到村口的荷塘画画。许丽说，她最爱画荷花，小时候，家门口就有一个荷塘。小时调皮、惹了祸母亲找她算账的时候，她就跑到荷塘边，用宽大的荷叶盖住头。然后，一动不动地呆两三个钟头之后，青蛙蹦过来，蜻蜓飞过去，许丽仔细地观察它们。许丽画荷花不着色，却更显娇艳欲滴。

坐在傍晚的荷塘边，闻着荷的馨香，看着身旁专注画荷的许丽，我有一种陶醉和青春的冲动。其实，最让我心动的不是她的美，而是她身上那种纯真，那种来自大自然的无任何矫揉造作的纯净之美。看我画的怎样？许丽回头叫我，才把我的思绪拉回来。

一朵清荷，娇艳地开在宣纸上，清丽脱俗。

真美，不知道花像你，还是你像花，我说着将右手搭在她的香肩上。

许丽就势依偎在我的身上，我的手不小心碰到了她那如兔的胸，触电般缩了回来。许丽却拽回我的手，说，怕了，然后紧紧地抱住我，我感觉一种眩晕般的冲动……

夏日的夕阳将天空渲染得更加妩媚，风是轻轻的，水是柔柔的。

当许丽姐姐家的第二批肉鸡出栏时，在大家的眼里，我已经成了许丽的准丈夫了。老周说，我帮他们算是帮亲戚，还不能跟扶贫成绩挂钩，因此，还得找一两家。其实，他不说，

我也有这个打算了，希望村里有更多的家庭靠养肉鸡致富。

通过跟村长商量，又跟肉鸡公司的同学协调，小杨村肉鸡协会成立了。

成立的仪式是周日在小学校里召开，乡长和我们的一位副局长也来了，肉鸡公司的同学也亲自赶来。

许丽那天也没休息，早早起来打扫出一间教室，桂嫂也赶了过来，忙着给大家送热水。

会上，领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对我们的做法给予了充分肯定。我偷眼看许丽，发现她蝶翅一样忽扇的眼睫毛停顿下来，脸如盛开的玫瑰花一样娇艳，那如电的目光着实令我的脸迅速升温了。

(责编:杨振关)

生命之痕

刘国华

(一)

一个冬日的清晨，透过带有一层薄雾的车窗，雪松睁开朦胧睡眼，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呈现在她的眼前。车外的景物飞快地向后倒退着，纵横交错的立交桥上车水马龙。呼啸的列车，载着这个叫雪松的姑娘，从遥远的北方，即将到达这个陌生的城市。虽说此时已近隆冬季节，这个城市的气温，仍旧明朗中带着温暖。一座座摩天大厦，一条条宽阔整齐的马路，和那熙熙攘攘的人群，雪松尽收眼底。这是个花红柳绿的世界，令她眼花缭乱，浮想联翩。

她来自遥远的北方小镇，怀揣梦想来和朋友介绍的一个陌生男子相亲。

这是上世纪70年代末，封闭观念中延续的一种相亲形式，对这个与外界很多事物，都没弄清楚的姑娘来说，梦想中，带有着好奇的成分也许更多些。

雪松心想：也许，我以前的生活，就是平静水面中的倒影，今天，这奔腾的激流，也许会有美丽的浪花出现，会不会，那个与我有着上天姻缘的人，就一直在沧海这边等着我，可能正因为有着这注定的命运，驱使着我从遥远的地方，飞跃过来和他相见。我的生活，将来或许就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这个冬天都不觉寒冷的城市，也许会变成为我生命的第二故乡。

如果，这个城市有着她追寻的爱情，幸福与生活，那雪松很想努力的，把这些幻想都变为现实——雪松的姐姐，就住在离这个城市几十公里外的一个农村。她的到来，给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的姐姐，带来一些惊奇。

雪松简单地解释道：是以前上班认识的一个大姐，邀请我过来见一个人。姐姐看着眼前这个还不是很成熟的妹妹，风尘仆仆地大老远赶来，只是为了相亲，就更吃惊了。姐妹多年不见，姐姐虽有疑惑，也就没再多说什么，只想先招待好妹妹，再问细由。

晚饭后，姐姐进屋和姐夫小声说：这个掉到人堆里都找不到的女孩，对未来充满了幻想和任性。家里的生意也许她做着不顺利。说不定和那个小伙子见过后，没感觉，她就会放弃这次行程的目的。

雪松看看几年都没怎么见面的姐姐，在屋里用疑惑的眼神看自己，她只好仔细地，和姐姐说着家中的变化，只怕这次来给姐姐添麻烦似的。

自己虽然是相貌平平，但很清秀。只要比别人多一份努力，她想，微小平凡的我，一定能给生活留下一路欢歌。

次日下午，雪松由以前认识的同事大姐带着，就和一个陌生的男子相亲去了。

同事大姐介绍说：“他叫冰川，27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上电大学法律呢！现在是

单位保卫科的副科长。”

雪松用胆怯的眼神，打量着眼前这个陌生男子：他身高 170 左右，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就是看人的眼神略显飘忽不定，好像什么事都满不在乎的样子。

雪松心想：这个人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也许是太陌生的缘故吧。

“你好，我叫雪松，21 岁，”雪松很紧张，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许从家乡出来，所抱着的理想和要做的事情，还远不是这些。所以表情显得有些迷乱，眼睛也不看对方，自顾环视着大姐的家。

她总感觉到有一种难言之隐，没法和这个媒人大姐说清楚，怀着这种态度和别人相亲，心中的滋味很不舒畅。

男子拿过一个橘子，剥了皮递过来：“吃吧，你认识的大姐是我远房的一个嫂子，她出去了，我们谈谈好吗？你大老远的到这来不容易，听说你以前和我嫂子一起上过班？看来我们很有缘分！”

“是吗？不过我不了解你，我们慢慢相处着来认识吧！这次来我不能在这里久留，父亲病了，卧床不起，妈妈年纪大，现在就我在他们身边，家里面有一大摊子事。”雪松心事重重地说着。

她话语杂乱无章，显然有些紧张和局促。这样的相亲对她还是头一回。雪松红着桃花般的脸庞，羞涩地低下头吃橘子，感觉手脚怎么放都不是地方。她这种扭捏，却让这个男子觉得很有趣。

“叫你小松吧，你以前是不是没处过男朋友，你的样子很可爱。如果能多呆几天我带你玩玩，也好和你相处相处，我很相信缘分，既然我们都千里来相会了，你回老家时我送你，顺便到你们北方看看，我还真没去过，听说你的家乡很美。”冰川找着话题和雪松说。

提到自己的家乡，雪松突然有了话题，“是的，我的家乡很美，依山傍水，空气清新。夏天特别凉快，几乎没看见过哪家用电扇的。只是一到冬天，就太冷了。大多时候都是北风卷着漫天黄沙，天天刮。人出门都睁不开眼睛。回屋就一身泥一脸土。我一点都不喜欢家乡里的冬天。”雪松的话语渐渐地也多了起来。

两个人看着，好像没有刚才那么拘谨了，冰川听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却一直看着窗外，好像在幻想着，雪松的家乡到底有多美。

冰川的嫂子回来了，她特意买了很多菜，挽留雪松一起吃顿饭。

雪松忙起身拉大姐到一边：“大姐，我回去先和姐姐商量商量，我这次就是来相亲的，很想有个结果再回去，等我考虑好就给你回话！饭就先不在这吃了，我在陌生人面前放不下脸。”雪松调皮地笑着推脱。

冰川起身说：其实到你大姐家的路不远，就隔着个小村庄，我去送你吧。

他呵护地用自行车带着她，慢悠悠骑着，两人都默默地没了话题。

“好了，我到了，你回去吧。”

“那——你感觉我们两人合适吗？”

“啊！”雪松睁大眼睛看着他。她感觉这话问得太突兀，咋刚见一面就这么急不可待，终身大事，哪能两个小时就决定的呀！雪松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话。

“我考虑成熟后会告诉你嫂子的，到时候你问她好了。”雪松走进自己姐姐家的院子，回头和冰川摆了摆手。

晚上，雪松躺在床上睡不着，想着心事：想想同学们恋爱的过程是那种幸福，怎么一到我身上就变得这么简单了，而且还忧心忡忡？可能是两个人距离遥远，陌生感不容易消除吧，会不会很难产生美好的爱情呢？雪松一想到这些，就感觉自己这次出来其实很不妥，她不想这么快，就定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一年前，因不适应纺织厂的工作而辞职，一直在家帮父母打点生意。雪松家，在当地的

小镇里，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父亲经营的生意一直很大。可是特有的封建意识，和多少年的风俗习惯，让哥哥对在家和父母一起经营生意的雪松，有了许多看法。

从父亲病重以来，雪松一直和母亲经营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哥嫂对雪松有了不满。他们几乎不怎么过来了，也从不帮助雪松照顾重病的父亲，更不过问父亲留下的生意，雪松打点着有什么困难。

嫂子逢人便讥讽：“一个姑娘家，顶着家里2层楼的生意，掌管着家中钱财，也够有本事的。我们家是女儿当家，以后父母都给她养吧，我这做媳妇的以后不管了。”

嫂子的话，深深地刺痛了雪松。

尤其看到哥哥上下班路过门市，都不进屋和妈妈说话了，心就难受。嫂子也不理她，看到她还翻白眼。

母亲常叹气说：“如果你爸爸不病就好了，我们辛苦一辈子，图什么，现在都成冤家了。”

雪松曾流着泪和哥哥解释：“哥，我没工作了，父亲有病，母亲岁数大，目前父亲需要我。你们如果有空就过来帮一把，小哥还在上大学，我和妹妹也都没成家，我们都要靠它来生活，我不会往自己兜里装钱的。”

哥哥叹口气说：“小松，我们农村有风俗，女孩子大了，早晚要出嫁的，你掌管着生意，你嫂子不愿意，和我天天打架，你如果心疼哥，就把父亲的生意交给我，我本来就不打算上班了，至于你，可以出去找个工作，或者找个对象结婚，姑娘家早晚要走这一步的。”

雪松当时听到哥哥那样说，顿觉心都凉透了：“父亲呀，您此时怎么就一句话也不能说了呢？家就不能有女儿用武之地吗？”回想父亲重病的近2年里，雪松从什么都不懂，到能学着自己去县城雇车进货，核算进出打价格签，多少个没黑没白的日子，母亲和她都辛苦地经营着，才使得父亲留下的生意保持住红火。

这付出的心血，雪松不求其他，但求哥嫂能够理解。

雪松没了继续做下去的勇气，女孩子的确早晚是要嫁出去的，这是人之常情。

懂事的雪松，觉得自己必须向哥嫂做出让步。

思前想后，她一夜没合眼。早上起来，她定定神，突然间横下一条心，疲惫地爬起来，拨通了冰川嫂子家的电话。

“嫂子，我是雪松，我想了一夜，想和冰川再好好谈谈。”

“哎呀，好好，我这就去他家，你等着，嫂子这回可真盼望着能喝你们喜酒呢。”

雪松放下电话，手有些颤抖，心想：我好像不是在找一生的伴侣，倒像是要把自己马上处理掉？我会不会是和哥嫂赌气呀，也许我根本就不该从遥远的家乡出来，父亲这会儿谁给他洗脸呢？谁在给他喂饭呢？他找不到我会不会不吃不喝呢？雪松想到已经离别了两天的老父亲，多想马上回去。父亲病后的这一年多，一直不能开口说话，每天只能靠眼神和动作与雪松和母亲交流，父亲现在就像个离不开人照顾的婴儿，躺着自己都不能翻身，更不要说自己吃喝拉撒了，我必须办好自己的事情，尽快回去照顾他。

雪松想到这些，看着窗外已经是泪眼迷离。等待，让她心都快跳到嗓子眼儿了。

窗户上飘落着雪花，雪松看着这漫天飘落的飞雪，格外忧伤。就像自己孤零零的落在了旷野里，没等人发现就融化了。但雪松还是希望用这场雪，洗涤一下自己有些糊涂的头脑，她不知道自己做的是错还是对。婚姻好似注定的缘分，她相信只要付出真情，就能够得到幸福。

从另间房子里，传出姐姐和冰川嫂子的说话声：“我这个妹子，在家行小没受过累，眼下父亲病着，家里的生意一直离不开她，不过她上边有哥嫂，很多事以后能解决。在农村21岁的女孩子，是应该找对象了。可她愿意来这个地方找工作，说这个城市气候好，喜欢这里。我找人问过了，没有本城市的户口工作难解决。其实在这儿当个临时工，倒不如先找个对象结婚，等有了户口就能把工作关系调过来，她是分配过正式工作的。关系还一直在原

单位挂着呢！这也是没办法的。”

“我这个表弟，高中毕业，就顶替他父亲到城里上班了。虽说脾气我不太了解，但小伙子挺精神。让他们先处处谈谈，如果都没意见下周订婚，雪松就可以先回去照看父亲了。”冰川嫂子说。

雪松听了，心里直哆嗦，“我的妈！这不等于把自己交换了吗，没有相处过，没有恋爱过，甚至连对方什么脾气秉性都不了解呢！”

虽说雪松，想给自己一些时间了解冰川，了解他的爱好和人品，但他们远隔几千里，总不能住上半年去了解，她一想到这里家里的状况，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嫂子，您来了，我想单独和冰川谈谈可以吗？”

“哦，我和他说了，就带你过去，他今天没去上班，在我家等你呢！”

雪松又一次和冰川在他大嫂家见面了，这次与上次不同的是雪松，少了许多羞涩，好像一夜间就多了份镇定。

雪松拍打着飘落在身上的雪花，用有些复杂的眼神扫视着眼前的冰川，她眸子中显出的疲惫，冰川没有发现。

“那我们今天就随便聊聊好了，你比我大好几岁，怎么这么晚才托嫂子为你物色对象呢？”雪松坐在嫂子的沙发上，既直白又疑惑地问冰川。

“27岁的人了，还没成家，父母常为我的事着急，可县城里的姑娘，没有愿意和我到农村来住的，单位效益不好，也没房子分给我，所以——”这回，冰川倒显得语无伦次，看雪松的眼神也不直接了，头低得很深。

“你家离你上班的县城远吗？”雪松问。

“40里路，来回骑自行车。今天赶上下雪，所以我就请假了，其实很想和你再见面。”

“那你父母不介意你找个外地媳妇呀？”雪松连珠炮似地傻傻发问，就像是自己经营的商品，出了问题需要解决一样。

“他们当然愿意让我找当地的媳妇，不过婚姻是靠缘分的，有适合自己的可以定夺。”冰川很有气度地回答。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你可不要生气，我这次来其实心理很矛盾，心里有不痛快的事一时和你也说不清，我想你以后会明白的。如果我日后选择了你，希望你能帮我把工作调过来，工作和户口要想过来可能很麻烦，不好办，你能做到这些吗？”

“看你说的，我不怕，我昨夜都考虑了，如果你能选择我，我就找县城里的表哥帮我们办，没问题的。他以前是部队的师级干部，你放心，只要我们定了婚，我就去找他说这件事，不过不能急，需要我们结婚后有结婚证我才好找他。”

“啊！”雪松听到结婚，心就像着火一样，“那可不行，我还没和你相处过，我们先认识段时间好了，不过我呆不了几天就要回去，现在家里的确走不开，你我可以慢慢的通信了解。”

冰川站在窗边没说话，看着玻璃上飘落的雪花，立刻就融化了，有点伤感。“要不你再想想，订婚没什么的，我可以送你回老家，顺便看看你家乡，我还没去过，这样不好吗？”

雪松看着冰川很实在样子，有些犹豫了：是的，自己也想有个结果再回去！虽说一点都不了解他，但凭他敢说能为我办工作和户口，不怕麻烦，这个人基本上是看上自己了，日后不会错待我，再说他嫂子我也比较熟悉，至少不能欺骗我。雪松这么解劝着自己，感觉此行还是有些收获了。

雪松说：“给我两天时间考虑，毕竟人生一世，婚姻大事不能儿戏，我们相隔这么远，了解少，等我回去和家里商量商量后，再联系你好吗？”

“当然，我会等你考虑的结果，我下午上班去，两天后回来，然后去你姐姐家找你聊天吧。”

两个人，走出冰川嫂子的小屋，外面的雪下得好大，哎！雪松心想，这个城市里，连农

村的气候都这么好，下雪都不冷，也没风！要是在老家，一定是北风夹杂着鹅毛大雪冰冷刺骨，人都出不来屋。

“我们不用骑车了，走着吧，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景色不错，我想在你们这个村庄走走看看。”

“那好，我陪你遛遛。”

雪松此时有种身体和精神都能放松的感觉，因为从父亲重病以来，自己一直没好好休息过，经营和打点着父亲留下的生意很吃力。年迈的母亲一个人是扶不起父亲吃饭和大小便的，每天雪松都忙得焦头烂额，有时候到中午喂完父亲吃饭，自己就没空吃了，要到柜台前，这是一天中生意最好的黄金时间。即使在家，也好久没能这样轻松地出来走走了。

雪松抬头看着这个陌生村庄的天空：说实话，这里的天空看起来灰蒙蒙的，感觉不到空气清新，更看不到和自己家乡小镇里那样平坦的长长的街道。这一切仿佛都是陌生造成的。雪松心想：我会真的在这生活吗？

不过，和冰川一起走在这个小村落里，由于谁也不认识她，雪松脚步渐渐轻松，人也显得潇洒，或许因为旁边走着一个陌生男子的缘故吧！看雪松趟在雪中的脚步轻快矫健，人也漂亮，冰川面带微笑地和走过他们身边的乡亲们打着招呼。

两天后，雪松与冰川举办了简单而正式的订婚仪式。

(二)

列车载着这个 21 岁的姑娘，载着她满心的梦幻，回到了小别 10 天的家乡。下车眼前的一目使雪松风尘劳累顿消，站在自家熟悉的房前，像片树上孤零零飘落下来的叶子，只是无声无息地站着，傻傻地站着，看着这刚刚离开 10 天的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0 天前自己和母亲经营的买卖房子已经被大哥改得乱七八糟，自己进的货物堆积一旁，只看到哥嫂用那不可理喻的复杂的眼神死死盯着自己，显然是等雪松先说话。

“哥，你们这是……？”

“唉，你回来就好，去看看父亲吧，妈妈会和你说的，我们以后要在这里做买卖了。”

雪松丢下包袱，跑到父亲身边，父亲看到雪松回来，惊喜地伸出手，雪松把脸贴到父亲头上，抚摩着老爸那只不能动弹的手，“爸爸，我出门回来了，给你买好吃的了。”

雪松分明看到父亲泪眼涟涟的什么也不吃，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端着要喂爸爸的饭进来了。

“妈妈，我爸好点吗？”

“你爸爸每天都要我扶他坐起来，往窗外看，其实我知道他等你呢！他心里什么都明白，就是不能开口说话，看你爸爸心里有话说不出，默默流泪的样子，我心难受呀！这次我和你爸商量好以后我什么也不管了，就照看你爸爸。但是要扶起你爸爸翻身很困难，坐起来更困难，老了，唉！自己都没有照顾你父亲的劲了。你回来可要听妈妈的话，不要和哥嫂争闹，不是他们不等你回来清货，是他们要重新装修二层楼房搬回来，把你爸爸的生意接过来。你明天歇过来，就把货物清单弄清楚交给你大哥，以后就安心帮我照顾好你爸爸，或者出去工作，或者等着结婚，以后就不要再插手了，免得矛盾多。我老了，生不了气了，也不做什么生意了，财多也是祸呀！以后就在屋里陪你爸爸了，什么也不想。你嫂子和你哥正闹矛盾，你是懂事的孩子就不要掺和了，听话点，把生意放手交给他们吧。”

妈妈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雪松看妈妈的表情，就知道他们又找妈妈闹事了，这次是妈妈没能说服哥嫂。其实妈是愿意和女儿做生意的，毕竟家里还有三个没成家的孩子。可这次母亲一直劝雪松，放手生意。

雪松虽有怨言，但很理解妈妈，低头不语泪流满面。心想：我没了工作，可哥哥的工作

本来很好，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女儿，在家的地位就这样的不如儿子吗？什么风俗呀！近两年，她对家里生意上所付出的辛苦与劳累，都被此时的痛苦掩盖得一干二净。

在这之后的5个月，雪松把父亲照料得很有条理，她从不踏入大哥大嫂接手的买卖屋子。妈妈也觉得清闲多了，人呀，毕竟老了，母亲除了剩下心思好好照料老伴，还能有什么愿望呢？还不就是图家里和睦。

雪松闲下来时，静静地给冰川写了封信，回信很快，得知雪松的近况，他承诺会尽快来看雪松的父母。

一天下午，大哥拿着个信封交给雪松说：“临街的小地主头几个月回来找你，你没在家，说他要到云南办案子，半年后才能回来，临走时给你留下一封信，你嫂子最近忙一时给忘了。

打开此信，雪松揪心的疼痛，“晚了，太晚了！”这是封迟来的求爱信。是雪松从小到大的同学小地主写的。雪松不知道嫂子这是演的哪出戏，整个人都被气懵了。

雪松病倒了，她躺在炕上挨着父亲，默默地背着身，看着信，流着眼泪。

她回想起以前的一幕一幕。

小地主相貌英俊，性格磊落，女生都说他有男生的傲骨之气，遇事正气凛然。上高中时，他那气贯长虹的气魄很吸引女生，由于他的匪气，有时也难免显出些霸道。同伴和同学都怕他，故而大家给了他起了个很响的绰号“小地主”。

其实他家和雪松就相隔一条街，小学的时候有个调皮男生欺负雪松，他每次知道后都会替雪松出气。后来，那些调皮男生就没再敢欺负过雪松。雪松的小哥哥和小地主特好。放学后天天在一起玩，他们是很要好的一对兄弟，所以小地主一直也把雪松当妹妹看待。

小地主毕业后，到县城的派出所工作了，平时大家很少见面。但是只要他回镇，总会来雪松的店里坐坐，唠唠嗑，走时会留给雪松几本书刊，他知道雪松爱看书。有时同学小聚，他总是坐在雪松身边，替不胜酒力的雪松喝酒，同学们也老开他们两人的玩笑，每逢这时小地主都会说“我们是好朋友，好朋友就该替她饮下这杯酒”。当时同学们都以为他们是一对很相配的恋人。雪松平时对小地主的确是有许多些好感的。但是小地主那时已经是一名派出所的小所长了，雪松却是一名纺织厂工人。雪松对他传递过来的那些不确定的信息，从没用热心回应过，更没奢望过他们之间日后会有什么结果。当然也就不曾主动地去找他直接交往。直到雪松从县城辞去工作回到土生土长的小镇和妈妈做生意，他们之间始终是见面说话，谁也不曾开口表白过自己那份朦胧的爱。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雪松清楚地记得自己带着病去县城进货时，碰上了天天忙着办理案子，很久都没空回小镇的小地主。那是春节前最后一次进货，她进了10多箱鞋，10箱子毛线和许多其他大小货物。本来是想雇个车回去，可由于自己经商时间短，预算不妥，用亏现款，没钱了。只好焦急地站在堆积起来的货物边，等待着回镇的便车。天已经快黑了，也不见有一个回镇的车，接着感冒症状和饥饿感并来，加之寒冷，雪松非常难受，再看看堆积跟小山似的货物，急得都要哭了。说来也巧，好久没联系了的小地主突然从天而降。

“嗨，老同学回不去了吧！”雪松定睛一看，惊喜万分，带着哭音说“我要回不去，一会我的货可就被抢了”。

“看你说的，碰上我，我能让坏人欺负老同学吗？我去所里找个车，你等着”。

很快，小地主把车开来，把货物装上车，送雪松回镇，路上还嗔怪雪松不该自己这么晚了还上这么多货，“如果不遇到我，你可麻烦大了，说不定哪个山大王，就把你掠去当压寨夫人了！”

“要那样就好了，我就不用辛苦了，你知道我父亲病了，我不想父亲苦心经营的生意就这么关门呀，我一天都没顾上吃东西了快饿死了，你还开玩笑呢！”

“给，就知道你没吃饭，我给你带的，单位的盒饭。”

雪松接过小地主用外衣包裹着的盒饭很感激地说：“谢谢！”

细心的小地主，看雪松拿饭盒的手有些颤抖，他用一双温暖的大手，握住雪松那冻得发紫的小手，温和地问了句：你感冒了吗？以后和我不用说这两个字，有事尽管说，能帮你可是我的荣幸呢！

雪松下意识地缩回了自己冻得发紫的小手。

雪松读着小地主的求爱信，一股暖流涌进了全身。用手摸摸自己的脸，早就有成行的泪水挂在腮边。

幸福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的，能感动让人流泪。这种美好的回忆和顷刻间的爱，使雪松的心跳加快，情绪激动，趴在不能讲话的爸爸身边默默垂泪。辛酸的是自己与小地主错过了机会，也就说明今生已经错过了缘分。其实，正是雪松这些没有信心的自卑感，割断了他和小地主之间的那份纯真和美好。

她的肩头不断地抽搐着，父亲不知道女儿发生了什么事情，用会动的那只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雪松知道此事绝对不可以和母亲说了。嫂子扣留这信都快一个半月了，她是另有企图的。雪松不想妈妈再为她添烦恼，只有把这苦水自己流进肚子里。

晚上，雪松流着泪给小地主写了回信。写后又含着泪烧掉了。

其实她信中，只表达他们之间的友谊会长存，只是遗憾他们有缘无分。

一天晚上，同学张丽华来到雪松的家，“你晚上到我家去吧，小地主回来了，约你呢！他知道你找个外地对象很难过，你还是自己和他去谈谈，我看他对你好像很认真”。

雪松此时感到有些为难：不去吧，觉得对不起老同学对自己这份美好朦胧的感情，去吧，自己已经是冰川的未婚妻了，唉！

雪松晚上安顿好父亲，在地下踱步。

那心神不定的样子，母亲看出了她的心思。

“雪松呀，你这么大了，遇事应该知道分寸。如果你想重新做选择倒是还来得及，现在，可不是和你哥嫂赌气的时候。”母亲的话，雪松并不回答，自顾在地上来回走着。

雪松看爸爸还没睡着就说：“妈妈，看您想哪里去了，我只是心烦。”

雪松穿好外套，把围巾系好，说了句：妈，出去溜达溜达，一会就回来。

她迎着呼啸的北风出了门，去找丽华说说话。

走到门口，正巧，雪松看到大嫂正在柜房门口看着她。

雪松原本就怨恨嫂子扣留信的事情，在看她那依然不肯道歉的样子，雪松很生气，心里忍着，脚就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

嫂子看雪松那锐利的目光，眼泪汪汪地一步步走近她，最终还是内疚地退到了楼道里。

雪松理智拖住了自己的步伐，她擦擦眼泪，转身朝丽华家走去。

（三）

北风夹杂着尘沙，使到丽华家那段原本不远的路，显得特别漫长。她忧郁的神情，显得她此时没有一点好性情。

雪松迈着慢慢脚步，挪动着，她想起了童年。眼前浮现的是，那几个既是同学也是邻居的孩子，每到深秋，放学就聚到一起身背竹筐，手持铁丝耙子，去树林子搂树叶回来当柴烧的情景。

那兴致勃勃的玩劲，比在学校上课高兴多了。

每到春天，他们周末就聚到一起，到山上采标本，采开得红彤彤的映山红。

冬天，放学做完作业，他们就一起去冰河上划冰车。

夏季，他们一起去不远处的小河，洗衣服，踏沙泥。

时间，就这样匆匆忙忙地度过去，20多年的功夫，真好像是一眨眼间。

当初那一群天真无邪的孩童，现在都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无知的雪松，这 21 年来的生活却像白纸一张。

从毕业到工作，从没恋爱过。也许是因为她晚熟，也许是因为他们家风保守。

如今怎么就这么不情愿的，匆匆有了未婚夫。在感情的天平上，她不了解感情是什么滋味，也不知道快乐和幸福是什么。

可是小地主这封求爱信，却让她体会到了这份迟来的爱，使她感觉到，北方的冬天不再那么寒冷袭人，气息也很清爽。看着被风刮得漫天浑浊的天空，雪松突然感到特别壮观。

快到丽华家的时候，随之而来有种说不出的惆怅。

在这个老同学家里，丽华的男友给他们忙活了一桌酒菜。

同学中成婚的一对，红梅与文利夫妇不知道是什么风把他们也吹来了。大家看到雪松进来，突然打住话题，示意让小地主拉雪松挨着他坐下。小地主好像很不好意思，他终于醉醺醺地站起来，伸过手牵雪松。雪松装做没看到，坐在利华身边。

“你们可是真不够意思，怎么不等我就开饭了？”雪松把衣服围巾一起脱下说道。

“看你这个大忙人，等你忙完家里的事都几点了？我们总不能老饿着呀，好菜都给你留着呢！”丽华说着起身去端菜。

红梅把一盘子热乎乎的年糕，送到雪松跟前：“尝尝吧，有人都把糖给你放上边了，你还不多吃点？我们今天晚上和丽华约好看电影，我们一会都走，难得这个小地主回来，你们两个好好聊会。”

丽华的男友，已经在一边给丽华拿大衣了。

丽华今天准没少喝酒，脸上到处洋溢着幸福，他们已经宣布下月举行婚礼。

丽华边穿衣服边说：“雪松慢点吃，小地主说等你来慢慢单喝两杯呢！你们走时记着把门给我带好了啊。”

同学们的用意，雪松怎么能不明白呢！可是单独和小地主呆在同学家，还是头一次。

雪松半天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雪松抬眼看小地主的眼睛，正好和他那火辣辣盯着自己的眼睛相撞。四目无言，泪眼涟涟。雪松低头，胡乱地吃着东西，感觉这绵绵的，甜甜的年糕，已经粘在嘴里似的，根本咽不下去，只一口就够了。

“你知不知道我喜欢你，等着你？是我回来得晚了些吗？可是我出差去云南时，给你留下的信里说得很明白了，还留了地址，你怎么一直都不回，电话号码也写在信上。你到陌生的城市去找男朋友，我很心痛，我很难过，我到底哪里对你不好了？你说呀！”小地主说话的语气还和小时候一样霸道，好像雪松原本就已经是他的女朋友了。这些霸道雪松感觉特温暖。

雪松睁大着眼睛无法解释：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妈妈和雪松，不想让镇上的人知道，家中的纷争。雪松什么也不说，呆呆地看着眼前这个自己也同样喜欢着的小地主，只是这眼神不是温柔的，已经近似痛苦。

面前这个身穿着警服的老同学，可比上次见到他时更英俊，身上的气息和酒气的味道，带着成熟男人身上才具备的魅力与潇洒。

“看你说什么呢，我总不能当个老姑娘呀！再说我喜欢外面的世界，你能关心我，谢谢你。以后我会在新的城市，也有像你们一样的好朋友的，我不会孤独，我有能力到陌生的地方生存，你不必为我担心，以后你找个适合的女子共同生活，你们会比我幸福。”

也许雪松现在只能这么说了。

“你既然知道幸福的指数不高，那你就不该去冒险，感情是一点点从友谊转化为爱的，你何必去寻求那样飘渺的未知婚姻，你就那么迷恋大城市里的生活吗？你在这里就没有理想，没有幸福吗？这是你出生和成长的地方，天时地利人和，你在这儿生活会很塌实。”也许是由于他们几个，先前已经喝了很多酒的缘故，小地主越说越激动。

他看着雪松，举起手中的半杯白酒，楞楞的都倒在了口中。雪松温柔地夺过酒杯，给他倒了一杯热茶。也许是酒精起了作用，小地主感觉屋子闷热，索性站起身，把警服脱掉，一把抓住雪松手，雪松退着的时候，看到他身穿的那件兰色鸡心领的毛衫，就楞住不动了。

雪松的视线突然停留在他的毛衣上问道：“你的毛衣是在我店里买的？”

“是的，我让我妈妈去你的店里买的，我欣赏你进货的眼光，我妈妈随便拿哪一件我都喜欢，我去买，怕你不好意思收我的钱，我多傻，为什么那个时候不自己去呢？”小地主喝多了，整个人重重地趴在了饭桌上，整个胳膊都压在了旁边的一盘子菜上。

雪松的眼睛湿润了，她说：“地主，我们以前，还都是小孩子懂得太少。现在我想明白了，现实一直证明着我们无缘无分，我们会是永远的好朋友好同学。我的梦想不在这里，我不喜欢这里的环境和气候，这21年来我一直怕冷。妈妈说我体质差，我却觉得，是我的血液流动得太慢了，使整个人都有些凉有些傻。如今，我真的不想在这里生活一辈子，这里，一年四个季度，有3个季度，我感觉自己没有体温。从爸爸病后，我这两年很累不说，哥嫂还不理解，很烦心，你能理解我吗？”

“我知道你最近生活得很累，以后我可以给你温暖，和我到县城里去吧！如果你不愿意回你以前的纺织厂，我可以帮你开个书店，你不爱看书吗？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吃苦的，我真的喜欢你很久了，为了我留下来可不可以？”

小地主略带低沉难过的声音，从他趴在饭桌上的空隙中飘进雪松耳朵，一双大手匪气地抓着酒杯，整个身子都在抽噎。听声音雪松知道他真的哭了，所以他不敢抬头。

雪松泪眼迷离地轻扶着小地主的肩膀说，“你喝多了，以前如果知道你的心思，我会考虑的，真的，现在已经晚了——我一直留恋我们那些有趣的童年，记得小时候的那年冬天，你帮我打赢了抢我冰车的调皮鬼。也感谢你在上学时对我的呵护，更感谢你上次帮我送货到家，还有那盒带着你体温的香喷喷的盒饭。但是你的心思我以前一直没弄懂，现在真的晚了。我要去寻找新的发展方位了，我是个不会轻易更改主意的人，我想你理解我的，明年五一冰川会来接我去结婚，以后你找个比我更好的姑娘吧！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同学最好的朋友，你不愿意吗？”雪松说话的口气既柔和又坚定。

小地主默默地抬起头，深情地看着雪松起身，摇摇晃晃地离开饭桌，他边穿着自己的警服边说：“那我只能送你最诚挚的祝福了！”

雪松怕他一头栽倒，就忙过来帮他穿衣服，当帮他递过警帽的时候，雪松心里其实最难过。

她温柔地轻声道，“以后少喝点酒，你如今大小也是个所长了！把心思多用在工作上，会有好姑娘来找你的。”

小地主接过帽子，满眼爱怜地看着雪松：“以后你有难处一定要回来，不要自己在外委屈自己，记得我永远是个愿意护着你的老同学。”

雪松顿觉一股暖流流遍周身，伸出温柔小巧的手，帮他正了一下警帽，“知道了，我会珍惜自己的，你放心好了。”

小地主细心地帮雪松系上围巾说：“答应我，到那里要好好照顾自己。”

“我知道。”雪松答应着躲避开小地主要拥抱她的冲动。

反身出屋说：“走吧，把丽华家的门锁上，他们快回来了。”

“我最后一次送你回家好吗？不过，以后你如果需要我送，我还是可以随时出现在你面前的。”小地主的这些话，使雪松很幸福，也很心动。

他们就这样，肩并着肩，手拉着手，眼睛看着北斗七星，漫步在小镇街头。

马路上路灯早已熄灭，店铺也差不多都关了，使今天这个冬夜，显得格外漆黑和清冷。

快到雪松家大门口的时候，一块朽木，突然把雪松绊了个跟头，是大哥装修门市，剩余木头还没来得及收拾。小地主利落地弯腰扶起摔疼了的雪松，并紧紧地抱住了她，在她耳边

低语着：“雪松，你是我第一个拥抱过的女人，要记住我深深的爱过你。”

雪松这个时候，早已情不自禁地，依偎在小地主温暖的怀里。

只是那满眼的泪水早从腮边滑落，她哽咽着说：“我也是一样的，我希望你以后事业顺利，生活快乐。”

“你以后一定更要活得快乐些，别让我为你牵挂。”小地主轻轻地，在雪松的额头上印了一吻，就放开温暖的手臂，转身消失在寒风呼啸的街道里。

这一吻，使雪松矗立在家门口，泪水模糊了视线，但她还是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小地主那渐渐远去的背影。

这些涌动不止的泪水，雪松说不出这是恋人的幸福之泪，还是同学之间那份友谊不舍的泪，还是遗憾自己错过爱情的泪。

雪松不知道，消失在风中的小地主，是否也站在另一条街上，正为他们逝去这朦胧的爱情，而偷偷地流泪。

雪松此时感悟到，“迟来的爱”这首歌曲，有着深深的，浓浓的伤感……

(责编:杨振关)

给心灵取暖

商隐

(一)

郑辉的老爸最关心股票大跌和猪肉涨价的事，朝九晚五的作息坚持得很好，保证开盘和收市一直在线，但多数时间怨声载道，大骂某只股票又跌停板。去了菜市场就唠叨：这年头猪八戒的地位要超过唐僧了，猪肉价格怎么就落不下来？十七大都开完了，该有点动静了吧。

他从地税局科长的位置退下后收获甚丰，五六年来连收礼在附皮蹭痒的小贪污加起来有个三二十万，组织之所以没查他，因为跟局长是同学，懂得进退之道，该拿的就拿，不该要的一分不贪。和自己科里的的弟兄们打成一片，隔三岔五就聚会发个奖金什么的，况且，从来不去风花雪月场所，局里有人在外面养情妇，建立一家人家儿，他听了大骂这小子不识好歹，说共产党养育了你，你却做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儿。

妈妈打电话给郑辉，说最近你爸的股票一直在跌，投入的10万块钱所剩不多，过来安慰安慰。

正好是个周日的中午，郑辉买几斤螃蟹，爷俩煮酒吃蟹论股票。郑辉劝老爸别炒了，不就赔几万块钱吗。老爸笑了，说是你妈让你来的吧？我不着急，是你妈着急了。炒股票如同过日子，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搬石头砸天也没用。未得到和已失去往往是一种残缺之美，正如南怀瑾老先生所言：欠受益，满招损，而不是谦虚的谦，正如月盈自亏，精满自溢一样。生活的最佳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

父亲吃螃蟹的手法令他佩服，一双粗糙的大手如同女人般的精巧，把整个螃蟹剥离得井井有条，蟹壳像个模具一样被轻而易举地卸掉，收拾蟹腿如同剥笋似的简单，鲜嫩的肉和蟹黄放在吃碟内，一边品酒一般慢慢地享用。

郑辉还想再劝劝父亲，但觉得自己的语言越发显得苍白无力，况且也没什么可劝的，父亲的胸怀和深刻他不可比拟。

听说你离婚了？父亲问。

你咋知道？郑辉一直瞒着父母，此刻他知道这内部信息一定是姐姐走漏的风声。

哎，父亲轻叹一声说，人一旦有了锦衣玉食，便容易忘记过去，吃饱了肥痴是每个男人

的通病，我觉得你没别的毛病，就是把日子过得太好了。父亲喝了一口酒继续说，每个年轻的女人都会变老，若干年后和你现在的妻子一样；有钱只是为更好的生活，新鲜刺激后仍平静如水，我不管你跟谁过日子，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吧。

父亲的话不紧不慢却戳中郑辉要害，要不是遇到萧虹可能不是今天的生活状态。

萧虹在开发区一家知名企业工作，言谈举止流露着天生的文化底蕴和特有的优雅，皮肤白皙长发垂直，既清纯端庄又不乏秀丽的性感，衣着修饰得无可挑剔，飘逸得让人想随她起舞。

郑辉是在为萧虹所在的公司做产品发布会上认识她的，事后一起吃饭，萧虹不喝酒只喝茶，非常愿意聆听别人讲话，然后轻轻地笑，眼睛里满是纯真。事后几个月两人不温不火地交往，偶尔相约喝咖啡唱唱歌什么的，最多也就是两人跳舞时，郑辉用胸部轻微接触一下萧虹耸翘的乳房，没有深情的对视和长久的吻，相互尊敬如少男少女般的拘谨，情感迅速升温是两人一同在山里的几天。

郑辉的策划公司在本市有些名气，善于用各种媒体做软文营销和新闻发布会，既让消费者能迅速接受产品，还能为企业打造良好口碑形象。

远离市区 100 公里的吉县，农业局从中科院引进一种高产量的土豆种子，亩产量可超过 7000 斤，准备向全县推广。但中科院的工作人员却对农业局负责同志说，目前我国农村推广得不太好，不是产量和技术的问题，是我国的农民意识落后，不相信原来亩产 2000 多斤的土豆一下子飞跃到 7000 斤甚至还多，不但没人买账反而说领导在退步，像“大跃进”时期一样信口开河。

吉县农业局长是个很谨慎的人，生怕新品种没少花钱，老百姓又不配合，费力不讨好后落得赔了夫人又折兵。通过朋友找到郑辉问有没有好方法，郑辉说有。第二天就随着农业局长去了县里，告诉妻子此行大约需要半个月左右。

郑辉告诉吉县的领导推行这个项目需要两年的时间，领导们说我们计划三年推广成熟，如果你能够给提前一年，我们不但把策划费用结清还邀请您做我们县荣誉公民，每年享受一个月的免费休闲度假，吉县的山山水水随便玩，半分钱都不收。

春天刚到，水绿山青，早晨空气新鲜得让人大喊大叫还不得过瘾，真想一口把整个山林吞入腹中。郑辉安排局领导开发出四亩方方正正的实验田，和当地武警部队联系派过来几个战士站岗巡逻，专门看守实验田。在一个红火夕阳的傍晚，几个陌生的农民把从中科院取回的土豆种悄悄种下。刚开始没有人看也没有人问，后来看到荷枪实弹的武警战士威武地把守，都好奇地往地里眺望，有人交头接耳打听，有人真心实意询问，可谁也不知道这片神秘的试验田里种的是何物种。村长也不大清楚，只听说是国家为接待外宾准备的特殊礼物，听说是刚刚研发出来十分稀有的保健食品，尤其孩子们吃了健脑益智。后来又有人传说，女人吃了可以把脸上的皱纹抹平，三十岁以上的男人吃了，可以和女人干一宿，而且第二天仍然精神抖擞，该工作工作该下地地，一点不耽误事。

越神秘越有人惦记，越惦记越有人议论，一时间街头巷尾都在说这片令人神往的试验田。老人们明白历史上重大事件都会派兵把守，而且说国家既然选择了我们的土地，说明这里最适合这高贵的物种生长，如果我们能够想办法把这样的种子留下来一些，恐怕就是村里翻身致富的好时机了，并说机会只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应该抓住才对。于是派出代表去找村长商量办法，村长一听头摇晃得跟拨浪鼓似的，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事情过了几天，有些年轻人按捺不住对村里发展致富的冲动，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为村里找出路谋福利。于是在一天没有月亮的晚上，几个人带着竹筐和锄头悄无声息地来到试验田，却惊奇地发现令人敬畏的武警战士在试验田临时搭建的房子里唠嗑，只有一两个站在房子外巡查。几人喜出望外，自岗哨对面最远处用锄头把刚刚长出的小苗连根锄起，蹑手蹑脚放在竹筐里，心里怀着对未来的渴望和致富的梦想，小心翼翼，唯恐弄断根叶，战战

兢兢，生怕武警战士发现。

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几天这片高级的试验田就被十里八村的人偷得所剩无几。大家都种在自己家的自留田内精心呵护，当然后来人们发现这就是亩产超过 7000 斤的土豆，县里也就放开了政策，让大家放心购买努力耕耘。就这样一个令人拍案叫绝的策划完成了，中国的高产土豆也就从吉县发扬开去。

那天晚上郑辉和主管农业的副县长及农业局几个领导喝完酒回到宾馆，便接到萧虹的电话，问他在哪里。郑辉说出差在吉县正准备休息。萧虹在电话里有些动情地说我想见你。郑辉笑了，说太晚了，等过几天我回去请你吃饭吧。郑辉挂掉电话，没一会就进入梦里，正当睡意朦胧时又接到萧虹的电话，说我在你宾馆的楼下。郑辉惊得一下子从床上跃起，说你怎么没打招呼就来了。

萧虹自市区打车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吉县来找郑辉，直到出现在他的房间内，郑辉还以为是在做梦。

依然是长发披肩的纯情，依然是若隐若现的性感。萧虹身着一件绿色低胸连衣裙，与白皙的皮肤浑然天成，披肩的长发被山风吹得犹如一池皱水，微波荡漾却清澈见底。见到郑辉就开始哭，这是一个很有风韵的女人流下的真诚的泪水，眼泪是灵魂飘零的落叶，用睫毛穿起来就是美丽的项链。郑辉看得惊呆了，来不及问候顾不得抚慰，一股略带沧桑却清新如山中明月的美丽向他袭来，他猝不及防。

郑辉深吻她梨花带雨的面庞，轻轻褪掉薄如蝉翼般的连衣裙，像把无言的美丽和飘荡的回忆轻轻抛却在山风中的夜色里，一个崭新、健康、冰清玉洁的身体轻卧怀中，凹凸有致风韵无限，有谁能拒绝这种诱惑，那么生活的本味不显得过于苍乏吗？太高贵太奢侈也太疯狂太迷醉的一夜，让郑辉今生难忘。

萧虹丈夫是名警察，自小家庭条件的优越对他多了一份宠爱而缺少了一种责任，每天下班后便约三两朋友相约麻将桌，或大醉回家，从屋里吐到屋外，弄得整个房子内弥漫着发霉般的酒气。除了赌博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三级片，对国内包括港台每个影星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谁是一脱成名，谁和导演睡觉取得了演主角的机会，谁的爸爸带着一皮包钱到央视运作女儿人脉的事情他都知道，就连自己手机上的屏保都是个会抛媚眼的美女。

萧虹不喜欢这样的男人。萧虹是从山村里考上大学后才留到这个城市，公婆总说从农村来的孩子没教养，不知道关心丈夫，一天到晚总是打扮自己。萧虹经常向丈夫哭诉公婆的不公，丈夫也曾去为他理论，但每每回来就改变观点，说你做的就是不太好，我妈我爸这么辛苦，给咱们买房子帮我疏通公安局的内部关系，如今进公安局工作容易吗？光给局长送礼就十几万。

一个优柔寡断的丈夫，一对百般挑剔的公婆，让萧虹好不苦恼。最不能容忍的是年逾六十的父母自老家来看自己，还为老亲家带来了不少山货，公婆不冷不热地招待，加起来不过十分钟后说因为单位有事，两口子先后离开。父母被冷落在偌大的客厅内，说虹儿我们回去了，再晚赶不上回程的火车了。

萧虹如小白兔一般依偎在郑辉怀中，说丈夫手机内有一个极暧昧的短信被她看到，那天晚上还发现他身上有一根不属于自己的长发，而丈夫却不能解释长发的来源。萧虹的心如同被撕裂一般，但她不会再哭，泪已经干了，千帆过尽便没有舟了。她早就料到生命的热度迟早会冷，如同泛黄的线装的历史书，她不愿意去读也不愿意去碰。

（二）

郑辉从一个私密的网站发现了“艳照门”的所有照片，看到风姿艳丽清高有加的明星们在床上痴迷和忘情的动作，心中顿觉收获颇大。

郑辉正心驰神往的时候，突然听到新闻联播的音乐响起来，才刚意识是自己手机新换的彩铃在呼唤，是大风约他中午一起吃饭。

郑辉也正想找大风聊聊群星演唱会的事，价格已经和经纪公司谈好，为照顾大风面子把整体 600 万的出场费降到 550 万，其中包括几名超级歌手，主持人是毕福剑，但在宣传上只能说是神秘主持人，不能写上老毕的名字，因为央视主持人有规定不能接私活。

这段时间一直在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文明周旋，他总不太同意以市政府的名义搞这件事，但得不到市政府的红色批文，郑辉就没把握争得一个优秀的冠名商，完全靠票房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利润，他没有觉悟也没有实力甘愿为市政府做贡献。

大风是去年经朋友介绍认识的，握手之后才发现这个叫大风的人是他十五年前的好朋友李晓风，拥抱良久后不禁哑然失笑，问他怎么从小风变成大风了，你是不是要疯？虽然十五年没见了，俩人的距离却一下子恢复如初。

大风说自己是个文化人了，大风是他的艺名。十多年来一直在北京和深圳的知名文化公司发展，专门在各地做演出事宜，与赵本山、范伟及各界演艺明星很熟，甚至还和某个刚在星光大道上成名的女星睡过觉。这次不在外面混了，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创业，也注册了一个文化传媒公司，近些年总偷税漏税来着，这回也为家乡贡献点税收。大风给郑辉展示价值十几万的手表，和脚下一千多元的手工布鞋，说自己专抽英国烟喝法国酒，现在正在读《论语》，唯一遗憾的是还是有些汉字认不全。

大风小学没毕业，一天到晚除了打架就是泡女人，是十五年前忍辱含羞离开的，原因是与一个风姿绰约性感十足的女人在宾馆开房间享受鱼水之欢，被人家丈夫知道了。那女人比他大好几岁，是部队一个连长的老婆，连长拉着一军车的兵来找大风，那晚上差点没把他给打死。后来连长受了处分，他也觉得从这地方名声扫地，于是含恨闯江湖。

两人相约市中心的东方之龙海鲜楼，郑辉在路上有些堵车，来到幽静高雅的小包房时大风已经点好菜等候他了，要了两份大花鲍鱼，一份烤生蚝和几个适口的特色菜品。

大风说辉哥现在特别流行吃生蚝和鲍鱼，生蚝可以给男人补精血，而鲍鱼对人体的自身的修复系统起着绝好的作用，再吃吃青菜爽口提神。

郑辉对于大风的变化很是钦佩，连基本的字都认不全的人却深谙养生之道。在谈到李文明部长不配合群星演唱会时，大风说认识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金锟，金锟多年来的夫妻感情一直不好，但有一个比他小十二岁的北影毕业的女孩子正疯狂地恋着他，俩人一月幽会一次，都在远离市区 80 公里的清泉别墅，而那个靓丽青春的北影学生正是他现任妻子的妹妹。大风很自信小姨子一定能帮姐夫这个忙，但对郑辉说事成之后你一定要送我小姨子一辆价值不低于 40 万的红色跑车。

没问题！郑辉毫不犹豫地答应。

（三）

郑辉与萧虹每天通个电话，电话里郑辉总爱闭着眼，一边聆听她的美妙声音一边联想那激情燃烧的夜晚。两人相约每周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之后都有一种久违重逢的感觉，互相倾诉着衷肠一边忙碌着做爱。几乎每次见面的地点郑辉都安排不同场所，有时在星级酒店的床上铺满了鲜花，有时在山顶上的小木屋里低回着音乐，有时在露天温泉城把咖啡浴、牛奶浴、红酒浴、玫瑰浴泡个遍，就连在一个安静的茶馆包厢内，两人都会紧紧相拥几许，春情荡漾多时。每次萧虹都会百般不舍地看着郑辉离开，直到把眼神送得不能再远。

一次相聚，萧虹深情地说你太浪漫也太优秀，既有敏捷的思维还有男人的责任，跟你在一起我快乐死了，如果能做你的妻子今生无悔。萧虹从郑辉的怀中蓦然起身，正视着他的眼睛，距离只在咫尺，郑辉甚至能够听到她眨眼的声音。萧虹一反往日娇柔，郑重其事目不转

睛地对郑辉说，你就是我生命中要寻找的人，我看中的不是你的社会地位和金钱，我要的是你的人，你的心。说完美丽的脸和睫毛上挂满了清莹的泪水，肩膀轻轻地抖动，幽怨地盯着他，似乎在等待他抉择，手抓得郑辉更紧，声音哽咽得要揉碎他的心。

女人永远喜欢带给她快乐的男人，而真正把身体和心给予的却是那个让她哭泣的男人！

郑辉与妻子结婚五年了，刚开始还一块旅游一起听音乐，后来妻子嫌累嫌麻烦也就不去了。郑辉每天奔波在商海中太累太辛苦，有时回家晚了，就把每周例行公事的性生活也忘记了。平静的过日子，没有激情可言。妻子是个急性子，不满意就大喊大叫发脾气，事后独自看电视情景剧一起欢笑一起忧，以至于大多时间忘记了收拾房间。两人也想平心静气地谈谈，但妻子却总怀疑丈夫背着她和多个女人调情甚至有染，尽管郑辉解释业务中避免不了接触女客户有些应酬，但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龌龊。妻子振振有词说如果没有你就把女客户带到家里来我看看，我可以请她们吃饭。郑辉说你有病，愿意请你请，我要休息，我太累了。于是妻子便不让他睡觉，只要郑辉睡着了就把他叫醒，说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心里装的都是社会上的那些野娘们儿。

郑辉实在受不了这种无端的猜忌与河东狮吼似的粗暴，本想回到家享受一下温馨港湾带来的安静，但看到乱糟糟的屋子无形中便放大了压力。不善于表达的他知道对于妻子多说无益，只能招来争吵，于是就把不快和压抑隐藏在心中。久而久之，郑辉的身体总无名的疼痛，到医院检查不出症状，后来中医分析这种病是由气所得。

郑辉几乎把这种白天的辛苦与压力，晚上与妻子的争吵或冷战看作了生活的全部，却从没有想过另起炉灶重新找个人过日子，萧虹却忽如一阵春风来，让他这过了花期的植物又二度开放。

自那次与萧虹抱头痛哭后便对她以老婆相称。

（四）

市委宣传部长李文明打电话叫郑辉去一趟，说奥运会快开幕了，市委想做个活动，丰富一下我市精神文明建设，为百年不遇的奥运会呐喊助威。

郑辉立刻明白是大风小姨子发挥作用了，此举肯定是金锷副市长所为，连忙向李部长表示说没问题，下月的群星演唱会专门有几首歌是为奥运会谱写的，而且激情迸发感染力极强，一定会让您和市委领导以及我市市民满意的。

李部长说原来是这样，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人就是遮遮掩掩的，办事一点也不利索，难怪我批评你。

郑辉心里大骂，去你妈的，是我不利索还是你不利索，没有金副市长给你打电话你能这样痛快吗？

李部长说，把这次活动当作我市迎接奥运的一项民心工程吧，我已经和体育局说好了，开发区的万人体育馆你不用给钱，正好到我市来投资的南方房地产集团也想做宣传，他们可以做冠名。到时金副市长和我都出席。你可要好好干呀，不要为我市抹黑。

郑辉没有想到事情的进展如此顺利，本想把前段时间投资的一套房子卖掉，来筹措这次活动的资金，但房价跌了近百分之十几，心里不免有些可惜。做生意为了追求利润，现在出手不但没有赚到钱再加上交易税反而还赔了几万。

正当犹豫的时候，萧虹来电话说自己发了 2000 元奖金，晚上一起去星巴克咖啡庆祝一下，还给你买了一件衬衣试下合适吗。郑辉说我可能没有时间，下个月群星演唱会就要开始了，手头还差七八十万，房价又跌了，不忍心卖掉。

萧虹说这样吧，你在办公室等我，我手里有点钱给你送去。

半个小时后，萧虹赶到，交给郑辉一包钱。说这是我这些年积攒的 5 万美元，都取出来

了，你先用吧。人民币总升值，存在银行却贬值。我也用实际行动来支持你。

郑辉实在没料到萧虹会有这么多的钱，突然给他送过来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一种措手不及的感激在他心里蔓延开来，一时不知道怎样表达谢意，贸然说，我，我给你打借条吧？

萧虹看着郑辉的眼睛俏皮地一笑继而假装正经地说，人家整个人都借给你用了，也没见你打借条呀？

郑辉无语，却感觉到萧虹美丽的霸气。赶紧转开话题说你裙子真漂亮。

生意场上的郑辉宠辱不惊，是个高级的谈判手也是上好的策划专家。萧虹走后却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他忘记了自己当时的幼稚表情，只感觉有些不自然，更多的目光是欣赏萧虹那条浅咖啡色的裙子，底纹有淡淡的小花，质地柔软且材料笔挺。除了合体之外还潜藏着一种气质，稳重中略含淡雅，清新里稍有活泼，棕红色长靴顺理成章地在脚下，更显修长腿的性感。

那是用成熟之美加载裙子的稳重，用深邃的内涵带动个性与灵感，淋漓尽致地体现魅力，可张扬可收敛，可收发自如，可孕育其中。媚而不俗，纯而还俏。

(五)

演唱会举办得很成功，部分市领导出席，还和演员们一起吃饭合影。连票房收入和企业赞助，郑辉赚了 200 多万。

郑辉把红色跑车的钥匙交到大风手里，说替我感谢你小姨子吧，实在是帮了大忙，下周约个时间我请请她。大风会心地一笑说怎么样，这回信我了吧。

郑辉说信是信，但最信的还是金市长的权利和你小姨子的美丽。说完二人哈哈大笑。

郑辉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假思索地打开电脑。吃完饭，端坐在电脑前看新闻玩游戏；妻子则沉浸在冗长的电视剧情节里。电脑和电视之间代替了他们交流也垄断了二人的关爱。妻子越来越不修边幅，不化妆不打扮，经常穿一身松松垮垮的棉衫，剔牙不遮掩，放屁还出声。

郑辉知道无论如何也无法再保持婚姻的生动和鲜活，情感倦怠早已占据了生活的上风。日日朝夕以对、耳鬓厮磨，熟稔得不能再熟稔，两人相对的目光，早就没有了往日的激情，空洞和迟钝像滴答的钟摆，平静得与死去没什么两样。

二人大闹一场，结束了 8 年的婚姻旅程。

妻子像疯了一样质问郑辉，这些年不图你别的，只想安心过日子，我大学没毕业就把身体给了你，你还说要对我好一辈子！原来日子过得不好我们在一起泡方便面、吃煎饼，你穷的时候怎么没见你提出离婚？

郑辉说跟穷富没关系，与你生活的这些年我越来越孤独，总是难以抑制心中的苦痛。然而你的生活三点成一线，单位上班，回家看电视，去你妈家打麻将，就连我邀请你一起旅游你都没有了激情，什么相同的风景相同的话没什么新意，每次爬山你都是坐缆车在上面早早等着，你是否知道忽视了身边的风景就像把我的感受也忘记一样？

过日子其实很简单，不一定要日日厮守，夜夜做爱。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感觉。我不愿意在外应酬，非常想晚上一同散步，吃你准备的热腾腾的早餐，每次夜半醒来都被身体病痛折磨，无法继续入睡，睡眠质量每况愈下，当我告诉你我难受到了极点，你却让我坚持，你也很难受，然后又不容分说地睡去。我不喜欢把外面洗衣房当作我的衣柜，我欣喜于昨日换下的脏衣今晨已经晾干，然而这些好像已经太遥远；幸福地倒两杯红酒，笑望着我们共同干杯已是昔日黄花，更多的是我在厕所大便，你推门就进该刷牙刷牙，该化妆化妆。

郑辉唉叹了一口气继续说，你自己过得太得意，大概已经把我忘记。有一次我胃病又犯，你却粗心地把速效救心丸当作胃肠安给我服下，我穿多大码数的鞋，什么号的衬衣，你早已

不知.....

原来我没有想过离婚的事，而且我也确实没有和哪个女人有过爱情来往，但现在不一样了，我俩的路已经到头。

现在你和哪个女人有来往，你告诉我，我去撕烂她！妻子歇斯底里地叫嚷。

郑辉无奈地闭上眼睛，任凭妻子的激动与激烈。稍后说请你成全我吧，我把房子和所有的财产都给你，只要你同意离婚。说罢一拳打在窗户的玻璃上，玻璃四散迸碎，他的手和胳膊上有很多的鲜血流出来。妻子停下了喊叫，赶紧为他包扎，说好吧，既然你意已绝我同意！又含着眼泪恶狠狠地说，姓郑的你别后悔，这世界上女人虽多，她们都是假的，唯有我对你才是真心实意，死心塌地！

萧虹也在和丈夫谈离婚的事，惊动了公婆和单位的人。郑辉见到她时憔悴的脸上还残存着泪痕，虽是萧虹精心打扮，但也隐现疲惫。萧虹说公婆把自己的父母请来做工作，父亲和她急了，说你要是离婚我和你妈就死给你看。说完就哭，眼泪顺着脸颊掉在面前的咖啡桌上和杯里，也不用手去擦掉。

郑辉说一切都是为美好而准备的，你别着急，我们有的是时间，还半开玩笑说我现在人去楼空，没有了资产也没了房子，以后你还要养着我。

萧虹就破涕为笑说我养得起你，我愿意养你。

郑辉说我给讲个故事吧，萧虹就很认真地聆听。

很久很久以前的一天，郑辉并用英文模仿童话剧的情节说 Long long ago,there was... ,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飞越撒哈拉大沙漠上空时，不幸失事。除了一个健壮的年轻小伙外，其他人员全部遇难.....

这个小伙子是如此幸运，他不仅幸免于难，而且被飞机抛到了传说中的水草丰美的沙漠绿洲上！那里有清洁的水、有绿色环保无污染的食物，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光有吃的也不行呀？孔子不是在几千年前就告诉我们说“食色性也”吗！

郑辉看了看萧虹说，很显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他还有其他的基本“需要”。

什么需要？萧虹没听懂。

不在忍耐中变态，就在忍耐中变坏！他有性的需求！

萧虹又笑了说你没正经，净瞎说。

郑辉继续讲，一天，血气方刚的小伙实在忍不住了，就像上帝祈求：上帝啊，仁慈的主啊，为什么不给我留个伴啊？与其这样，不如让我去死吧。My God！请赐予我一个伴吧！他一边虔诚地祈祷，一边饥渴地寻觅。真个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终于，他，欣喜若狂地发现不远的地方有骆驼在吃草！年青小伙心底暗道：情况特殊，顾不了那么多了！凑合着用吧！

于是一路裸奔，狂跑到骆驼的后面一比划，不行！太高了，够不着。狂晕！

激动不已的小伙当然不死心，赶忙垒了一个小沙土堆，站到上面，正好！

刚要得逞，谁知，骆驼吃完这片草，往前走了几步。

小伙子又够不着了.....郁闷啦！

他赶紧跑到骆驼的后面又垒了一个沙土堆，刚垒完，骆驼又往前走了！

小伙子热血沸腾、心急如焚、百无聊赖.....

好多天过去了，他一直在垒小沙堆，可是悲剧一再重复，每次都是功亏一篑.....

真正是屡败屡战！多么可贵的韧性啊！不好意思，郑辉说，又说到“性”了，我真的不是有意刺激你。

萧虹却听得很认真。

终于.....有一天，又一架满载乘客的飞机飞越撒哈拉大沙漠上空时，不幸失事.....

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被飞机抛到了绿洲上.....

小伙子毫不犹豫地抢救美女，给她治伤，喂她食物……

美女伤好之后，十分感激小伙子，诚恳地说，恩人啊！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的性命！我也没有什么好报答你的，这样吧，你提一个要求，你无论让我干什么我都会答应你！我一定会满足你的！你说吧！于是闭起眼睛静静地等候。

小伙子一听大喜过望，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他瞥了一眼正在附近悠闲地啃着草的骆驼，那么……请你去把骆驼牵住了，别让它再跑了！

萧虹听了哈哈大笑，说这小伙子可真是，美人在却不知道珍惜，还让人家给牵骆驼。

郑辉喝了一口咖啡说，人生天地间，都在奔跑，都在追求，多少人在追逐理想的过程中麻木了，垒小沙堆成了惯性动作、惯性思维，忘记了自己的初衷，或降低了自己的要求，当更好的机遇来临时，他却错过了，因为他忘记了追求的本质是什么？自己到底在追求什么？

郑辉把嘴伸到萧虹的耳边轻轻说，亲爱的老婆，现在我们的机会就在眼前，我可不愿意当作你的骆驼呀！

萧虹脸一红说，讨厌！

（六）

副市长金锟出事了。

大风小姨子利用金锟的关系在市一项重点工程中承包了 2000 万元的活，由于发现工程严重的质量问题，市纪检委开始严查事情起因和这笔款的去向。那是一张地税局的建筑安装发票，然而发票上盖的章却是一家虚假注册公司，根本没有账目和相关资质。据工程指挥部负责人说，这个项目是金副市长亲自打电话关照的，还特意来过指挥部视察。

纪检委和检察院到金锟住所准备进一步审查，却发现金锟因为服用大量安眠药已经与世长辞。

一时间消息惊爆而走，经查处发现金锟连同大风小姨子一共有 5 个情人，并买了 5 所别墅，而且利用职权贪污和收受贿赂一千多万元，家里床下和柜里找出了不少金条和玉器，并传说与当地黑社会关系来往甚密。

国内的网站和媒体封锁内幕报道，但凤凰卫视和国际电视台都已经把真相告知天下。

大风小姨子也被绳之以法，连郑辉的老爸都受到牵连。

那张票出自市地税局，恰巧是郑辉老爸管理的科室，手下一个税管员为大风小姨子开的绿灯，没有任何手续，便给她一本发票。据测算，这一本票连营业税和所得税所损失的税收就要超过二三十万。纪检委派工作组入驻地税局，连局长带科员闹得人心惶惶、草木皆兵。

好在不是郑辉老爸亲自经手，虽然没进监狱却受了很大的苦，运作关系花了好几十万，还背了一个偌大的处分。

郑辉为父亲的事忙前跑后，搞得心力交瘁。大风也没有了昔日的风采，整日忧心忡忡，担心小姨子在里面受苦，连洗浴按摩都懒得去了。

帮助父亲处理完事，心里安稳了许多。离婚时把所有的财产都给了妻子，此刻家里家外的钱几乎用尽。因为长时间没有管理公司的经营，业务也少了很多。

比副市长金锟自杀更让郑辉震惊的消息是萧虹说不离婚了，因为压力实在太太大，她快受不了了，父母跟着寻死觅活地闹，单位的领导也苦口婆心做工作。关键是公公通过老战友的关系找到市公安局局长，花了几十万元把丈夫从一个普通的民警提升成派出所所长，并宣称是我市最年轻最有潜力的科级干部。

丈夫表决心说还是别离了，这么多年的夫妻一路风雨走来不容易，我们好好珍惜吧。再说我刚当上派出所所长就离婚，多让人笑话，前程肯定好不着，当所长就有了权利，以后我给你买好车开，让你也跟着我一起荣耀，你看，现在你就是派出所所长的太太了。

是萧虹打电话约郑辉在金色世纪大酒店的豪华房间内，萧虹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把身体给你，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了。我也要本分地过日子了，不能总在外面疯跑，以免让人家说闲话。丈夫也挺不容易，需要我的关怀和帮助。

郑辉最初以为萧虹在开玩笑，后来感觉到事情的真实性和严重性。郑辉愤怒了，听着萧虹的叙述，看着萧虹的眼泪，真想把这个世界燃烧掉，想杀了眼前这个女人，手攥得嘎吱吱地响。想以前那个韵味十足风情万种也清纯也朴实的女人，这些年来唯一想娶的女人，为什么变得如此之快！

萧虹还说我就是感觉有点对不起你，你为了我离婚而且家产也没有了，以后的日子你怎么过？说着从包里拿出十万元人民币放在郑辉面前说，你先用吧，谁让你现在有点困难，算我还你的情吧。

郑辉忽然觉得想吐，眼前洁白睡衣长发飘散的女人给他一种恶毒的感觉，他回忆起以前做爱的高潮和快感，现在却变得如此陌生和遥远。

有一种颓废的感觉在他心中涌现，大势已去，万念俱灰，但他不后悔，一点也不后悔，好男人根本就不用后悔。他抓起桌子上十万元人民币猛力抛洒向房间的顶端，吊灯被撞得摇晃，哗啦啦雪片般散落到萧虹的睡衣和半裸的乳房上，如纸屑一般。

萧虹啊地惊呼一声。郑辉把无比的怒火与冤屈化成瞬间超级的平静，声音冷静得有些阴森。萧虹，谢谢你的好意，谢谢你的钱，我心领了。请收起你的玉体，因为我不需要，请收起你的金钱，因为我有尊严。最后还是要感谢你带给我的快乐，祝你幸福！说罢，郑辉转身离开房间，留下床上娇贵孤独的萧虹，临出门时把门摔得山响。

郑辉走在霓虹闪烁的夜色里，秋风夹杂着落叶吹在他身上，空气有些凉，水一样的湿润；脸上也有些凉，他知道那是自己的泪。

路边一个老太太在卖报纸，手里拿着几张，腋下夹着一摞，在风中显得寒酸而单薄。郑辉停在老人家身边问，多少钱一份？老太太说5毛。郑辉说您把所有的报纸都给我吧，早点回家休息，天凉了，别冻感冒。说完郑辉把口袋里仅剩的100元大钞塞到老太太手中，把所有报纸取过转身离开。

来得突然，把老太太吓了一跳，这么多年也没有这样买报纸的。老太太在他身后喊，小伙子找你钱！

郑辉头也不回自言自语，声音随秋风飘向遥远的夜空。大娘，钱我不要了，我要好好做人！

(责编:孙玉茹)

一个迷失的女人

李福红

(一)

梅青对着洗手间的镜子补了补妆，然后打开手机拨通了堂兄梅初喜的电话。

她还没开口，对方便问：“你怎么会关机呢？”

听到对方的口气不对，梅青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于是反问：“出什么事了？”

梅初喜说：“咱们的公司被供货商抢了！”

梅青的脑子嗡的一下，这才觉得自己真是让白莽河气昏了头，不然怎么会在这么关键的时候关掉手机呢？仅仅一夜之间，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见梅青没有反应，梅初喜接着说：“有岳明贵的例子摆着，商家们都急红眼了。见你不在公司，打电话又关机，都以为你跑了。任凭我怎么解释都没用，结果一哄而上就把公司给抢了。你要是没讨到钱，可千万别回来！现在人们都疯了，不仅抢了公司的财物，而且还打伤了咱们的好几名保安。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另外，我听说几个大供货商已经请出讨债公司的沙皮，并扬言不惜一切代价要找到你，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你自己在外边可要多加小心呀！”

这时候，几辆公交大巴驶进了济青高速周村务服区，乘客们纷纷挤下车，乱哄哄地朝着洗手间涌来。

梅青意识自己回不去了，于是关了手机提着手包向外走。从外边涌进来的人们堵住了门口，她只能先靠一边的窗户旁，让人们先进来。梅青心烦意乱地朝着外边停车场上瞟了一眼，无意间竟发现沙皮正守候在自己那辆奔驰小跑旁，一边抽烟一边朝这边张望。她不由吃了一惊，于是迅速转身躲开了窗户。梅青站在洗手间里冷静地想了一会儿，看到人们纷纷往外走，于是混在人群中出了洗手间，趁乱挤上一辆公交大巴。此时公交大巴的司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地按着喇叭催促着人们，时间不长，大巴车便驶离了周村服务区。

公交车上人很多，不要说坐着，连站着都很挤。虽然梅青面朝外靠在车门旁的一根立柱上，仍可闻到一股股令人窒息的汗臭和葱蒜味儿。梅青已经很多年没坐公交车了，没有私家车之前，凡是外出办事，不是万不得已，再远的路她都骑自行车去。自己买车之后，梅青就再没坐过公交车。但眼下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再难受也得忍着，因为她知道一旦落在沙皮手里的后果。

四个小时后，大巴车在德州收费站下了高速公路，然后一路穿村过镇向西行驶。经过广泽三里河大桥加油站时，大巴车减速准备进站加油，车上的人们纷纷起身，想借此机会下车方便。梅青抬头朝车外看去，正好看到沙皮从护路沟里爬上来，吓得梅青慌忙抓起手包挤下大巴，趁着乱劲儿钻进了路边的玉米地。

梅青沿着玉米地拼命地向远离加油站的方向跑去，由于司机踩死闸，她的小腹被重重地撞了一下，此时一阵比一阵痛得厉害了。她感觉下身有些湿乎乎的，伸手一摸，鲜血已经透过裤子。然而梅青却没敢停住脚步，反而更加拼命地向前奔跑，直到听不见嘈杂的吵闹声了这才站下。此时，大股大股的鲜血从下身流出来，她急忙解开裤子蹲下，然后从手包里拿出纸巾。梅青蹲在地上感觉肚子痛得不行，鲜血仍旧不停地从身体里流出来。一阵剧痛过后，好像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疼得她眼前一黑便躺在了玉米地里。不知过了多久，梅青才醒过来。她用尽手包里的纸巾擦净下身，刚站起提上裤子，就觉得天旋地转头晕得不行。盛夏的玉米地里闷热难当，梅青只能一点点地向前爬着。天色渐渐黑下来了，她不知爬了多远，也不知爬到什么地方，竟然昏沉沉的仿佛睡着了。睡梦里，她只觉得口渴得要命。

（二）

这两天，看扬水站的哑巴正为电线被人盗割而恼火。虽然他一直怀疑是水利所大眼灯干的，但又苦于找不到什么证据。

吃过晚饭，哑巴正骑着三轮车沿大堤遛狗，忽然听到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于是赶忙调转头往回走。雷声越来越近，他也越骑越快，破三轮车像是要散架似地叮当响着。

这时，一直跑在三轮车前边的大黄狗突然冲下大堤，围着电线杆下一堆白乎乎的东西狂吠起来。哑巴赶忙停下三轮车跑下大堤。来到近前，看到草丛中躺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吓得他连连向后退了好几步。

梅青被狗叫声惊醒了，发现有人朝自己跑来，害怕极了。她本想起来，可身上一点儿力气也没有。看来只能听天由命了，因此她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大黄狗见主人没敢靠近，“汪汪”叫了两声，上前叨住梅青的裤腿就扯。

梅青被吓得缩成了一团。

哑巴发现梅青还能动，这才大着胆子向前凑了凑，“啊！啊！”地喊了几声，见梅青抱着脑袋一句话也不说，一时竟没了主意。他向四周望了望，黑漆漆的什么也没发现，心想：“这里白天都很少有人来，大晚上的一个女人怎么会躺在这里呢？”哑巴觉得应该去叫人，可这里前不着村后不靠店，自己又不会说话，上哪儿去找人呢？又有谁肯跟自己来呢？正在这时，一道闪电划过天际，随后便是一声响雷。哑巴觉得管不了那么多了，眼下还是救人要紧。

由于失血过多和极度紧张，此时梅青已经昏过去了。因此当哑巴抱起她朝堤上走时，梅青一点反应都没有。

大黄狗看到主人有了反应，蹿上大堤朝着三里河扬水站跑去。

哑巴将梅青放到三轮车上，又犹豫起来了，是先去医院呢？还是先回扬水站告诉母亲一声呢？一阵狂风吹过，空气中弥散着暴风雨来临前独有的气味儿。哑巴想了想，最后决定还是先回扬水站再去医院。

哑巴推着三轮车进了扬水站的院子，“啊！啊！”地叫了几声。石奶从屋里出来一看，先是吓了一跳，然后问哑巴：“这是怎么回事？”看着哑巴连“啊”带比划，这才多少明白一点儿。见哑巴推起三轮车转身要走，石奶说：“医院离这十几里，你没看见要下雨吗？先等等，我给你找雨衣去。”正说着，豆大的雨点便劈头盖脸地砸下来。一看下起了大雨，石奶赶忙撩起门口的破竹帘子说：“先把她弄到屋里，看看怎么回事再说吧。”见奶奶打着帘子，爸爸抱着一个人进来，小虎赶忙找出火柴点上了蜡烛。

哑巴将梅青放到里间屋的炕上，随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突然间他闻到一股浓浓的血腥味。借着昏黄的烛光一看，哑巴发现自己的胳膊和手上竟然沾满了血。吓得他“啊、啊”地指着手和胳膊给石奶看。石奶又被吓了一跳，赶忙摇着梅青的胳膊问：“闺女！闺女！你醒醒，你醒醒，你怎么会流这么多血呀？”见梅青闭着眼睛不说话，再看看她浑身不俗的穿戴，石奶越发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心想：“说什么也得把她送走，不然出了事可就不得了。”哑巴更害怕，这要是出了什么事，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呀。也难怪，现如今有些事情，连有嘴的都说不清，更何况一个哑巴呢？

正当他们胡思乱想的时候，梅青昏昏沉沉地睁开了眼睛，见自己正躺在一间破屋子的土炕上，身边还守着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男孩儿，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没落到沙皮的手里。可是，当她注意到屋里还站着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正瞪着两只大眼看着她时，梅青立刻警觉起来。

见梅青睁开了眼睛，石奶稍稍松了一口气，问：“闺女，你这是怎么了？”

梅青长出了一口气说：“我被人撞了，肚子里的胎儿流产了。”

石奶一听，心里多少踏实了一点儿，接着问：“你叫什么？家住哪儿？”

梅青合上眼睛有气无力地说：“我没家。”

从梅青的话里，老人仿佛猜到了什么。……

（三）

石奶沏了一碗姜糖水递到梅青面前，梅青只觉得口渴得要命，接过水碗便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以至双唇觉出碗口有没刷净的饭渣也没停下来。梅青自小就不喝红糖水，因为她知道红糖水会使小孩儿生蛀牙；长大以后她连糖都不碰，因为她知道糖会令人发胖。然而今天却不同，这是一碗救命的红糖水。

石奶接过空碗，拿过几个煮鸡蛋，对梅青说：“女人坐月子呀，就得多吃鸡蛋。”说着拿起一只鸡蛋在炕沿上一磕，一边吹着一边剥了一个递到梅青的面前。

虽然看到石奶老树皮一样的手上长着长长的指甲，但梅青还是伸手接过那只剥好的鸡

蛋，因为从早晨到现在水米未进，她的确有些饿了。梅青一连吃了四个鸡蛋后，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自己什么时候一次吃下过四只鸡蛋呢？梅青吃东西向来很讲究也很节制，再好的东西也不多吃一口，这便是她保持体型的秘诀之一。

接着，石奶又翻出一身女人的衣服，对梅青说：“闺女呀，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先把这身衣服换上。这是小虎他妈走时候留下的，都是没怎么上身的新衣服。脱下你那身脏衣服，大娘给你洗洗去。”

看着那身俗气的衣服，梅青忙说：“不用换了，天亮我就走。”

石奶说：“你准备上哪儿去？”

梅青摇摇头没说话。

石奶说：“去哪儿都得穿得干净点儿，哪能这样就走呢？快换上吧。”

梅青自小洁癖是出了名的，她的东西从不许别人碰。即便是结了婚，她和白莽河的衣服都不放在一起。梅青怎么可能去穿别的女人穿过的衣服呢？

见梅青不肯脱下那身脏衣服，石奶说：“看看你裤子上的血，这样出去怎么见人呢？还是脱了洗洗吧。”

看着自己乳白色裤子上的斑斑血迹，梅青犹豫了好半天，这才不得不慢慢脱下那身脏衣服。换上小虎妈妈的衣服，梅青觉得浑身不自在。她知道自己穿上这身衣服的样子有多滑稽。这一连串迫不得已的事情，令梅青有种从天堂坠入地狱般的感觉，她不敢看石奶的表情，将脸紧紧贴在双膝上，不由流下了泪。

石奶将梅青的脏衣服拿到外间屋泡在盆里，回过头把小虎安置睡下，然后对梅青说：“闺女呀，想开点儿，这世上就没有过不去的河。你躺一会儿，离天亮还早着呢？”说完端着蜡烛出去了。

听着窗外的风声雨声，梅青知道，自从换上这身衣服的那一刻起，自己或许就永远告别过去的生活了。今后，她所要面对的那些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恐怕远比换上这身衣服要困难得多。什么营养、时尚、品味；什么发型、体型、肤色，对她来说都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去适应更残酷的现实。这样想着，梅青不再觉得身上不自在了。至于自己脱下的那身衣服能不能水洗，会洗成什么样子就更不重要了。

虽然没有落到沙皮手里，又遇到石奶这样热心的老人，但梅青丝毫不敢放松警惕。她极力倾听着四周的一切动静，随时准备夺门而逃。然而听了很久，除了窗外的风雨声和外间屋石奶洗衣服的声音外，她什么也没听到。梅青想着自己天亮之后怎么走，去哪里，但怎么想也理不出个头绪来。她实在太虚、太弱、太累了，因此不知不觉地竟睡着了。

外边的风很大雨也很急，哑巴找了块草帘子，在外间屋就地搭窝地躺在上边，并随手找了块砖头枕在头下。他躺在外屋的草帘子上，听着外边的风雨声，想屋里的这个女人，一点睡意也没有。心想，难道她也像自己的老婆，是跟丈夫吵架后跑出来的？

（四）

听到院子里的狗叫声，梅青从梦里醒来。此时已是天光大亮，隔着窗子，她看到一个穿雨衣的人站在院外的大堤上，喊着：“哑巴！哑巴！快起来提闸，地里的庄稼都淹了。”

看到大黄狗把着院门狂吠不止，哑巴走过去领着那个人进了院子，

梅青一看立刻紧张起来，本能地翻身下了炕。

这时，小虎从炕上爬起来，大声喊着：“奶奶！我尿尿。”

石奶端着尿桶跑进屋，看到梅青心神不宁地站在地上，一边接尿一边说：“快躺着，没事儿，是水利所的大眼灯，来提闸放水的。”说完端着尿桶出去了。

石奶说得很轻松，但梅青却紧张得不得了。眼看着哑巴领着大眼灯进了外间屋，情急之

下，梅青推了推屋子西边的破板门，见门开了，便闪身躲进泵房。看到泵房通往屋后的大门敞着，她本想夺门而逃，只觉眼前一阵眩晕，因此才不得不蹲在地上。

大眼灯跟着哑巴进屋后，院里的大黄狗也止住狂叫。

大眼灯一进屋就看见晾在外间屋的那身衣服，于是坏笑着说：“哎呀，行呀。哑巴也敢往这儿招小姐了。”

哑巴一听急了，挥手就是一拳，差点儿没把大眼灯打躺下。

大眼灯满脸不高兴地说：“什么东西！一点儿不识闹。快把摇柄找出来，所长让我提闸放水来了。”

“你怎么还跟他上论？”石奶笑着说：“你等着，我这就给你找摇柄去。”老人说着进了里间屋，看到梅青不在屋里，不由心里打了一个转儿。推西边泵房的板门，看到梅青脸色腊黄正蹲在地上，石奶什么也没说，找出两只摇柄便出了泵房。

大眼灯接过摇柄对哑巴说：“走，跟我一块去。”看到大黄狗一直堵在屋门口，他气乎乎地说：“早晚宰了你吃肉。”

见大眼灯走了，石奶赶忙来到泵房。

“不行，我得走了。”梅青说着起身要走，可刚站起来就差点栽倒。石奶赶忙搀着她来到里间屋的炕上，说：“你这个样子哪走得了？要走也得让你家里人来接你回去。”见梅青双眉紧锁连连摇头，石奶说：“那好，那好。你就先在大娘这住下，等病好好再说。”说着扶她躺在炕上。

哑巴跟着大眼灯来到闸口，看到闸口的水流很大，于是回到扬水站找了片截网，刚把网下好，就截到一条两尺来长的大草鱼，这让他很兴奋，一时竟忘了眼前的愁事。石奶见哑巴拎着一大鱼回来了，赶忙找出一只大盆迎了出去。

小虎坐在炕上，两只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梅青，他还依稀记得妈妈穿着这身衣服的样子。

梅青在炕上躺了好一会儿，才渐渐塌实下心来。看到小虎坐在炕上正盯着自己，于是问：“你叫什么？”

小虎说：“我叫石虎，我爸叫石头。我家住在三里河扬水站。”

梅青又问：“谁教你这么说的？”

小虎眨巴着大眼睛说：“是我奶奶，她怕我丢了，找不到家。”

梅青再问：“你妈呢？”

“我妈跟人跑了。”孩子说着小嘴一撇一撇地就要哭。

梅青一看不忍再往下问了，她发现这个胖乎乎的孩子尽管脸上脏兮兮的但挺可爱。不知为什么，最近一个时期，梅青特别特的喜欢小孩儿。

结婚这么多年，她从没有过要小孩儿的念头。她不敢想象自己怀孕后的体型会变成什么样子，自己会不会也像那些家庭妇女一样，当着众人的面儿撩开衣服露出大半个乳房让孩子啃食，自己会不会头不梳脸不洗，衣服上粘着浆糊一类的东西跑到街上去跟人嚼舌头，那样粗俗的生活自己怎么可能受得了呢？为了保持自己鬼魅般的身段和娇嫩的肌肤，她从不多吃一口饭，从不让自己的肌肤暴露在阳光下，从不涂抹那些来路不明价格低廉的化妆品，以至于很少与丈夫同床而眠。即便与丈夫同房，梅青也一向十分小心，但这一次她还是怀孕了。她本该在发现月经不正常的时候就去医院，但却让那笔倒霉的生意缠得脱不开身。

梅青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改变，竟然无缘无故地喜欢上了孩子，看来人生的变数真的很大。不过，小虎的话倒是给她提了醒儿，这个哑巴现在可是没媳妇的男人。

（五）

石奶端着一盆白水煮鱼进了屋，随后又拿来两双筷子和一只盛着调料的大碗说：“咱们这也没什么好吃的，大娘给你煮了条鱼。快起来，尝尝好不好吃。”说着用筷子夹了一块鱼肉蘸了点调料放到小虎嘴里。

看到白水煮鱼，梅青一点胃口也没有，她已经很多年不吃鱼了。每每在餐桌上看到鱼，她总会想起那件令人不快的事。

一九九三年，梅青从师大毕业被分到梅溪镇中学任教，后经人介绍与同校体育老师白莽河确立了恋爱关系。由于当时梅溪镇中学教职工住房困难，一直等了两年都没分到房子，最后俩人只好在单身宿舍结了婚。虽说结了婚，可平常日子还是各住个的，根本就没有家的感觉。为了能够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俩人开始省吃俭用攒钱买房子。平日里小两口就在学生食堂打饭，只有星期天同宿舍的老师回家了，他们才能小聚一次，但也很少吃鱼肉。两年之后，小两口手里还真攒了两万块钱，于是开始四处打听房子。好不容易看上一处，人家张口就要四万，少一分都不卖。一看手里的钱不够，白莽河想起老同学岳明贵。别看岳明贵初中没毕业，可自从梅溪镇有自行车厂那天，他就给厂家跑销售，这些年走南闯北可没少挣钱。

那天，白莽河来到岳明贵家里，正好看到他在摆弄水族箱里的观赏鱼，于是装着站在旁边看鱼，心里琢磨着怎么开这个口。费了好大的劲儿，他才把借钱的事说出来。岳明贵很痛快地说：“不就两万吗，过两天我给你送去！”白莽河听了这话，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这才有心思问起水族箱里养的是条什么鱼。岳明贵一听这个来了精神。这阵子他正对养鱼的事着迷，因此不无炫耀地说：“这是条大金龙，出了名的风水鱼。我刚花三千块钱买来的，还不知怎么养呢。”白莽河说：“什么？就这么一条鱼就值我好几个月工资？”岳明贵笑了笑说：“这有什么，还有比这个更贵的呢。玩呗，就玩个档次。”

一连几天，不见岳明贵把钱送来，白莽河可坐不住了，只好又来到岳明贵家里。这次，岳明贵正在屋里对着水族箱发呆，见白莽河进来，这才想起答应过人家的事，于是急忙解释说：“哎呀，瞧我这记性。怎么能把你托咐的事给忘了呢？都让这条鱼闹的，刚喂几天就要死，看来不是什么好兆。”白莽河往水族箱里看了看，的确发现那条金龙鱼翻白了。岳明贵伸手从水族箱里捞出那条半死的鱼说：“你拿走熬着吃去吧，省得我看着它堵心。钱的事过几天再说，这两天我手头也有点紧。”白莽河看着那条半死的鱼，觉得不拿不是，拿也不是，可是为了能借到钱，他还是提着那条鱼回了学校。

见到梅青后，白莽河把事情的前后经过一说。梅青接过那条半死的鱼就扔进了垃圾箱，然后对白莽河说：“房子咱不买了，明天我就去辞职。”白莽河说：“这是何苦呢？人家又没说借。就是不借，咱再找别人借呗。”梅青叹了口气说：“假如我没了工作，你能养活我吗？”白莽河说：“看你说的，这都哪儿跟哪儿呀？养不了老婆那还叫什么男人？”梅青说：“那好！既然没房子咱们都结婚了，我没工作你也能养活我，那我明天就去辞职。”白莽河知道梅青的脾气，只要她想做的事情，没人能拦得住。就这样，梅青辞去了教师的工作，凭着手里的两万块钱下海干起买卖。谁想竟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买卖越干越大，直至成立了自己的青青鸟公司。

如今面对眼前的这盆清水鱼，梅青的心里更不是滋味，生活仿佛跟她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虽然自己一点胃口都没有，可是看着石奶那关切的目光，梅青最终还是拿起筷子，就像昨天晚上换上别人的衣服一样，虽说极不情愿但别无选择。她学着石奶的样子，夹起一小块鱼肉蘸了一点调料放到嘴里，尝了尝，不油不腻倒也别有一番味道。

（六）

整个上午，石奶和哑巴都在闸口忙着截鱼。

梅青一个人躺在土炕上，仔细回忆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竭力想从中理出个头绪来。

那天，白莽河和岳明贵喝过酒，领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来到青青鸟公司。白莽河向梅青介绍说：“这就是跟岳哥合作的泉城工贸公司驻卫城地区的总经理姚晶小姐。”

梅青一见白莽河醉了，原本心里很烦，可一见这小女子心里就喜欢，听说她就是泉城工贸的总经理，自然很热情地接待了她。梅青早就听说过泉城工贸的实力，与岳明贵合作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就让一个无名小厂变成了梅溪镇自行车行业里的大户。

岳明贵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眯着眼说：“这次，我们是白老弟盛情邀请，来贵公司参观的，看看你们公司够不够规模。”

梅青知道岳明贵故意在她面前显摆。一年前，他还是自己公司里的一名业务员，怎么可能不知道公司里的情况呢？过去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是“当年河东，当年河西”。没办法，这就是现实，所以梅青说：“那好，那就请岳总领着姚小姐在公司里随便转转看看？”

岳明贵装模作样地领着姚晶在各个车间转了一圈儿，回到办公室对梅青说：“是这样，我公司最近跟泉城工贸签了一笔订单，数量很大，时间很紧，根本生产不出来。虽然想跟我公司合作的厂家也不少，但看在与白老弟这么多年的关系上，我想还是把活儿匀给你们一部分。不知道梅老板有没有兴趣？”

梅青说：“那咱们怎么合作呢？”

岳明贵说：“那是咱们两家的事情，当着姚小姐的面儿，咱就先别谈这个了，好不好？”

梅青觉得岳明贵说得也有道理，这件事就算定下了。

梅青跟岳明贵合作的这笔生意很顺利，只是让岳明贵从中抽了一部分利润，这倒是事先讲好的事情，也没有什么。然而事隔不久，泉城工贸的姚小姐却主动找上门来，直接代表泉城工贸与青青鸟公司洽谈单独合作意向，这倒是梅青意想不到的事情。梅青觉得如果这样做的话，让岳明贵知道，抢了人家的饭碗，夺了人家财路，显然有些不仗义。

姚晶是个很精明的女子，她已看出梅青的心思，于是对梅青说：“您是不是在想，这样作对岳老板那边有些不公平呢？”

梅青很喜欢姚晶的这股聪明与直爽的劲头，她看着姚晶点了点头。

姚晶说：“按常规来讲，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您背着岳老板主动与我们联系，然而您却没有那样做。我们正是看重您这一点，才决定与您合作的。至于岳老板那方面，您就不用担心了，既然他无法满足我们的需要，就没有理由阻拦咱们的合作。用一句俗话说‘我们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

梅青明白姚晶的意思，她远比姚晶精明得多。只要青青鸟与泉城工贸一合作。泉城工贸一定会在商品价格上作文章，新标价格未必比岳明贵给自己出的价钱高，甚至还要低，这便是生意人的生意经。不过，即便自己不与泉城工贸合作，还会有别的公司与他们合作的，这是谁也不能阻止的，所以梅青当下便与姚晶签下了第一笔一万辆自行车的订单。订单签完后的第二天，贰百万的预付资金便打到青青鸟公司的账户上。这更让梅青不得不相信泉城工贸的实力了。

几笔生意合作下来，自行车的价格的确有所下调，但签单后预付货款的规矩却依然没有改变。岳明贵也果然找上门来，与梅青大闹一场之后，从此断绝了彼此的往来。这些都是梅青早就预料到的，所以心里早有准备，没费什么周折便顺利解决了。

泉城工贸的老总赵耀壮对青青鸟公司生产的自行车非常满意，因此特意从泉城来到卫城对青青鸟公司进行考察，当即便与梅青签订了长期的供货协议。

（七）

身高一米八，四十多岁的赵耀壮，一举一动都透着那种只有军人才有的气质。他那楞角分明略显消瘦的脸上长着一对剑眉，两只眼睛透着少有的干练与刚毅，尤其是他那极具磁性

的嗓音，说起话来有着不同寻常的感染力。

白莽河和梅青十分热情地接待了赵耀壮，并特意在假日饭店为其预订了高级的套房。

在欢迎赵耀壮的宴会上，梅青觉得生意上的话题谈得太多了，为调节气氛，她话锋一转对赵耀壮说：“我猜赵总此前一定是当兵的，而且肯定还是一个老兵。对不对？”

赵耀壮说：“梅老板好眼力，您从哪儿看出来的呢？”

梅青笑着说：“您的脸上不是刻着呢吗？”

赵耀壮摸了一下青吁吁的下巴说：“脸上刻了字？那我不成被充军发配的林冲了吗？”

在场的客人听后都哈哈大笑起来。

梅青笑着说：“赵老板，您太幽默了。来，我敬咱们最可爱的人一杯。”说着端起酒杯。

赵耀壮也端起酒杯对大家说：“不敢当，不敢当，那我就借花献佛，敬各位地主一杯。”

梅青接着问：“那您为什么不继续在部队发展呢？”

赵耀壮说：“部队是不养小不养老的地方呀，我们不退下来，年轻人怎么能上去呢？没有年轻人，部队哪还有朝气，哪还有战斗力呢？”

梅青笑了笑问：“有的人当了三年兵，喂了三年猪是真的吗？”

赵耀壮很诚恳地说：“是真的，作为一名军人，哪里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去，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吗。和平时期参加部队和国家建设，本是我们每个军人应尽的义务。”

梅青仍旧笑着问：“赵团长，您会打枪吗？”

梅青平时话很少，也从不跟人开玩笑，不知怎么搞的，见了赵耀壮后，她竟一反往日的矜持，不但话多起来，酒也喝得比往日多了。

白莽河觉得梅青喝多了，赶忙站起来岔开话题说：“咱们的这次合作，姚晶小姐功不可没。来，我们敬姚小姐一杯。”

姚晶站起来说：“谢谢白老板。不过我想告诉大家，我们赵总何止会打枪呢？他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呢，而且……。”

见赵耀壮咳嗽了一声，姚晶这才没往下说。

梅青听姚晶这么一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赵总，我只是跟您开个玩笑。来，我再敬最可爱的人一杯。”说着将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赵耀壮也向大家举起了酒杯。

赵耀壮在卫城住了五天时间，梅青陪着他转遍了卫城的名胜古迹。在这五天的时间里，梅青被赵耀壮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深深打动着，她如梦如幻般随赵耀壮行进在格拉丹冬苍茫的雪原，被孤独的朝圣者感动着、被牧女悠扬的歌声感动着；她与他面对着普罗岗日冰原月夜下狼群绿莹莹眼睛，目睹着狼吃狼同类相残血腥恐怖的场面；她陪着他穿行在中越边境的热带丛林中，躲藏在潮湿闷热的猫耳洞里，看着战友受伤后痛苦绝望的眼睛，在即将失守的阵地上，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大声向指挥部请求着“向我开炮”！在不知不觉中，梅青已经完全被眼前的这个男人所征服了。在赵耀壮即将离开卫城的那天晚上，她住在了假日饭店。

梅青猛然想到，自己怀的孩子是不是赵耀壮的呢？没错！肯定是他的。因为自己跟白莽河同床的时候，一向是很仔细的，绝对不会怀孕的。虽然自己和赵耀壮只发生了一次性关系，但情急之下却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这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呀！

（八）

吃过午饭，屋外又下起了雨。哑巴披着雨衣去了闸口，石奶拍着虎子睡着了。梅青躺在炕上像是要散架子似地一点力气也没有，稍稍坐起来一会儿都觉得头晕。她辗转反侧思考着该如何离开这里，去什么地方。如今筹不到钱，家是不能回了。虽然梅初喜已经向公安机关报了案，并请出青青鸟公司常年的法律顾问胡律师，代表公司就泉城工贸涉嫌诈骗一事向法

院提起了诉讼，但自己的人身安全仍然无法得到保障，这是因为案情错综复杂，是非曲直一时很难说清楚，说不定散件商早已把她告上了法庭。在这起因诈骗引起的连环案中，她既是原告又是被告。她一方面要逃避可能的通缉；一方面还要无时无刻地提防着沙皮。被公安局拘留还好说，一旦落入沙皮手里，那后果不堪想象。无论如何自己不能失去人身自由，否则青青鸟公司绝无转机的可能。此时，窗外时急时缓的雨声让整个屋子显得十分安静，恶劣的天气让梅青有了一种安全感受，想着想着她竟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梅青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发现炕上现铺了一张新的双人凉席，凉席上还放着一块新的毛巾被。梅青不由一愣，心想：“哑巴是不是想……不行！自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正在这时，石奶一撩帘子进了屋，见梅青起身下了炕，于是说：“快别动了，用什么？大娘给你拿。”

梅青站在地上摇摇晃晃地说：“我得走了。”

石奶问：“天都快黑了。你这个样儿，去哪儿呀？”

梅青说：“我不能再给您添麻烦了。”

石奶看了看梅青，说：“闺女呀，你这说得是什么话？谁没为难的时候呀。你瞧瞧，大娘看你是个干净人，特地让石头给你买来了这些东西。”

这时候，大黄狗在堤上叫了两声，石奶说：“快躺到干净的地方去，我去看看，可能来人了。”听说有人来了，梅青立刻紧张起来。

石奶来到院里，朝堤上望了望，没看到什么人，心里觉得很纳闷儿。老人觉得自己不会听错的，怎么就没见着人呢？她一边想着一边开始做晚饭。

大眼灯挨了一拳头，心里感到很窝火，回到家里还在琢磨这件事儿。一想起那身衣服，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心想：“哑巴媳妇都跑了，还洗她的衣服干什么？再说，那衣服也不像是哑巴媳妇穿的呀。”因此他想探个究竟。石奶出来的时候，大眼灯就躲在扬水站附近的庄稼地里。

吃过晚饭，石奶进屋点上蜡烛，然后关了前边的窗户，并找出一块破褥单子挂上当了窗帘。

梅青问：“天这么热，您怎么还关窗户呢？”

石奶说：“夜里风硬，你身子骨太弱，着了凉可不得了。”说完老人又找出一盘蚊香就着灯头点着后放在窗台上。看到小虎一直赖在梅青身边，石奶说：“大热的天，别老依偎着人，到奶奶这边来。”

小虎说：“不！我就挨着姑姑睡。”

梅青很喜欢小虎，觉得孩子住在荒郊野外，成年累月的见不到一个人，好不容易来了一个生人，难免会有新鲜感和亲近感，于是对石奶说：“没事的，就让他挨着我睡吧。”

石奶说：“那你可离姑姑远点儿，不许把脚放到姑姑身上。”见小虎点头答应了，老人这才吹灭了蜡烛。

哑巴在大堤上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琢磨着自己媳妇怎么跟人跑的，会不会也像自己救的那个女人一样，被困在什么地方回不来了呢？直到月上中天，哑巴才从堤上回到屋里，他躺在外间屋的草帘子上，听着耳边蚊子嗡嗡的叫声，根本就睡不着，于是摸出打火机，找到一小块蚊香点着后，插在耳边的墙缝里，过了好一会儿才睡着。

梅青躺在炕上一直没敢睡，一直听到哑巴在外间屋打起了呼噜，这才放心地闭上眼睛。

正所谓昼有所思夜有所梦。睡梦里，梅青接到堂兄梅初喜打来的电话说：“银行已经同意咱们用厂房、别墅和汽车作抵押贷款了。现在只等你回来签合同了。”

梅青立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开着心爱的奔驰小跑连夜往回赶，天不亮就回到了梅溪水岸的小别墅。

(九)

开了一夜的车，梅青觉得有些累了，她想洗个澡睡一觉，天一亮就去银行办手续。

梅青走进宽大的浴室，脱光了衣服，对着可墙的大镜子，仔细欣赏着自己美丽的胴体，这是梅青洗澡前所做的必不可少的事情。梅青仔细评判着自己乳房的丰满程度，审视腰腹臀腿是否生了赘肉，查看腋下和腿上生出的毛发。这一次，梅青发现自己的乳房好像比往常丰满了，乳晕和乳头的颜色也比原来深了许多。再仔细一看，自己的小腹也稍稍的有些隆起。梅青这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三个月没来例假了，肯定是怀孕了。想到怀孕，梅青不由得有些懊恼，怎么能在這個時候怀孕呢？梅青叹了口气，打开水龙头调好水温，站在喷头下面，温暖的泉水滋润着她的秀发和凝脂般的肌肤。从天而降的泉水，经娥眉过五官绕玉颈，像小溪一样淌过双峰对峙的峡谷，奔向一马平川的平原，汇入到芳草萋萋的沼泽，形成孕育生命的原始江河源后，分为两条承载和传播文明的江河。她闭着眼睛凭任那泉水化就的胡须在自己的双乳间肆意抚弄，渐渐的水流变成了电流，梅青产生了一丝丝快意。突然，梅青觉得有只手在抚摸自己的乳房。她睁眼一看，只见沙皮正光着身子笑着对她说：“这回你跑不了吧。”吓得梅青一激凌从梦中醒来，这才发现是小虎的小手伸到了自己的怀里。她轻轻移开孩子的小手，悄悄坐起来。梅青用手捂着咚咚直跳的胸口，过了好一会儿，才从梦中清醒过来。

听到窗外大黄狗汪汪的叫声，梅青起身撩起窗帘向外望了望，只见静谧的夜空中星汉灿烂，渐渐西沉的一弯新月挂在老树枝头。这时候，她突然发现有颗明晃晃的东西，在大堤上缓慢地移动着，像是两颗明亮的眼睛在窥视着院子里的情况。梅青立刻警觉起来，吓得她赶忙放下窗帘。此刻，梅青不由得想起了赵耀壮曾经向她描述的一段经历：“月夜下，无数只鬼火在旷野上不停地跳动着朝我们的车队迂回过来，这就是春天里饥饿的狼群。”她心想“这里怎么会有狼呢？狼在平原地区已经销声匿迹好多年了。不会的，绝对不会是狼的眼睛，狼的眼睛怎么会发出那么亮的光呢？一定是小手电发出来的光。要是那样的话，沙皮肯定发现自己了，正领着手下在院子外边伺机动手。不行！我得马上走。”这样想着，她悄悄地下了炕。

石奶也听到了狗叫声，看到梅青起身下了炕，问：“闺女，你这是干什么去？”

梅青说：“外边有人，我得马上走。”

“不会吧？”石奶起身撩起窗帘向外望了望说：“没有的事。要是有人说的话，大黄狗不这样叫，快上炕睡觉吧。”

梅青将信将疑地在炕下站了一会儿，听到外边一点动静也没有了，这才上了炕，又撩起窗帘向外望去，这一次她什么也没看到。

看到梅青不放心的样子，石奶说：“大黄狗厉害得很，就是来了人，也进不了咱的院子，你就放心吧。”

梅青听石奶这么一说，才重新躺下，但无论如何也睡不着了，只要一闭上眼睛，那两颗明晃晃的东西就会出现在眼前。……

(十)

自从和赵耀壮有了那层特殊的关系后，梅青一连接了泉城工贸的三笔订单。每次签单后，泉城工贸总是将预付货款准时打到青青鸟公司的账户上，充分显示着该公司雄厚的资金实力。为进一步方便业务往来，梅青还接受了赵耀壮让她们到泉城筹建办事处的建议。梅青也知道赵耀壮此举的另一层意思，那就是为他们之间的幽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不过梅青并没有亲自去泉城筹办此事，而是委派白莽河去了泉城，因为她实在不放心自己公司里边的事情。

在赵耀壮的帮助下，泉城办事处很快成立了。事实上办事处的成立对青青鸟公司并没起到什么作用。白莽河在泉城也没开展什么新的业务，他只是按照梅青的指示与泉城工贸签一下合同，负责货物收发和对一些有质量问题的产品进行调换及维修。由于每次签单的产品数量都很大，而且时间也很紧，梅青根本就没有去泉城办事处的机会。她明知白莽河在泉城无所事事，但还是没想把他招回来，因为自己心里已经有了赵耀壮，所以就容不下白莽河了。她时常想连夜赶往泉城与赵耀壮去幽会，但每一次理智总是战胜冲动，她毕竟是三十多岁的女人了，不能再像十七八的小女生了。

完成了第三笔订单业务后，正当梅青准备到泉城去的时候，她又接到了一笔更大的定单，要在三个月内生产出五万辆自行车，对于青青鸟公司来说，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调集散件的事情，就够梅青好好忙一阵子的。这时，梅青接到赵耀壮的电话，说他准备到欧洲去考察，问梅青有没有兴趣一起去。梅青知道，这绝对是一次浪漫之旅，但为了完成这么大额的一笔订单，她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在这样关键的时刻，梅青又一次用理智战胜了冲动，这便是一个成熟女人的标志。虽然赵耀壮对此表示很惋惜，但也没有过分强求，他说这样的机会今后会很多。

这笔订单签订后，泉城工贸的预付货款却迟迟没有到账，梅青一边忙着调集散件，一边让白莽河与泉城工贸进行联系，因为青青鸟公司账户上的二百多万资金，远远不能调集齐数量这么庞大的散件。白莽河回电话说，泉城工贸资金周转暂时出现了点问题，但他们答应很快就会将款打过去，让梅青先暂时想想办法。

梅青只能靠着签发远期支票，从散件商那里赊购大量的散件。一批批货物发出之后，泉城工贸却一直没有往回打款。梅青几次打电话让白莽河到泉城工贸去催款，得到的回答却总是再过几天就打款。没有办法，梅青只好给在欧洲考察的赵耀壮打电话催问此事。

接到梅青的电话，赵耀壮说：“最近公司资金周转的确有些困难，主要原因是有一批货物被扣住不能通关。我正在欧洲与有关部门进行协调，请你放心，货物一通关，货款立刻就会打到你们的账户上。”

梅青这才放心了，嘱咐赵耀壮要注意身体，并向他倾诉了自己的思念之情。

一晃三个月时间过去了，五万辆自行车已经全部发出，却一直没有收到泉城工贸的货款。梅青有些沉不住气了，她一边让白莽河到泉城工贸去催款，一边不断给赵耀壮打电话，但得到的回答仍旧是再过些天，货物通关后马上就打款。

这个时候，岳明贵的公司出事了。梅青是亲眼看着沙皮的手下用铁棍将岳明贵的大腿打折的，虽然不能确定岳明贵就是被泉城工贸骗的，但她还预感到事情有些不妙。眼看着自己开出的支票已经到期了，正当她心急如焚盼着泉城工贸汇款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白莽河有外遇的事情。

（十一）

梅青早就该听堂兄梅初喜的话，不让白莽河跟岳明贵在一起鬼混。

那天，梅青和梅初喜办事回来晚了，正遇上下午的交通高峰，梅青看到白莽河开着敞篷吉普从自己身边一点点驶过时，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可看到副驾驶座位上坐着的是姚晶，这才确信自己没看错。在此之前，梅青一直以为白莽河在泉城，看到这一幕，气得她真想从车上跳下去给白莽河几个嘴巴，然而她并没有那样做，不管怎么说，在梅溪自行车行业里，自己毕竟算个人物，她不能因此而坏了自己的名声。梅青很庆幸自己没开奔驰小跑来，不然早被白莽河发现了，她要看看白莽河到底去干什么。看看堂兄梅初喜没有注意到白莽河，于是梅青找借口下了车，让堂兄先开车回去了。

梅青从梅初喜的车上下来，上了后边一辆空驶的出租车。她用手机对着白莽河的吉普车

连拍了好几张照片，然后打电话给白莽河。白莽河在吉普车上一边接听电话，一边编着正在泉城某酒店跟什么人谈着什么业务的谎话，直气得梅青肺都快炸了。梅青从包中抽出几张百元大钞甩给出租司机说：“看好前面那辆敞篷吉普车，给我盯住了。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一千。”出租司机愣了愣神儿说：“姐，用不了那么多。”梅青看也没看他说：“开你的车！”出租车司机笑着摇摇头，心想：“这有钱人跟没钱人就是不一样，连喘气都不一样。”梅青一直跟着白莽河来到远郊一处漂亮的居民小区。吉普车和出租车一前一后停在一栋楼门前，姚晶拎着几个手提袋跳下车，等着白莽河去停车，然后两个人才手拉手进了楼道。梅青拍下这些情景后，对出租车司机说：“回梅溪水岸。”出租司机点点头，心想：“也难怪，能住在那里，钱肯定少不了，可日子过得也未必那么舒心。”梅青坐在车上通过手机对白莽河说：“莽河呀，在外边可要注意点身体，酒要尽量少喝点儿。我这里有几张有趣的图片给你发过去，你看看好不好看。”白莽河一个劲儿地说：“是、是、是，好、好、好！”梅青将所拍到的图片一张不落地发给白莽河，之后关了手机。

回到梅溪水岸的小别墅，梅青看到座机的来电显示上已经有七八个白莽河打过来的电话了，她没等电话铃声再响起就扯断了电话线。梅青很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通，但她没有哭，她不想像其他女人那样寻死觅活地闹得天翻地覆，用以寻求那些看似善意的同情。虽然自己掌握着白莽河致命的证据，但白莽河依旧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把责任推到她的一边。是的，梅青必须承认，白莽河有今天，自己的确是负有一定责任的，比如说，她不能容忍白莽河无度的性要求，每个月最多不超过两三次，而且必须是在她心情好的时候，为此不止一次伤害过丈夫作为男人的自尊；她有洁癖，从不跟丈夫同床而眠，以至连衣服和餐具都要分拿分放；最重要的是，他一直认为她没有生育能力，而不知道她一直再偷偷服用避孕药，致使结婚五六年间都没怀孕。另一方面，自从跟泉城工贸老总赵耀壮有过那次事后，梅青一直认为从传统意义上讲，自己也不算一个什么好女人。作为一个女人，她不想把这些事情抖落出去，让那些无关的人去评判是非。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财产分割问题。在这一点上，梅青是理智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的那种女人。

（十二）

梅青连夜将自己的财产列出清单，拟好离婚协议书。天一亮，她便给胡律师打去电话，并请来相关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员对青青鸟公司的财产进行了评估，几天之后就拟好了一份财产分割协议书。但令梅青没有想到的是，白莽河根本不同意她单方拟定的财产分割计划，他不要那座梅溪水岸的小别墅和公司的折价款，而是想要梅青一手创建的青青鸟公司，因为有姚晶这个大客户，青青鸟公司的产品销售不成问题，但白莽河一时又拿不出公司的折价款，因此才迟迟没有在财产分割协议书和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正当他们为此事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岳氏公司出事了。梅青意识到情况不妙，因为青青鸟和岳氏公司同是泉城工贸的供货厂商，而青青鸟公司发往泉城的五万辆自行车的货款也迟迟没有到账，随着账期的临近，散件商们纷纷拿着到期的支票找上门来。已经被白莽河搅得精疲力竭的梅青见此状况越发心烦意乱起来，迫不得已才只身前往泉城去催款。尽管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梅青还是没跟白莽河摊牌，她不想给白莽河任何机会。由于断了白莽河的财路，因此在去泉城的路上，白莽河的电话一个跟着一个，气得梅青一赌气才关了手机。谁知她这一赌气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其后果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梅青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如今泉城工贸已是人去楼空，找不到赵耀壮就要不回货款，摆在她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逃之夭夭，凭着现在手里的钱，从此隐姓埋名地过日子；一是坦然面对现实回去收拾自己的烂摊子，但需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和足够的勇气。因此一时让她很难选择。在梅溪自行车行业里有一种恶习，那就是，你坑我，我坑你，坑人的就是挨

坑的，挨坑的也是坑人的，恶性循环。其实，凭梅青现有的实力，倾其所有完全可以清偿散件商的欠款，但那样就意味着她将一无所有，多年心血将付之东流，她于心不甘；但一想到那些被坑得倾家荡产喝药上吊的商家，以及岳明贵被打断腿的情景，她又于心不忍于心不安。梅青正是怀着如此矛盾的心情，在两难之间苦苦地挣扎着。直到天快亮了，她才迷迷糊糊地合上了眼。

一觉醒来，梅青觉得好多了，看到自己那身衣服被叠得整整齐齐放在炕上，于是换下灵妹子的衣服，穿上了自己那身衣服。梅青发现自己的衣服虽然不能水洗，但石奶用水洗过之后并没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听到窗外石奶吓唬小虎的声音，她起身摘下窗户上的破褥单儿，看到小虎正在灶台前执拗地偏要帮着奶奶烧火，一旁的大黄狗正歪着头摇着尾巴看热闹。这宁静祥和的情景，令梅青感到羡慕不已，心想“什么时候自己要是能过上这样的日子该多好呀。”

吃过早饭，哑巴去了三里河，一直到晚上才回来。一进门他就拿出一张寻人启事给石奶看。石奶接过寻人启事，见上面的照片是梅青，不由一愣，再看启事上，除了对梅青的外貌特征进行描述外，还在最后郑重声明，有知其下落者，可得十万酬金。石奶看了看哑巴问：“你跟对方联系了吗？”见哑巴摇了摇头儿，石奶走进屋里把那张寻人启事交给了梅青。

梅青接过寻人启事一看，吓得她目瞪口呆，起身就要走。石奶见状忙说：“现在还不知道你在这儿，你想好再走也不迟。”梅青将信将疑地看着石奶。石奶说：“你要是信不过我的话，你现在就走。”听了这说，梅青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十三）

听着大淀里此起彼伏的蛙鸣，梅青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连哑巴在屋外咳嗽的声音，都让她感到有些心惊肉跳。她知道沙皮就在附近的村子里，一旦得到消息立刻就会追来。一直到后半夜，什么事都没发生，梅青极度紧张的情绪才稍稍放松了一些，这说明石奶虽然穷但并没把钱看得有多重。看看身旁祖孙二人熟睡的样子，梅青突然觉得自己很愚蠢，虽然这些年自己一直在努力，但是却忘了初衷。过去没钱的时候，总以为有钱了就会幸福，可有钱以后就幸福了吗？与其为了钱躲躲藏藏提心吊胆地活着，还不如像石奶一家人这样，虽然贫穷却活得安心。在这样的心理驱使下，梅青终于作出了“回家”的决定。

梅青计划了两套办法，一是用公司的厂房和设备作抵押向银行进行融资，先度过难关再寻求新的转机。二是直接卖掉自己的汽车、别墅和公司来还债，从此以后安心过自己的日子。这样想着，她从小包里拿出关了好几天的手机。梅青先是给梅初喜打了一个电话，她想了解一下公司现况，但是梅初喜的手机关机。梅青预感到公司的情况比想象得还要糟糕，不然梅初喜是不会关掉手机的。于是她又拨通了胡律师的电话，可是对方的电话还没接，自己的手机就没电了。看来没有办法，只有明天回去再说了。有了这种想法，梅青的心里轻松多了。她实在是太虚太累了，紧张的情绪稍一放松立刻就睡着了。

听到大黄狗疯狂的叫声，梅青猛然间从梦里醒来，这才发现已是天光大亮。她起身撩起窗帘朝外望去，只见一辆捷达轿车停在院外的大堤上，车门一开从上边冲出几个人。梅青一看事不好，翻身下炕进了泵房，从后门绕到院外。

此时，大眼灯已经领着沙皮冲到院门口，见大黄狗挡在门口，沙皮举起双管猎枪就是一枪，大黄狗应声倒在地上。哑巴一看有人开枪打死了大黄狗，随手抄起院里的一把铁锹扑过来。看到哑巴抡着铁锹扑过来，沙皮举起猎枪就要打。大眼灯一看要出人命，吓得他赶忙上前去拦哑巴，只听咣的一声枪响，大眼灯的脑袋便开了花。见哑巴并没被震住，仍旧举着铁锹扑过来，沙皮本想再开枪，可枪膛里仅有的两颗子弹已经用完了，没等他再做反应，哑巴的铁锹便落到了他的光头上。

梅青在院外听到一声枪响后，知道事情不好。她悄悄绕到院子前边，发现停在堤上的汽车里即没熄火也没人，于是趁着乱劲儿迅速朝堤上跑去。梅青钻进车里三把两把调转了车头，刚踩下离合挂上档，就又听到一声枪响。她连头都没回，一脚踩下去，汽车便沿着中泓堤飞奔而去。

一见大眼灯的脑袋开了花，沙皮也被哑巴拍躺了，汽车还被人开跑了，沙皮带来的几个手下慌了神儿，一看哑巴又挥着铁锹追过来，便纷纷四散奔逃。

梅青径直来到附近的加油站，向当地警方报案后，便驾驶着汽车朝着卫城方向而去。

三里河派出所接到报警后，立刻出警，十几分钟就到了扬水站，随后广泽地区刑警大队的干警们也赶到了现场。

大眼灯死了，沙皮判了。

哑巴始终没说话，依旧把扬水站当家。

十月一个无风的午后，梅青开着自己那辆红色的奔驰小跑，像一团跳动的火焰一样，沿着黄叶遍地的三里河大堤，缓缓地朝着扬水站驶来。远远的，她便看到了那几间破房子。

(责编:孙玉茹)

找 乐

杨振关

老张局长手气坏透了，抓一把是臭牌，抓一把是臭牌。这把好容易抓了四个会儿，心想运气来了，和把大的吧，牌刚出手叫对家给碰走，和了个没会儿杠上开。老张局长气得哗啦把牌一抖，起身说：“不玩了不玩了。”

老张局长刚刚从局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不当局长了才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吃饭不香了，睡觉不实了，到医院一检查血压也上去了。他来老年娱乐厅玩儿牌，输赢倒没怎么放心上，目的是为散心火找乐儿，哪里会想到塑料做的麻将牌也瞧人下菜碟。他当局长那会儿，时不时的也跟部下玩玩麻将，手气却从来没有这样臭过，再瞎的牌最后也是他和的时候多。这里怎就不行了呢，难道这也和在职不在职有关？老张局长也不管同桌牌友的劝阻，大衣往肩上一披，悻悻地出了娱乐厅。

从一大早开始的西北风这时似乎更大了，路旁脱了绿装的树枝在风中摇曳，天地一片昏黄。老张局长往左右看看，没见到那辆他坐惯的奥迪车，掏出手机刚要给司机挂电话，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退下来了，不免涌起一股深深的失落感。他想打个车回家，可满街跑的都是连个牌子也没挂的三蹦子，坐这样的车万一路上遇见个熟人，这张老脸往哪搁呀，索性劳动两条腿，好在离他住的公寓楼并不很远。

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沿着便道往右拐下去没几步，老张局长蓦地愣了一下，他瞅见了自己那辆熟悉的黑色奥迪车，在娱乐城门前的车群中格外地耀人眼目。无疑这是在等候他的继任者。老张局长在职时也曾坐车光顾过这里。那是他下属公司的一个老板酒后请局领导们散散心火，乐呵乐呵。那次老张局长玩得很开心，直玩得浑身的酒气都随着汗水排出体外。后来得知，那天晚上下属老板为他们几位局领导每人支付了近千元娱乐费。这样的找乐对老张局长来说不会再有了，当然他要是自己掏腰包的话还是可以的，上千块啊，还甭说去，想想都觉得小刀子割肉般疼得慌。不过老年娱乐厅他也不想再光顾了，哪里是找乐，纯粹是找病。他觉得血压又在升高，胀得额头昏沉沉的。

老张局长加快了脚步，他想快点回家，提前把降压药服下。呼啸的北风一点儿没有减弱的迹象，遗落在地上的塑料垃圾袋在狂风中上下翻飞，有些挂在树枝上，小孩尿布般抖个不停。这时，老张局长发现，路旁的水沟边，有位驼背老者，站在一棵粗壮的槐树下，正用手

里抓着的丈把长竹杆挑起树枝上的塑料垃圾袋。由于年龄的关系，加上呼呼的北风，老人显得很吃力。他从竹杆上取下被风撕扯成碎片的垃圾袋，像个得胜者似的一边还喃喃自语：“又逮住一个。”老人把垃圾装进身边一个大的蛇皮袋里，紧接着又奔向下一个目标。老张局长觉得老人有点面熟，仔细一瞧不由得吃一大惊，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的老人怎么会是诸葛大爷呢？诸葛大爷是他的前任，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局长，儿童团长出身，打过日本鬼子，在职时没人叫他局长，都尊敬地称他一声诸葛大爷。

老张局长几步走过去，不明就里地问一声：“诸葛大爷，大风天的，您这是干什么呢？”

老人从竹杆上摘下垃圾袋，扭脸瞅见是老张局长，笑笑说：“找乐呢。”

“什么，找乐？”

“是啊。”老人指了指身边鼓囊囊的蛇皮袋子，又指向河边几棵树，“把这些消灭掉，袋子就满了，给采购站送去，还能换回三五块钱呢。钱多少还在其次，主要是活动了腿脚，舒展了筋骨。老话讲人活七十古来稀，你看我八十有六了，耳不聋眼不花，吃核桃不用砸，牙一咬就碎。县医院去年盖起的门诊大楼，一年多了吧，我不知道大门朝哪面开。”老人像发现了敌情，说着话竹杆往上一挑，拦截住半空中随风飞舞的垃圾袋，上前一把抓住，孩子似的咧开嘴巴，“我看你还往哪儿逃。”老人将战利品放进蛇皮袋里，这才又对老张局长说：“听说你也退下来了，也好，人总是要走到这一步的。退下来身子自由了，但万万不可在家闷着，生命在于运动，要自己给自己找点乐趣。你看我多乐呵啊。”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老张局长还是第一次看见有这样自己给自己找乐的。

(责编:朱新民)

芙蓉花开

马敬福

(一)

他不爱养花，他什么花也养不活。

虽然不爱养，但他却爱看。每到鲜花盛开的季节，他总会一个人溜达到公园里去看花。尽管他叫不上那些花的名字，但他能欣赏那些花的美。

他是个审美观很强的人。

他的家在中医院对过，一栋六层的筒子楼。他住五层，临街。每天早晨7点，是他在阳台上做操的时间。这个时间，马路上的人都急急忙忙赶着上班，而他，刚好下夜车，准备吃完早餐睡觉了。

他是个写手，昼伏夜出。

他喜欢这样。他说，白天家里没人，他睡得安静，晚上人人都安静，他憋得出灵感。

这天早晨7点，他照例打个哈欠，关掉电脑，伸着懒腰来到阳台上，一边做操，一边面对面的马路上看。他每天都这样看，那些疲于奔命的面孔他都看腻了，根本吊不起他的胃口。

可是今天，他的胃口想不吊起来都不行。因为他已经被一个人吸住了眼球。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花一般的女人。一条翠绿的裙子在大腿上飘摆，是花枝。一件前卫的白上衣在风中舒展，是花瓣。一张俊俏的脸白里透粉，是花蕊。一头乌黑的长发飘在脑后，是花蝶。

他看呆了。他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女人。他的眼球粘在女人身上，跟着她在人群里飘，

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几个仅有的花名从脑袋里跳了出来。牡丹？玫瑰？百合？茉莉？芙蓉？对了，就是芙蓉，晶莹剔透，清纯欲滴！

他忘了做操，一直盯着她走进中医院大院，消失在大楼里。哎，真扫兴，还没看够就不见了。

他叹着气走进饭厅，胡乱吃了口妻子做好的早餐，便一头扎进了卧室。

（二）

放在往常，他只要脑袋一沾着枕头，马上会鼾震四壁。可是今天，他却怎么也睡不着了。眼皮像抹了 502 一样粘得很紧，脑子却像坏了开关的破收音机唔哇乱叫。女人，芙蓉花，芙蓉花，女人。就这两个台，翻来覆去地唱，吵得他叽哩咕噜在床上翻滚。

他终于熬不住了。跑到洗澡间冲了一个凉水澡，让自己的神智接近清醒状态，然后穿上衣服，赶场似地冲下楼。他还得去看看那个女人。

中医院门口有一张长椅，他拿张报纸坐在那儿，等着那个女人出来。

时间从他身边溜走，困倦爬上脑门，那个女人却一直没有出来。他熬不住了，报纸盖脸歪在长椅上有滋有味地打起了呼噜。

哎，醒醒，收椅子了！医院保洁大娘用扫帚捅他脑袋，把他从遥远的地方捅了回来。

他迷迷登登站起来，看着保洁大娘把椅子搬走，才知道自己睡了很长时间。看看医院大门，医生护士都在往外走。噢，中午下班了。

他摇着头刚要往家里走，眼前突然闪过一道亮丽的光芒。是她，她出来了！白色的上衣，绿色的长裙，没错，就是她，花一样的女人！

他的眼神饿狼般扑过去，揪住了她的后背，两腿牵线木偶似地在她后面缓缓移动。

我这算不算跟踪啊？应该不算，我开了一夜破车，又睡了那么长时间，现在是散步。哈，散步！

他尽量调整着心态，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尽情地欣赏着她的走姿和她身体的后半部分。这后半部分也美得很。乌黑的长发，细细的腰，渐宽的脊背，肉感的臀部，修长的大腿，玲珑的脚丫……如果没有衣服和鞋子包裹，一定是又细又滑，摸上去就让人心痒，让人……啊……他陶醉了，皮肉扯得身子七拧八拐。

当啷啷！一阵自行车铃声从他身边闪过。嗨，走路注意点，撞着你算谁的？都老年痴呆了还出门，真是的！骑自行车的人摇铃而走。

嘿，真可气，谁老年痴呆呀？他站住，怒视远去的自行车良久，待回过头时才发现，花一样的女人不见了！

（三）

自从近距离欣赏了她的后半部之后，他就像害了相思病一样每时每刻地想着她。他想，他是爱上了那个女人。为这，他曾自责过，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怎么还能去爱不是妻子的女人呢？他警告自己不要去爱那女人，可他做不到。

做不到就不要做，爱就爱吧，况且也只是在心里爱爱而已，就像一个人爱一株花，不会伤害谁。他这样开导自己。

相思的日子难过，单相思就更加难过。对他来说，更加难过的还不止是单相思，还有遗憾。他只近距离欣赏了她的后半部，前半部还从未欣赏过。他想，前半部一定比后半部更好看。高耸的前胸，平展的小腹，白皙的脖颈，粉红的面颊，含情的眼睛，噢，想一想他都醉了，如果再让她仔细看看，好好品品，他一定会中毒身亡。

就是死也要去看！他铁定了心。

通过几个铁杆儿拐弯抹角的打探，他掌握了她的基本情况。

姓名：不详。

年龄：不详。

婚史：不详。

是否生过孩子：不详。

文化程度：不详。

家庭住址：不详。

工作单位：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工作地址：市中医院颈椎科门诊。小注，门诊是承包性质，自负盈亏，期限一年。

从铁杆儿的电话里记下这一连串的内容，他的眼里荡起层层秋波。看来她是从省城来的，在中医院包了一间病房开颈椎科门诊。虽然她只承包了一年，但对他来说，一年已经足够了。他只想近距离地欣赏她，并没有别的奢望。就像一个人欣赏一株美丽的花，花期虽短，但爱意久长。

（四）

颈椎科门诊在中医院三楼。他敲门进去，屋子里只有她。

她从桌子后面转出来，两只大眼睛一闪一闪地看着他，冲他点头微笑。

他本来是专程看她的，但当他接触到她那闪动的眼神时，他的心一下子就敲起了鼓，眼睛也再不敢向她那边看，但低着头说话，他又觉得不礼貌，便强作镇静，眼睛在房顶墙壁上游移。这里治颈椎病吧？他说。

是啊！她的笑容更加灿烂，可惜他没看着。我是用中医理疗的方法治颈椎病，效果很好的……

他站在那里倾听着，欣赏轻音乐一般。她的声音真好听啊，像高山流水，清澈见底。他闭着眼睛摇头晃脑，音乐里的内容一点没听清。

先生，你有颈椎病啊？她站到他对面，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

他猛地缓过神来，眼睛在她脸上飞快地一闪，就像一个大烟鬼偷偷吸了口鸦片。啊——好爽！

你到底是不是颈椎病啊？她看着他扭动的身子，开始怀疑他是不是癫痫。

啊？颈椎病？差不多，我总在电脑前打字。他稳住身形揉脖子。

那你拍个片子去吧，我看看你病到什么程度，也好确定治疗方案。她看着他的脖子，暗解颈椎病与癫痫之间的关系。

到哪里去拍？他又猛地吸了口鸦片，见她目光转来，赶紧把烟枪似的眼睛调向别处。

就在那边，楼道拐角，放射科，看见了吗？她站到门口，手指向楼道的尽头。

他跟了过去，眼睛没看她手指的方向，而是盯着她的额角、耳根、脖子、锁骨和锁骨下面的一小方。啊，好嫩好光啊！

看见了吗？她又问了一遍。

看见了，看见了。其实他什么也没看见，怕她发现掉在她胸脯上的眼睛，连忙把头伸向一个不确定的目标。

那好吧，你去吧，我等着你。

她向屋里走，他往屋外走。

十几分钟之后，他把片子交给了她。

她看了片子，说他的颈椎病不重，热敷按摩一个疗程，10天就可以了。她给他开票，

让他交钱，200 元。他掏钱，可把身上掏了个遍，也没掏出一分钱。他身上从来不装钱。

她微笑着走到他跟前，手搭在他后背上，没关系，我先赠送你一天，明天你再把钱带来，来，躺下热敷吧。

噢。他点头，身子跟着她的手，顺从地躺到了病床上。

（五）

转眼半年过去了。他每天都到她那里去热敷、按摩，他和她已经很熟悉了，再没有初次见面时的窘态。当然，这是他用钱买来的。每天 20 元，半年时间，他花掉了一个多月的稿费。但他觉得值。不用说她还给他热敷，给他从头到手的按摩，就是让他跟她面对面地坐上半天，花 20 块钱都值。

她太美了，美得让他不顾一切。

在没来她那之前，他还真感觉脖子有些不适。自从来了她那之后，他觉得好多了，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她的热敷、按摩起的作用。不管什么作用，反正他一到她那里，身心就觉得格外的好。

他有时也动过邪念。在她站在他胸前给他按摩头部的时候，她高耸的前胸总是在他面前跳动，她那特有的，花一样的香气总是冲他扑鼻而来，他眼睛盯着她身体的某一点，总想伸手将她抱在怀里。但是他没有，他想一想就心跳得不行，他怕自己的举动会震怒她，使他永远失去这么近欣赏她的权力。

他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在动邪念的时候，他就和她聊聊天。他知道她是省医大附属医院的实习生，今年 25 岁，还没有结婚，她来这里，只是宣传她的主攻课题——中医理疗根治颈椎病法。她是个很要强，很自信的女孩，她要用实践让医学界认可她的理论。他经常鼓励她，说她能行，一定行。她问他为什么，他不答。但心里告诉她，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万事如意。

突然有一天，他在鼓励她的时候，她好久没有说话，按摩他头部的动作也渐渐缓慢下来。他还在那里说着，却发现冰凉的东西不停在落到他脸上。是泪水，她哭了。

你为什么哭了？我说得不对吗？他声音柔柔地，没有抬头。

她猛地揽住他的头。是的，你说的不对，我失败了，来这里半年多了，你是我的第一个病人，也是唯一的一个病人，尽管我贴了那么多广告，可没有人相信我，我知道，其实你的颈椎病早就好了，可你还天天到我这里来，我了解你的那份情，我知道你的那份心，你是为了安慰我，鼓励我。她泣不成声。

噢。他猛地站起身来抱住她，脸颊摩擦着她的泪水。鼓励你是次要的，我天天来就是为了看你，你太美了，我无法控制自己，我爱你。他鬼使神差地跟她说了实话。

她愣怔片刻，突然勾住他的脖子，深深地吻了下去。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他无法形容，像腾云驾雾，又像置身万花丛中。他觉得他正在一点点被她融化，只有和她浑然一体才能使他再生。

他们缠绵着歪倒在病床上，他千百次邪念中的事情瞬间就要发生。可是他停住了。他整好她的衣服，让她端坐在病床上，他仔仔细细地看，像看一朵鲜艳的芙蓉花。他眼圈湿润，声音颤抖，对不起，你太美了，我不能破坏你的美，我要把你牢牢地记在心里。

她走过去依在他怀里，含情脉脉地看着他，我明天就要回省城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爱。她一指窗台上的一盆芙蓉花，我叫木芙蓉，我喜欢芙蓉花，这盆芙蓉花就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他托起她的脸，轻轻吻了一下，好吧，我会好好待她。

(六)

他不爱养花，他什么花也养不活。

可是这次，他却奇迹般地把芙蓉花养活了。

那盆芙蓉花就摆在他的窗前，他每天浇水、施肥，精心呵护。

每当秋天到来，洁白的芙蓉花竞相开放，他总会伏在花前，闻着花香，吻着花瓣儿，深情地想念她……

(责编:李蔚兰)

香 火

赵光平

离家越近，红菱的心越紧，而杨槐却枕着她的腿蜷缩在汽车座位上睡着了。两天来，红菱没敢正眼看过他。现在他闭着眼睛，红菱才仔细打量着他，半年没见，他似乎老了五六岁。都是因为自己，红菱的心里一阵绞痛，又低头看了看杨槐的脑袋倚靠着自己微微隆起的肚子。心想，不说不行了，是离是散就听他发落了。想到这里，两行热泪流了出来，她怕眼泪掉下来砸到杨槐的身上，弄醒了他。她赶快抬起胳膊用衣袖擦干了眼泪。没想到这个小小的动作还是惊动了杨槐，他睁开了眼。红菱赶快把眼睛转向窗外，杨槐揉着眼睛坐了起来问她：“快到了吗？”“不知道。”她听出自己的声音有些发颤。“你冷吗？”杨槐说着来摸她的手：“不凉呀。”“我不冷。”她把手抽了回来。

她突然下了决心似的说：“我不能跟你回家。”“为什么？”杨槐诧异地问。“你不嫌弃我？还能像过去一样？”红菱盯着杨槐的眼睛，杨槐迟疑了一下：“只要不让外人知道这件事，咱们就还像过去一样过日子。”红菱一把抓住杨槐的手，抵到自己的胸口上，流着泪说：“你对我太好了，可是瞒不住了，我怀孕了。”“什么？”“四个月了。”杨槐抽回自己的手，咚地一下捶到了前座的后背上。前座男人正在睡觉，惊恐地站起来，嘴里叫着：“出什么事了？”杨槐又接二连三地捶打着。那男人明白过来，看着杨槐：“干什么？”杨槐瞪着眼睛不说话，倒是收住了手。“你凭什么打人？”“我就打你了，怎么着？”“打人就不行。”前座人摆出一副要动手打人的架式。售票员是个中年男人走过来劝架了：“两位，都消消气，出门在外的，谁都不容易。能坐在一辆车上就是缘分，都看在我的面子上，算了吧。”售票员说着把前座人摁回到座位上，又往前走去。杨槐手抖抖地伸到衣服口袋里，摸出一盒烟，抠了半天，抠出一支，用嘴叼住，又摸出打火机把烟点着，狠狠地吸了一口。售票员闻到烟味，回身走过来：“您把烟掐了吧，车上不能抽烟的。”杨槐又狠狠地吸了一口：“我就抽了，你怎么着吧？”“您得为大伙想想，你一个人舒服，让别人遭罪，这不合适吧。”“我遭罪找谁说去。”售票员也急了：“谁睡了你的老婆你找谁拼命去，在这嚷嚷，算什么男人？”“我他妈就找你拼命了。”“哎，这哥们有意思呀，我又没把你老婆肚子搞大，我跟你拼得着吗？”杨槐不再说什么而是一拳打过去，售票员也不示弱，也是一拳打过来，两个人扭打起来，旁边的人都站起围过来看热闹。汽车嘎地一声停住了。

红菱看着鼻青脸肿跌坐在地上的杨槐，去意已绝：“这半年，我就想着逃跑，想回家。就没想到，我是个不干净的女人了，回家只会带给你耻辱。我不能跟你回去，你自己走吧。”杨槐带着哭腔说：“苦苦找了你半年，我都不敢想你会怎么样，怕就怕这个，你还真让别人睡了，还弄大了肚子。他妈的，我想杀人。”“那就杀我吧，死了就干净了。”红菱说着大滴的泪珠又滚落下来。“想死？自己跳河去。”杨槐指着不远处的大河。红菱看了他一眼，眼

睛里全是绝望，真的向河边走去。杨槐丧气地垂着头，僵死一般地一动不动。红菱大步向前走着，心里默念着：死，死吧，死了就一了百了了，是他让自己死的，总算对他有个交待了。

泥塑般的杨槐眼睛却是活的，在不停地转动，突然无神的眼睛冒出了亮光，一拍脑门，追了上去。

没有亮灯，没有窗帘，深秋的月光直照进来，有些清冷。这是一间堆放杂物的房间，墙角放着一张单人床。红菱穿着衣服缩着身子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心事。直到她听到另一间屋里，传来杨槐响亮的呼噜声。她起身下床，没有穿鞋，蹑手蹑脚地来到杨槐的房间，轻轻地拿走他床上的半瓶酒和半塑料袋花生米。看他睡得死猪一样，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红菱就打开灯，看着自己离开半年的家，到处是乱糟糟的，就动手收拾起来。先把杨槐到处乱扔的脏衣服，收拾到外面的盆里泡上，接着扫地擦桌子。到处都擦洗干净了，就坐下来抱着大盆洗衣服，洗一遍，过两遍，又都搭在了外面的晾衣绳上。红菱看了看满天的星星。心想，尽管现在是黑夜，天一亮就会出太阳的。接着又收拾院子，把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到柴房里，院里干净了，又回到屋里动手给杨槐做早饭。看看家里能做饭的东西，只有几样杂粮，熬粥吧，杨槐最爱喝八宝粥了。又耗功夫，等粥熬好了，杨槐也就该醒了。随着粥的香味从咕咕嘟嘟冒泡的锅里飘出来，天也亮了。

杨槐穿衣出来，看着眼前的一切，得意地笑笑：“还是媳妇在家好呀，起来就有饭吃。”“我给你倒洗脸水。”红菱说着拿起暖壶，把热水倒到脸盆里，又舀上凉水，用手试了一下温度，不凉不热，把脸盆端到杨槐面前。杨槐洗过脸，红菱又把毛巾递过去，杨槐擦干净脸，红菱接过毛巾。杨槐坐到桌子旁，红菱端上粥，又端上一盘咸菜说：“家里没别的了，你凑合着吃吧。”杨槐吃了两口，看看站着的红菱：“还站着干吗？吃饭呀。”红菱在衣服两侧抹了一下手，坐了下来。

吃饱饭的杨槐看着家里一切都亮堂堂的，再看看红菱还是水灵灵的样子，面带喜色说：“还是你在家好呀。”说着来拉红菱的手，红菱的心跳起来，仿佛他第一次拉她的手似的，红菱低下头，杨槐又解她的衣服，她放下手中的碗筷，被杨槐拉进屋放到了床上。红菱比新婚之夜还紧张，她觉着自己现在的身子太丑了，不敢暴露在杨槐面前。杨槐饿狼一样扑上来，根本没打量她的身子，这才让她松了一口气。之后红菱依偎在杨槐的怀里试探地说：“我把孩子流了吧，咱们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嗯？”杨槐心不在焉的样子。“咱们结婚四年，我都不怀孕，就想着是我有毛病，那天晚上你喝醉回来，说你没孩子没面子，正好电视上播一个治不孕症的广告。我就想到城里那医院去看看。没想到在车站遇到了亮子表姐。她说带我去看病，结果就把我卖到大山里去了。”“什么？亮子表姐卖的你？”杨槐一下来了精神。“是呀。咱们到派出所告她吧”“你傻呀，一告人们就都知道你被拐卖的事了。咱不告他们，跟他们私了，他们不是把你卖了6000块钱吗，咱怎么也得要这个数。”“要钱？你把我当成什么了，妓女吗？”红菱说着挣脱了杨槐的臂弯。“我老婆让别人睡过，我的心里总觉着跟吞了苍蝇似的。”我当时不是被锁着吗？不是逮着机会就逃出来了吗？“那你的身子也脏了。”红菱噌地坐起来穿衣服：“你干什么要把我追回来，不如让我死在外面算了。”杨槐看着红菱微微隆起的肚子，一脸的嫌恶。红菱穿上裤子和上衣，拿着袜子就下了床，离开杨槐的卧房，回到自己屋。

二

几天来杨槐对红菱爱答不理的，吃过饭骑上自行车就走，问他去哪也不说。本来红菱听了杨槐的话，放弃了告发的想法。可是杨槐的态度又使红菱的心思活动了，她偷偷地到亮子家要了亮子表姐家的地址，回来的路上，心里一直犹豫不决。本来村里人不知道我被拐卖的事，如果我一告发，人们都知道了，自己也没脸见人。可不告，也难咽下这口气呀。肚子里

的孩子怎么办?杨槐跟他妈妈说我们在城里打工时怀上的,看来他想要这个孩子,他太好了。尽管这几天那样对我,他心里委屈呀,是我对不起他。

红菱走着走着,似乎觉着后面有人跟着自己,她一回头,看见一个粗壮的中年男人,啊,鲁四代。吓得红菱撒腿就跑,直到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实在跑不动了,才抱住一棵树停了下来,捂着胸口喘大气。鲁四代气喘吁吁走过来。红菱用手指着他,示意他不要靠前,但说不出话来。鲁四代说:“你别跑了,我不过去,孩子要紧。我就住在邻村,总算找到你了。”红菱的气已经能够接上问道:“你找我干什么?”“你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找你跟我回去呀。”“你休想,我逃出来,怎么会跟你回去?”“我娶你花了6000块钱,现在你肚子里怀着我的孩子,我们鲁家四代单传,就指望你肚子里这个孩子延续香火哪。”“要孩子?你做梦,在你家那半年,你关着我,锁着我,不让我见人,我怎么会给你生孩子?明天我就到医院把孩子做掉。”鲁四代急扯白脸地说:“你不跟我走,我认了,孩子千万要保住,为了孩子,我为你当牛做马都行。”“用不着,你跟我没关系,跟这孩子也没关系。”“怎么没关系?明明是我的孩子。”“是我被强奸怀上的,你是强奸犯,走,跟我上派出所认这个孩子吧。”红菱说着上前拉鲁四代。鲁四代甩开红菱的拉扯:“我不去,你干吗这么说,除了不让你出门,我对你不坏吧?”“坏不坏,你说不算。你走,离开这儿,要不,我就叫人把你抓起来。”“我就走,你可千万要留着孩子呀。”说着鲁四代一步三回头地走了。望着他走远了,红菱才急匆匆往回走。

红菱惊魂未定地走回家,要不要告诉杨槐?鲁四代再来纠缠怎么办?进屋见到杨槐在家,她鼻子发酸,眼睛发潮,就想跟杨槐说,杨槐眼睛看着电视连看都没看她一眼,红菱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明天我要进城去。”“干什么去?上次就是在城里丢的,忘了?”杨槐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到医院把孩子做掉。”杨槐惊愕地看着她:“你疯了?”“这孩子跟你又没有关系,留着只是耻辱。”“不能做,留着是跟他们要钱的证据。”“要钱?你去城里找那女人啦?”红菱说着摁了摁口袋,那里面有那女人的地址。“没找到,过两天我还去。卖了我老婆,不给钱,没门。”红菱犹豫了一下说:“买我的那个男人来了。”杨槐顿了一下:“嗨,这天下还真有不要命的,他还敢来送死。好,我正等着他呢,他在哪?我现在就去找他。”“找他干什么?打他还是告他?”“打他告他,都便宜了他,跟他私了,是他睡了我老婆,得给钱。”“钱,钱,钱,你就知道找人要钱。”“要钱怎么了?是我该得的。”红菱恨恨地说:“明天我就把孩子做掉,看你找谁要钱去?”“你敢?反了你了,臭婆娘。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破烂货,也就是我,好心收留你。要不你这样的女人只配去当妓女。”“我去当妓女,你从后面收钱,当活王八呀。”杨槐一个巴掌打过去,红菱也还了一下,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红菱故意用肚子去撞杨槐,撞了几下,杨槐明白过来,停住了手。红菱却还一个劲地撞着。杨槐抱住她,任凭她捶打着。

红菱浑身疼痛,躺在冰冷的床上,仿佛掉进了冰窖里,外面那个男人,家里这个男人都让她冷到骨髓。这样活着还不如死,地震吧,砸死我得了。没想到杨槐带着笑容走了进来:“起来,吃饭吧。”红菱闭着眼没理他“咱都别闹了,好不好。你看,咱结婚好几年也没孩子,现在好不容易你怀上了。我就当是亲生的一样,以后咱们三口安安生生过日子。我也不再提过去的事了,行不行?”

红菱噌地坐了起来,转过身,跪在床上,盯着杨槐:“你真是这么想的?”杨槐迟疑了一下:“是呀,过去半年到处找你的时候,我就想,无论你怎么样了,我都会好好待你的。可是知道你真的跟了别的男人,我心里又受不了,才会跟你发火。”

红菱的眼泪流了出来,用膝盖跪着走到杨槐面前,抓住杨槐的手泪眼模糊地看着他:“我都这样了,你还带我回来,我心里感激着哪。你发火我也不怪你,今天你这么说,我更觉着对不起你了。以后怎么着,我都会死心塌地地跟你过日子的。”杨槐却放下红菱的手说:“吃饭吧。”

第二天杨槐吃过饭又骑上自行车走了。红菱开始收拾屋子，嘴里哼着小曲，心情从来没有这么舒畅过。就在她外出倒垃圾再进屋时，突然发现鲁四代手里提着两兜东西，正站在屋子里冲她笑。“你，你怎么又来了？非得逼着我告发你吗？走，跟我上村里治保会，让他们送你去派出所。”“我不会害你的，就想看着你把孩子生下来。”“你来抢我的孩子？”红菱警觉起来。“来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媳妇没落着，孩子总该是我的吧，一看到你，心就软了。等你生了，看上一眼我就走。别生气，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这是我给你买的营养品。”鲁四代说着把一兜苹果和一兜奶粉放到了桌子上。“我不要，你拿走。”红菱说着一挥手把那兜东西推下桌子，掉到地上。鲁四代弯腰拾了起来，又递给红菱：“我是真心给你买的。”“我恨你，不会要你的东西的，你死心吧。”“我是死心了，不敢想让你当媳妇了。”“对孩子也死心。”

正在这时婆婆一脚闯进来：“红菱，我给你送来了点儿核桃，都说吃这个孩子脑瓜好，哎，这是谁呀？”婆婆疑惑地打量着鲁四代。红菱吓得张着嘴说不出话来，鲁四代手里的东西叭嗒掉到了地上，他一转身跑了出去。婆婆疑惑地说：“怎么不敢见人呀，你在家藏了野汉子？”“妈，您说什么哪？就是一个过路的，我出去倒垃圾，跟我讨水喝，我就让他进来了。”“看着像是外地人，以后可别让生人进屋。”“我知道了，妈。”婆婆看了一眼地上的营养品，又看了一眼红头涨脸的红菱说：“今儿我不走了，就在你这儿吃饭了。”“那太好了，妈，我给您擀面条。”说着红菱就去拿盆和面，手忙脚乱地却把瓷盆掉到地上摔碎了。婆婆一脸的不高兴：“你这是不想让我吃呀，我不吃了。”说着婆婆就往外走。红菱上前拉住婆婆：“妈，我不是这意思呀。”“是不是我也不吃了。”婆婆气哼哼地走了。

红菱回到屋里，恨得牙根发痒，恨不得把鲁四代抓过来嚼了。抓不到他的人，抓到他送来的东西也能解恨，红菱把那两袋子东西扔到地上，使劲地踩着，踏着。嘴里还恨恨地说：踩死你，踩死你，再来就送你上派出所，进监狱，蹲大牢，吃枪子儿。直到把苹果踩得稀巴烂，把奶粉踩得满地白面，自己的鞋也脏得辨不出颜色，这才解了一点心头恨。但看到一地的烂苹果和奶粉面，她又犯开了嘀咕，杨槐回来看见，怎么办。于是她赶快找来条帚扫成一堆又装进袋子里，提着到了院里，拿了一把铁锹，走到门口看了看外面没人，急匆匆向垃圾堆走去。她用铁锹刨了几下就在垃圾堆里刨了个坑，把那袋子营养品扔进去，又匆匆埋上。就好像埋葬了她和鲁四代的一切，长出了一口气。回到家忐忑不安地等杨槐回来，没想到他在他妈妈那里吃过晚饭才回来。回来后他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问，红菱这才把心放回到肚子里。

几天后红菱到街上买了一卷小花布准备给孩子做衣服，回来打开院门后，突然看见鲁四代手里拎着个塑料袋站在院子里，吓得红菱一惊。原来鲁四代又买了一身小孩衣服送来了。红菱一见他气不打一处来，指着大门赶他走。就在这时，杨槐回来了：“哎呀，说得够热闹呀，这回让我堵上了。”杨槐说着随手又把大门反锁上了。红菱心里一阵惊慌，她不希望杨槐掺和她和鲁四代之间的事，既然他撞上了，也该了断了。就镇定地对杨槐说：“这就是买我的那个男人。”“好呀，我正发愁找不到你哪，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走，跟我去派出所。正好顺藤摸瓜，找到那些人贩子。判你个三年五载的，也让你吃吃公粮。”鲁四代辩解：“我，我也是受害者呀，他们从我手里拿走6000块钱哪。”“那你也犯法了，知道不？犯法就得蹲大狱。”杨槐说着就来抓鲁四代。鲁四代看到大门锁着，就爬墙头。他纵身一跃，用双臂攀住墙头，两条腿还荡在下面。杨槐抓住他的两条腿，用力一拽，把他拉了下来，扑通一声鲁四代扑倒在地。杨槐顺势把他压在身下，从口袋里掏出绳子把鲁四代双手绑了起来。红菱看着瞬间在眼前发生的一切，一时不知所措。杨槐骑在鲁四代身上：“走，跟我去派出所。”红菱动了恻隐之心：“就非得把他送进去吗？把他赶走得了。”鲁四代趁势说：“我给钱，把所有的钱都给你们。”杨槐来了兴趣：“你能有多少钱？”“4000块。”“不行，当初你买她不是花了6000吗？怎么也得6000。”“我没有那么多了，我活了大半辈子，就存了那点钱买了媳妇，

结果媳妇也跑了，钱也没了。”“这4000块钱哪来的？”“我把家里那群羊卖了，一路找过来。我就怕红菱把孩子做了，看到她还留着孩子，我挺高兴。这钱就是预备给孩子的，今天给了你们也是一样。”“你肯定没说实话，就4000？”“还有400，预备回去时买车票的，都给了你们吧。你给我松了绑，我给你掏钱。”“你不会跑？”杨槐不放心地问。“你锁着大门，我怎么跑？”

杨槐给鲁四代解开了绳子，鲁四代站了起来。红菱看着鲁四代解开裤子，露出内裤，在内裤上有一个口袋，他拉开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沓百元大钞递给杨槐。红菱的脸上充满了同情，忍不住说：“给他留一张吧。”鲁四代看了看红菱，脸上表情很复杂。杨槐干脆地说：“一张也不留。”杨槐说着，把那沓钱塞进了自己衣兜里。

鲁四代把所有的钱都给了杨槐，却让红菱很不安。他为了娶自己，已经是倾家荡产了，现在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红菱就偷偷从家里拿了两百块钱找到鲁四代上班的厂子，给他当路费，让他回家，红菱好说歹说，鲁四代就是不要她的钱。说他一个大男人绝不会要女人的钱的。

三

杨槐的口袋是越来越鼓了，他从鲁四代那里弄了4400后，又从亮子表姐那弄了2000，而且亮子表姐还给了他一部手机。这天他从城里回家后，在红菱面前得意洋洋地接电话：“是表姐呀，我到家了。您送我的手机我怎么会丢呀？我当宝贝似的供着哪。我会常跟您联系的，以后还指望着表姐发财哪，什么时候有货我给您发过去。”红菱气鼓鼓地望着杨槐，他那张谄媚的笑脸，讨好的语气让红菱厌恶之极。沉浸在兴奋之中的杨槐根本没注意到红菱的满面怒气，仍然在眉飞色舞地说着。红菱一把夺过杨槐手里的手机，啪地一下摔到了地上，指着杨槐骂道：“你不但不是个男人，你连人都算不上，跟卖你老婆的人称姐论弟的，像只哈巴狗。”杨槐看了一眼地上摔散的手机，向红菱猛扑过去，一通拳打脚踢，嘴里还骂骂咧咧。红菱双手抱住肚子，任他打着。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没有掉下一个泪珠，眼睛里全是恨。

就在这时，婆婆闯了进来，拉开了杨槐，杨槐向他妈告状：“您看，她把我手机摔碎了。”“你哪来的手机？”他妈妈问。“人贩子送他的。”红菱气愤地说。“您别听她胡说，是城里一个朋友送的。”杨槐赶紧辩解。“都成朋友了，真不要脸。”红菱说着冲出了屋子，走了两步，撞到了放在院里的自行车上。她灵机一动，骑上自行车出来了。

婆婆听见红菱骑自行车出去的声音，对杨槐说：“她骑车走了，快去把她追回来，她可不是一个人哪，黑灯瞎火的，摔了碰了，孩子掉了可就完了。”“掉了更好，跟我有嘛关系。”“那可是你儿子呀。”“孩子不是我的。是野种。”婆婆听着捂住了胸口，带着哭音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说说。”杨槐向他妈说出了实情：“这半年她不在家，我跟您说她是出去打工了，其实是丢了。我出去找了几趟，也没找着。那时她就被拐卖到大西北的山里去了，卖给一个老光棍当了媳妇。就是您在这里见过的那个男人。我打了他一顿，讹了他4000块钱。”“那都便宜他了，红菱是不是找他去了？”“不会，红菱恨死他了。他把她关了半年，后来她找机会跑了出来，到派出所报了案，说出咱家地址。人家通知我，我才把她领了回来，回来时她就怀孕了。”“造孽呀，我还当宝贝儿似的盼着这孩子，原来是个野种呀。儿子，这样的脏女人咱可不能要呀。她走了就走了，死了就死了吧。”“我是不想要呀，知道她怀孕后，我就没想把她带回来。她自己也要跳河死了。”“她就该死”“她死了，我怎么办？”“再娶一个。”杨槐用手揪住了自己的头发：“再娶一个又怎么样？就在她要死的时候，我脑子里灵光一闪，突然明白一件事。跟我结婚这几年她都不怀孕，这一跟别的男人就怀上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的种不行啊，我没有后呀，妈妈，我不是个男人啊。”杨槐说着声泪俱下，老太太傻愣了一下，上前抱住儿子，母子俩痛哭了起来。

哭了很久，他妈妈伸手擦干了脸上的泪水，出了两口长气，吐出心中的怨气，下了很大决心似地开口了：“还是把她找回来吧，有女人有孩子，活着像人家，老了有依靠，死了有香火呀。没老婆没孩子，活着难做人，死了进不了坟地呀。”杨槐无语。“那事不是没外人知道吗？”杨槐点头。“那就行，一辈子瞒下去吧。”“我不甘心。”杨槐叫着。“总比绝户头强。”他妈妈的声音也提高了。“绝户就绝户，不就是老了没人养，死了没人葬吗？有什么可怕？”杨槐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儿子，你现在年轻，不知道深浅。不光是没人养，没人葬。死了进不了杨家的坟地，牌位也进不了杨家的祠堂，没有香火，就成了孤魂野鬼了。真要是那样，还不如咱娘俩现在就死了，还能落个全活人，能埋进杨家的坟地里。”“活得好好的，干吗要死？”杨槐气急败坏地说。“不死，活着就得有老婆有儿子。”杨槐无语。婆婆的语气也柔和了：“去找她吧，儿子，认命吧。”杨槐恨恨地一跺脚：“唉，我怎么这么倒霉？”说着走出了屋子。

夜黑漆漆的，红菱疯了似地猛蹬自行车，出了村子，她不知到哪里去。发现竟然来到了鲁四代上班的厂子附近，她下了车，把车倚在树上，抱着大树哭了起来。哭声在黑夜中传得很远。鲁四代宿舍里有几个人围在一起打扑克，大声地叫着。他正在洗衣服，隐隐约约的哭声使他心神不安，侧耳细听，声音越来越清晰了。他在裤子上抹了一把，抓起外套就出来了，院子里安静，哭声更清晰了。他走出院子，影影绰绰看见一个人抱着树在哭。他试探地问：“红菱，是你吗？”红菱啜泣着：“是我，你怎么知道是我？”“你在我家的时候就是这么哭的。我一听你哭，心里就抽得疼，疼得我受不了，后来我就不关着你了，你跑出去报案，我是知道的，我没拦你，是想放你走，不想听你哭了。你现在回家了，怎么又哭了？”他这一说，红菱更是大哭起来。鲁四代上前去扶红菱，红菱一把抱住他，鲁四代迟疑了一下也抱住了她。

整个村子都沉睡着，偶尔有几声狗叫传来。杨槐脚步杂乱地走着，他已转遍了大半个村子。就在这时他模模糊糊看到有两个人走过来，他藏到一棵树后，听来人走到身边。“你为什么这么大岁数还没找上媳妇？”杨槐一听是红菱的声音就要走过来，但迈了一步又停住了，听他们继续说下去。“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妈妈瘫痪了，这一病就是十多年，谁也不愿意一进门就伺候一个瘫痪婆婆呀，这事就耽误下来了。”“我说哪，你这么好人，要不也不至于打光棍呀。”杨槐听着那个气呀，噌地一下窜出来，上去就给了红菱一嘴巴：“不要脸，半夜去找野汉子。”红菱被连打带吓一下蒙住了。鲁四代扔下手中的自行车，一把拧住了杨槐的两条胳膊：“打女人，算什么男人？”杨槐手上动不了劲，但嘴上还骂着：“臭婊子。”红菱缓过神来，上前咄地给了杨槐一嘴巴：“告诉你，我们俩是清白的，你别胡说八道。”这时鲁四代手上也加了劲，痛得杨槐直求饶：“哎哟哟，太疼了，放开我，求你了。”“你立保证，不再打骂老婆，我就放了你。”“我保证。”“我就在附近看着你，你要是再打她，我饶不了你。我也告诉你，你老婆是清白的。她在外边哭，正好碰上我，她受了什么委屈，我不知道。她也给我当过老婆，我不会扔下她不管的。”鲁四代说着放开了杨槐：“回家跟老婆好好过日子。”杨槐麻利地扶起地上的自行车，一抬腿上了车，向镇上的方向骑去。临走撂下一句话：“你等着我的。”

红菱一下紧张起来：“他上派出所告你去了，你快跑吧。”“我跑了，你怎么办？”“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我还是他老婆，你可是有罪的呀。”“那，那我先躲躲，过几天再回来。”“你不用回来了，自己保命要紧。”红菱一把推开鲁四代，看着他消失在黑暗中，红菱的眼泪流了出来，她伸手抹了一把眼泪，慢慢地往家走，脚步很沉重，心情同样沉重。

四

杨槐走了十几天都没回来，他妈妈让红菱到城里去找找。红菱也想看看他到底在干些什

么，就按着亮子给她的地址找到一幢居民楼，爬上二楼来到一家门口。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手压了压咚咚跳动的的心脏，抿了一下嘴角，目光很坚定。伸手敲门，当、当、当，敲了三下，没人应门，听听里面有男男女女的说话声和什么东西撞击出的清脆声音。红菱手上加了力量，又敲了三下，一会儿，门开了，门口站着的女人正是亮子表姐。红菱没等让就挤了进去。“你找谁？”亮子表姐追了过来。红菱看到屋里围着一张桌子打麻将牌的三个男人，正是拐卖她的那两个男人和杨槐。“就找他。”红菱说着一指杨槐，装作不认识那两个男人。怀孕六七个月的红菱跟春天被他们拐卖时已经判若两人，显然那两个男人和亮子表姐都没认出她来。杨槐腾地一下站起来，往外推她：“走，我跟你走。”红菱被杨槐连推带拽弄出了屋，跟着他下楼来到外面。“你找死呀，什么地方你都敢来。”杨槐责骂着。“你出来半个月没个音信，你妈妈不放心，让我来找。”“好好，我现在就跟你回去。”红菱不安地问：“你跟他们几个人贩子搅在一起，是不是也干那缺德事了？”“你瞎说什么，他们要是认出你来，你还出得了那屋，不整死你才怪哪。别想着告发的事呀，人家又给钱又给手机，那事就算过去了。”红菱鄙夷地看了杨槐一眼。

这时，杨槐的手机响了，他赶紧掏出来接电话：“啊，是我妹妹，到城里医院孕前检查，我妈看我几天不回家不放心了，就让她顺便找我。噢，她就那脾气，从小让我妈惯的。乡下人嘛，没见过世面的，表姐不要见怪呀。三缺一呀，我知道表姐您的难处，不把他拢在家里，他就出去玩大的啦，我愿意陪着大哥玩呀。这样，我先把她送回家，回去正好看有没有货，过两天我再回来。”

杨槐打完电话见红菱已经走出去老远，跑步追了上去。

杨槐躺在他屋里的床上，红菱在外面收拾着。杨槐说道：“过些日子你就要生了，有了孩子，再出门就不方便了，你还不回娘家住几天，你妈肯定想你了。”“你这一说，我心里还真怪想我妈的，要不，去一趟。可是那么远，得坐三四个小时的车，懒得动。再说，我妈也可能去我姐家，我去了也扑空。”“哪会这么巧？去吧。”

第二天早晨杨槐看着红菱坐的公交车开走了，马上就打电话：“表姐，是我，杨槐。我这里有货了，三个，一定让大哥也过来，收拾一个老小子，帮我出口气。好，好，我等您了。”杨槐放下手机，骑自行车，嘴里吹着口哨，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

红菱真的扑了个空，傍晚她就回来了，一路上心里不住地埋怨杨槐这个馊主意。快走到家的时候，远远就看见一辆汽车停在她家门口，她又走近几步，看清楚是一辆灰色小面包车。红菱一惊，站住了，正是拐卖她的那辆车。她的心里一阵打鼓，脸上交替出现着惊慌，茫然，愤怒的表情。最后她抿了一下嘴角，目光也变坚定了。她一定要弄个明白，杨槐他们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这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她弯腰脱了鞋，拎在手中。她家的院门半开着，红菱侧身进了院子。悄悄溜到院子里玉米架的后面，从缝隙里能够看清屋子，灯光下，坐着四个人。正是那三个人贩子和杨槐，红菱一哆嗦，啪哒一下，手里的鞋掉到地上。吓得她张大了嘴巴，把两个手指伸到嘴巴里咬住，还好，屋里人正在热烈地说着话，没人听到她的动静。

“你们来了，太好了，先跟我去邻村收拾那个老小子。”吓得红菱更使劲地咬着手指才没有叫出声来，心里又暗自高兴，幸亏鲁四代前几天就跑了。“别急，你是咱兄弟，我们给你出气，没问题。可是货呢？几个？”亮子表姐问。“三个，咱们先干完那事，回来就拉货。我跟她们说是深圳到这来招工的，让她们收拾好东西在车站等着。咱们先到邻村，很近的，来回也就半个小时，回来拉上货就走。不过，你们得把她们弄得远远的，让她们这辈子再也回不来，她们是认识我的，要是找回来，那我就惨了。”红菱听着那个气呀，杨槐他真的干那缺德犯法的事了。她恨不得冲进去，把他撕个粉碎。又听亮子表姐说：“放心，我们一定做得干净利落，现在就走。”红菱听到这里，三步并做两步冲进屋里：“不，你们不能这么做。”她上前死死地抱住杨槐：“你不能，不能做那缺德事呀。”杨槐一把甩开她，那两个男人从后面架住了红菱的胳膊，使她动弹不了，但她嘴里还骂着：“你们这些人贩子，不得好死。杨

槐，你可不能跟他们混哪，他们都不是人哪。”表姐不耐烦地使了一个眼色，其中一个男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团布塞到了红菱的嘴里。红菱反抗着，根本不管用。“上次我就觉着这个女人面熟，你还骗我说是你妹。你怎么做事的？不是说把你老婆打发走了吗？这是怎么回事？”亮子表姐的语气很严厉。杨槐也是惊魂未定：“是呀，没想到她会回来，这个死婆娘。”“还去不去邻村？要不，我们拉上货就走人。这里，你留下来处理。”杨槐赶忙说：“去邻村，先把她锁在这，等我回来再收拾她。”“处理得干净点，她可是认识我们的。要是留活口，就得一辈子封住她的嘴。要不，就废了她算了。”听了那女人的话，杨槐眼睛里闪过一丝惊恐，马上换上一副笑脸：“表姐，您放心。我会处理好的。”表姐扫了一眼整间屋子：“把她绑在门框上。”一个男人打开门框上面的窗子，从随身带的包里拿出绳子，三两下就把红菱绑住了。表姐不耐烦地看着别处，杨槐则背过脸去不敢看。然后，杨槐关了电灯，锁了院门，一行人上了车。

一个黑影闪进屋里，伸手掏出了红菱嘴里的布，“别出声，我是鲁四代。”鲁四代的声音压得低低的，他放下手中的鞋，给红菱解绳子。“你怎么没跑？快走，杨槐找人打你去了。”“我知道，我根本就没离开过，今天我比你来的早，躲在柴房里，我都听到了，你先把鞋穿上。”原来他手中提着的是红菱的鞋。“你还不快走？”红菱边穿鞋边焦急地说。“我想去报案，你同意吗？这牵扯到你男人。”红菱愣了一下，坚定地说：“同意，我跟你一起去。可你买人也是犯法的呀。”“管不了那么多了，看他们对你这么狠。不把他们抓起来，往后会有你的好吗？”“我自己去，你跑吧。”“我不跑，咱俩一起干，你听我的，我现在就去村委会报案，让他们给派出所打电话。那几个人到邻村找不到我，就会立刻回来拉走那三个女人，你到村口去找她们，告诉她们不要跟她们走。我马上就过去，估计那时警察也就到了。”

红菱果然在村口车站处看见三个拎着包裹的女人，正要上前劝她们离开，嘎地一声，一辆小面包车停在了她们面前。红菱高声喊：“快跑，他们是人贩子。”杨槐他们从车上下下来，也立即看见了红菱，杨槐上前一把抓住红菱来堵她的嘴，那三个女人见状，拎着大包袱就跑。亮子表姐和那两个男人跑着去追那三个女人。红菱被杨槐扭着胳膊，嘴里骂着：“杨槐，你的心肝让狗吃了，干这种缺德事，天打五雷轰。”“你再嚷嚷，我撕烂你的嘴。”“你摸着良心想一想，你媳妇丢了的时候，你也是这找那找的。谁家的女人不是人呀。”杨槐一个巴掌打过来，红菱和他扭打起来，杨槐一甩，把红菱扔出去很远。这时，鲁四代也赶了过来，和杨槐你死我活地打了起来。红菱躺在地上，用手捂着肚子，脸上痛苦地扭曲着。那三个女人被人贩子抓回来，她们嘴里喊着救命，被强行塞进汽车里。车立刻就开走了。紧接着警车赶到了，躺在地上的红菱指着车开走的方向：“前面那辆车，快追。”警车呼啸着追了过去。杨槐看见警车，不敢再和鲁四代纠缠，挣脱了鲁四代的拉扯，朝和警车相反的方向跑去。鲁四代冲到了红菱的身边。

空荡荡的医院走廊里，只有鲁四代一个人焦急地站着，突然传来婴儿的啼哭声。鲁四代的眉头舒展了一下，紧接着又皱上了。护士推门出来：“你是家属？才七个月，不过还好，母子平安。”鲁四代的眉头舒展开了，向产房走去。

(责编：李蔚兰)

厂址风波

李克山

小淀屯地少人多，房基地更显得紧张。这几年，连村边的大坑都被人垫起来盖了房，而村东口儿有块不老小的空地却一直懒懒地躺在那，尽管这块地方方正正、平平实实，可就是没人打它的主意。

职专毕业生虎子，回乡后决心显显身手，办个企业，选厂址看准了村东口儿那块空地。不用拉土垫基，又紧靠大道边儿，车辆进出十分方便。他奇怪乡亲们有这么好的地基不要，却有垫大坑的瘾！

虎子正正经经地向村委会提出要那块空地的申请。村委会主任大老王笑悠悠地对他说：“那块地呀，不用干部开会商量，我就主了，只要你敢盖就行！嘻——”

干吗不敢盖呀？虎子翻转着虎眼，心里画着问号。

虎子父母听说虎子要在那块空地上盖房，吓成一对惊弓之鸟，慌忙把虎子找来训斥。

爹瞪着眼对他说：“你哪盖房不行，干吗偏偏看中那？那块地过去是土地庙，神鬼住的地方！要不那么好的地皮还轮得上你？……”

娘摇着头对他讲：“不行不行，快换个地方吧，在那动土是会出大祸的！你忘了，那年老肖家盖房，图近便，到那块地拉土垫房基，没拉上两趟，车就翻在了沟边儿，差点把肖老大给砸死！……”

虎子一龇虎牙，毫不在乎地说：“那事是因为骡子撒欢儿，肖大叔没拦住，跟在哪使土挨不上边儿。”虎子说完憨笑两声，“咚咚”地迈着大步出门，找人备料去了。

“猛子哥，明儿给我拉趟沙子吧！”猛子是村上的运输专业户，平时跟虎子称兄道弟，好不亲热，可他却对虎子摇摇头，一副抱歉样儿：“哥们，对不起，汽车这两天儿出了点儿毛病，恐怕一时半时修不好，你再找找别人吧！”

“罗老叔，”虎子找到村包工队头，“盖厂房全靠您了，不知能不能早点儿动工？”

“对不起，”罗老叔脸上挂着歉意的笑纹，“今年的活儿早排满了，加塞儿不合适吧？你还是找找别处吧！”……

虎子又在村上跑了几处，每处都碰了软钉子，急得他在街上打转儿，一蹦三尺高。

“人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虎子静了静神儿，转了转脑子，三脚两脚蹬着了摩托，朝村外飞去。

虎子在外村定好师傅，跟着就开槽砸地脚，拉料做房架……响亮的号子声震撼着沉睡多年的空地，庙地上喧腾起来……

厂房盖得很快，三天后就平檐了。

虎子毫无东家派儿，他一边操持一边跟着干活。虎子一米八五的个头儿，长得虎背熊腰，结实得像个活金刚，干起活来一个顶仨。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他夜里看料，白天干活，脑子也一刻不停地转，料缺不缺，资金够不够，如何招工请技师……几天下来，虎子瘦了一巴掌肉，走路的声音也没原来那么响亮了。

这天，虎子站在房檐上用铁锨接灰递灰，也许因为他太疲劳了，不慎一脚蹬空，从一丈多高的脚手架上摔了下来，灰池子边儿上的一把三齿正好扎进他的腿肚子！两个小伙子铆足了劲儿才把三齿从他的筋肉里拔出来。血水顺三齿眼儿“忽忽”地往外涌，虎子疼得在地上打仨滚儿，却没吱一声儿，只是把嘴唇咬破一大块。

小淀屯一时开了锅，虎子被三齿扎腿的事风一样传遍小村，怪话四处泛滥。

“我早就知道他得出事，庙地动得吗？……”“万年知”到处煽风。

“无缘无故从上边掉下来，还不是鬼儿推的！”“大仙姑”满处点火儿。

虎子父母更是急得捶胸顿足，一个劲儿地喊“报应”。他们把儿子送进医院，回来马上辞掉了盖房队，生怕家里还出什么事儿，工地上一时冷清起来……

虎子人在医院，心却在工地。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盖厂房的事，进度如何，质量怎样，料够不够……听大夫说十天八天出不了院，急得他用脑袋把床铺撞得“嘭嘭”响。

虎子住院后的第三天，包工头儿来医院向他讨工钱。

“怎么，这么快就完工了？”虎子惊异地问。

“没，是停工了，你住院后……”

“停工了？”虎子虎目圆睁，嚯地从病床上一跃而起，一把薅住包工头儿的脖领子，打雷一样吼道：“不完工甭想拿走一分钱！”他说着，一瘸一拐连蹦带跳地冲出病房，腿肚子上的伤口迸开，鲜血浸透了雪白的纱布……

包工头儿吓黄了脸，小护士吓出了泪，各病房的门都有人扒头探脑地向外张望……虎子来到医院门前，叫了辆面的，直奔建厂工地。

虎子半截黑塔似地立在工地上，包工队接着盖房，工地上重新沸腾起来。一些人为虎子撞了南墙不回头而叹息，一些人躲到阴暗处去等“土地爷”再次“显灵”，而更多的人却向虎子投来无比惊奇赞许的目光！

(责编：朱新民)

地狱黑眸

雪 狼

早春，一个阴霾天气，河沟向阳的一面湿黑地儿，等不及的草儿芽儿们隐隐探出了头，竞相感受着春意。村口幽幽的土路上，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女人，领着一个步履丫丫的孩子，慢慢地往村里走。这个刚刚脱去棉衣的老女人，穿一件夹袄，那厚重的颜色，像极了湿润的黑土地。她一步一捱地走着，每走一步，都叫那个孩子一声“乖宝儿”，笑呵呵地催促她快一点走。

“乖宝儿，和太太回家，等到了家呀，太太给你炒香麦糊糊。”

步子执拗的孩子眨巴着一双大眼睛，东张西望，像是没有听到老女人的话。老女人也不着急，仍是一口一个“乖宝儿”地叫，干涩的嘴角儿，始终向上翘着。

孩子其实不叫“乖宝儿”，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兰兰。老女人一直这样叫，逢人就夸：瞧我家乖宝儿那双黑眸子，长大了准是个俊闺女。

天更加阴沉，老女人抱怨起在地里劳作的人，埋怨他们光想着地里的活儿连饭都顾不得吃。她就这样唠叨着，但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愠怒。那牵引着孩子的手，凉凉的，但心头却格外的热。她又叫了一声“乖宝儿”，弯下身，费力地抱起她向村里走去。

天上没有太阳，地上没有影子。老女人凭印象把午饭做好，看看依旧阴着的天，又嘟囔起了田里劳作的人不知道回家吃饭。她正在不停地发着牢骚，兰兰乍一双胖乎乎的小手喊她太太，顿时她所有的疲劳没有了。她想弯腰抱一抱她的心头肉，突然发觉手上沾有脏土，忙迈着小脚匆匆挪向脸盆。在一个掉了许多瓷儿，边沿已经锈迹斑斑的铁盆前，伸出一双骨瘦嶙峋的老手，蘸了两下，擦净，回身叫了声“乖宝儿”，一把抓住她，迈步向屋外走去。边走边叫着“乖宝儿”，边数落着田里几个不知回家吃饭的人。

“太太，奶奶回来了。”稚嫩的声音响起后，兰兰抬起胖乎乎的小手遥指村口，乌黑的大眼睛，看不出太多的兴奋，只是依旧抬头，眨巴着眼睛瞅着老女人。在她心里，或许只有老女人才是她最最离不开的。

幽幽的土道上，果然有辆马车昏昏然走来。老女人只望了一眼，弯下腰想抱兰兰，一连试了几次，终没抱起。“老了，不中用了。”她边说边伸出一只手捶背。兰兰这时一步蹦到她身后，伸出双手，攥起小拳头，一下一下地帮她捶打起后背背。她毕竟还小，虽说歪斜着身子，可那红彤彤的小手还是触不到老女人的后背，她干脆蹦一下，捶一下，一边捶还一边说：“我给太太，捶背，太太不累，太太不累。”

老女人被感动了，她咧开干巴巴的嘴笑起来，那笑声极其难听，极其枯涩，可兰兰却歪着头，张着小嘴在冲她笑。

田里劳作的人到了院门口，赶车的人跳下车来埋怨起老女人天这么吓人怎么还站在外

面？老女人没作搭理，只是让他们快看——看她可爱的“乖宝儿”。在众人一起夸赞的当口，兰兰的妈妈蹲下身想抱她，哪知她拽死了老女人的一条腿，紧着喊：“我要太太，我要太太。”于是一家人都笑了，笑容荡漾在老女人的脸上，也把在田里劳作的人的疲劳一扫而光。

天在这个时候飘起了雨，不大的雨，毫无影响的雨。

“妈，您怎么又把饭做熟了？”老女人看着兰兰的奶奶，不紧不慢地说：“我能做，我能做。”兰兰的爸爸大概是累坏了，卸下车上的农具，径直进了屋里。兰兰也不瞅他，只是拽着老女人的手，舍不得放。

春雨是柔，细细的，半天打不湿地面。饭后，兰兰的爷爷抽了袋烟，看看天气没什么大碍，便叫上儿子儿媳，扛着锄头，步行去田里继续劳作。兰兰的奶奶来到东屋，想抱兰兰和她去午睡，被老女人一口回绝：“哪天我的乖宝儿不是缠磨我呀，你去睡你的吧。”

“妈，她嘟嘟囔囔的您也睡不好，还是让她和我去睡吧。”

“我就跟太太，就跟太太。”兰兰边叫边躲到老女人身后，紧紧抱住她一条腿，忽闪着——对大眼睛，躲闪。

“你回屋吧。”老女人笑着冲儿媳摆手，兰兰的奶奶没了办法，只好无奈地叹口气，假装瞪一眼兰兰，笑着回了屋。

雨还是那样下，细听无声。地面已湿，朦朦胧胧的像蒙了一层夜幕。兰兰在炕上翻滚玩耍，脏兮兮的一双鞋子把炕单踩得褶皱四起。老女人不急不恼，只是笑呵呵地看兰兰疯玩。过了会儿，她手扶炕沿，欠半边身子颤巍巍坐下，缓声缓语地说：“乖宝儿，听话，太太一会儿就回来。”说完，她双手扶着炕沿站起，挪动一双小脚去了屋外。

玩得正欢的兰兰没有注意老女人的离去，等她扭头看不见了太太，顿时停止了动作，眨巴着眼睛四处看，并三两下爬到炕沿，睁大眼睛往地上瞧。当她没有看到老女人的身影时，咧了咧嘴要哭，叫两声“太太”，忽地一下把胖嘟嘟的屁股转向炕边，双手扒着炕沿，一下出溜儿到脚地上。因惯性作用，她险些摔了个屁股墩儿，她单手扶地，噌地站起来，趑趄着向屋外跑去。

雨在此时细密起来。老女人听到身后的叫声，站住，回头见兰兰追来，忙叫一声：“乖宝儿，站那儿，别动。”兰兰果然站好，调皮地用双手捂着脸遮雨，透过指缝，还冲老女人眨眼。老女人笑着往前迈两步，兰兰则“吧嗒”一下蹦一步，这下让老女人无奈了。于是她又做手势，又假装生气，但终于阻挡不了顽皮的兰兰。老女人无计可施，指着墙根让兰兰站好，当兰兰听话地蹦到墙根时，险些滑倒。老女人身子一颤，想回，感到了脚下的湿滑，遂改变了去院外茅厕的线路，解了裤带，屈蹲在了马车下。不成想手臂碰到了马车的支梯，就见车身迅速砸下，她只迈了一步，便被车轱辘重重地砸在地上。她想挣扎，那大山一样重的车身砸得她连喊的声音都没了。她干张着嘴巴，喉咙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哀鸣，听起来像只濒临死亡的老鹅。

“乖，乖宝儿——”她张开一只苍老的手，冲着——不动的兰兰抓挠。雨打在她手上，湿湿的，带一种死亡的冷。

“太太，你趴这儿干吗？”兰兰走过来，撅起屁股，睁大眼睛看着老女人，眼里没有一点惶恐。

“快，叫你奶奶去，快点儿。”

“我不叫，”兰兰眨巴着黑眼睛，摇头说，压低声音说，“叫奶奶，她让我睡觉了该，我不叫。”

老女人挣扎着说：“快点儿，太太要死了，快去叫你，叫你奶奶来。”

“我不叫，”兰兰边说，边把两只手放在地上，“太太，地上凉，你不怕凉？”

“乖，乖宝儿——”

“太太，你不怕凉我也不怕。我们在外面玩吧，不让奶奶知道。”说完，她蹲好身子，

眨巴着眼睛看老女人。

雨，打在地上，打在老女人和兰兰的身上，无声，没有水气也没有雾气，静悄悄的，冷。

“太太，我给你遮雨吧。”兰兰边说边把手张开，并拢，遮在老女人的头上，脏兮兮的，晃来晃去。

“乖宝儿——”老女人快要坚持不住了，她感到贴在地上的半边脸已经麻木，同时身上的疼痛在加剧。她想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喊叫，可她看到兰兰眨着眼睛在注视着她，便叹一声，再次叫了声“乖宝儿。”

那黑黑的大眼睛突然眯起来，她欠起身子，笑着指向老女人的身子，叫道：“太太，你怎么还光着屁股呀，太太？”

“乖宝儿。”

“太太，我帮你把裤子穿好。”

“乖宝儿。”老女人感觉眼前没了兰兰，又感觉自己的裤子被拽动牵扯。隔了一会儿，她恍惚又听到兰兰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太太，我拽不动。”她好像还觉得兰兰在拍打她的头，之后又到她身后拽她的裤子。

雨还是那样地下，地面却已经很湿了，田里劳作的人无奈地扛着农具回家，率先走进院子的是兰兰的妈妈，当她正愁眉不展地埋怨天气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她大叫着兰兰爸爸的名字，快步跑向马车……

隔了好大一会儿，老女人被吼叫惊醒，她听到了哭声，听到了兰兰的爸爸在喊：“你傻呀你，你不许叫你奶奶呀！”老女人睁开眼，在寻找。恍惚间发现了呜呜哭着的兰兰，于是她挣扎着想坐起身，但她连动也动弹不了一下。她想喊一声“乖宝儿”，却看到一家人迅速地围上前，惊呼，抽泣。

“奶奶，奶奶——”兰兰的爸爸在叫，之后他又开始责怪兰兰。老女人这下急了，瞪着眼睛，哆嗦着身子盯着兰兰的爸爸。同时，慢慢地抬起手来，艰难地喊出：“乖宝儿——”

岁月，像一把刀子，把当年那个胖乎乎的兰兰，削磨成了一位棱角分明的俊女子。已经当上了某高校教师的她，在国庆佳节回来乡村老家。一进院门，看到当年那辆破旧的马车静静地支放在院子里，忙几步跨过去，双手抱起车辕，用那只穿着讲究的皮鞋，猛地踢了下支梯，随着“啪”一声闷响，似乎又把她带到了二十几年前的那个细雨纷纷的午后。

(责编:秦万丽)

失声画眉

褚红生

十七岁时邂逅的那一段恋情，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光。——题记。

把故事推移到二十年前，这里还是一个荒凉贫瘠的小镇。只有那么稀稀落落的几十户人家，只有那么一条百余米长的小街。每到黄昏日落，吃饭的时候，街头的饭菜香气就会慢慢飘到街尾。

住在街尾的阿四嫂就会大声地喊道：“哎呀，是莲香妈在熬鱼吧，我们家的阿四最受不了这煎鱼的油烟子味了。你能不能把窗户关小一些。”

莲香妈的嘴里喃喃骂了一句，但还是把厨房的窗户关小了一些。这个阿四嫂可惹不得，你若惹上了她，她可以坐在你家门口骂上个三天三夜。

莲香妈手里忙活着，忽然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冲楼上喊道，“莲香，你干吗呢？还不下来，跟妈做饭。”

过了片刻，莲香才从楼上一步一步慢慢地挪下来，走到妈跟前，闷闷的叫了一声“妈”。

莲香妈瞥了她一眼，见莲香有些病恹恹的，似乎浑身乏力，顺口问了一句：“你怎么了？”没等莲香回答，又道：“你给我看着鱼，想着翻个，我去淘些米。”转身走了开去。一点也没有看见莲香嘟着嘴，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

莲香皱着眉，坐在灶台跟前，看着油锅里的那条鱼。

那是一条很大的鲤鱼，肚腹间鼓囊囊的。莲香想，这条鱼是不是鱼妈妈，已经有小孩了？莲香的手忍不住下意识的伸了下去，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那条鱼在油锅里滋啦滋啦地响。莲香看着有些不忍。正欲拿铲子翻动，忽然间一阵翻心，急忙跑到门口，对着院里，哇的一声就吐了出来。

她爸于安财从前院柜台后面探出头，狐疑地看着她，莲香一阵心慌意乱，受了惊似的，噔噔噔跑上楼去。

这座楼年深日久，楼梯的扶手都被上下的人摸得锃光瓦亮，几个月前是如此，几个月后还是如此。

只是几个月后的莲香和几个月前再不同了。

莲香躺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大红的绣被。伸手摸着自己那日渐隆起的腹部，忽然想笑。笑自己，也笑那还未出世，不知性别的孩子。

多么相同的命运……曾经她也是……一个私生子……她不敢想象，曾经上天赐予自己的残酷的命运将会降临到一个有着自己血肉延续的孩子身上……

不！绝不能让孩子有一个屈辱的将来。莲香咬着嘴唇，暗暗下了决心。她必须让孩子有一个正常，安定的家庭，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健康肆意地成长。

她——也需要一个——至少是——名义上的——丈夫。

莲香从床上起来，慢慢地走到窗前，楼下的街道还是一如既往的空旷，除了一两个偶而走过的行人之外，再也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生气。

那个抬头向他微笑的年轻人呢，现在何方？

莲香叹了口气，慢慢放下窗前的竹帘，艳艳的阳光就被隔绝在窗外那一方世界了。

屋内顿时变得阴沉沉的……

而时光并没有就此停住。

三天后，莲香嫁给了三十八岁的屠夫大彪。

莲香妈安慰莲香：“大彪不错啦，你看他，又高又壮的，身体肯定好。就是岁数大了点。”

莲香妈看着莲香，脸上有些不忍。顿了顿，又缓缓道：“孩子，人那，就是那么回事，稀里糊涂就一辈子，跟谁过不是过，你说是不是，哎。”

莲香慢慢垂下头。对于人生，她已不敢再奢望什么。她只希望这个法律认可的丈夫，对她好，不要像别的男人一样，只为了贪图她的容貌和肉体。

当大彪喷着满嘴酒气，重重地扑到她的身上的时候，她知道她的希望又落空了——男人都是一个样子……男人只为了一样东西……男人没有一样好东西……

大彪却对自己非常满意。不是吗？自己日日出去，拼命地工作，挣来大把大把的票子，然后交给这个比自己小一半的女人。

而她呢？她的工作只有一件——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在他回来以后，用她的身体慰劳他。

白天，他满足她的需要，夜晚，她满足他的欲望。如此而已。

在大彪眼中，莲香只是一个工具，泄欲的，生育的。他希望她能早日为他生个孩子。——毕竟，他已经是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了。

孩子果然生得很早！婚后刚刚六个月，孩子就出生了。

大彪盯着莲香，手慢慢攥成拳头。——大彪并不傻——他以前的推测得到证实，这么漂

亮的女孩子会嫁给他，一定有些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大彪一拳打了过去。眼看着莲香的脸在他拳下慢慢地肿胀了起来——他觉得自己男性的尊严受到了侮辱。

大彪狠狠打了她一顿，然后，扬长而去。

莲香抱着刚出世的孩子放声大哭。哭孩子，也哭自己。

这灰色的……人生……命运……家庭……

她不知道上天还会赐给她怎样不堪的明天。

但，日子还是要一天一天慢慢地熬下去。

莲香给孩子起名叫阿宝。

阿宝还未出满月，大彪就爬上了莲香的床，以他男人的力量强暴了女人的柔弱。

大彪想要一个孩子……亲生的……那原本属于人类崇高的愿望与期盼，此刻却演变成一帧罪恶场景的起源……

阿宝静静地躺在一边，睁着一双天真的眼睛看着母亲那那紧闭的眼……那流泪的脸……

阿宝就在母亲屈辱的泪水中挥别了他的襁褓年代。

大彪强烈的欲望并没有带给他一个孩子。带来的只是一连串破灭的希望。

一天，大彪去了医院。——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责任并不在妻子。

他终于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至少是不健全的男人。

他不敢想象。自己……不是……男人……

大彪默默地走回家，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不言，不语，不动。

“该吃饭了。”莲香空洞的声音呼唤他。大彪抬起头，望着妻子的眼睛。疲惫的，空洞的，无望的眼神。那眼神中仿佛还有一抹轻蔑与嘲弄。

……不是……男人……大彪心底似乎有一个小小的声音低低的笑。

大彪又挥起了拳头。

莲香没有躲避。依然站在那里，依旧用空洞的声音说：“该吃饭了。”一巴掌又一巴掌狠狠地落在她的脸上。

莲香没有反抗。

生活带给她的屈辱已经太多，她已经无力反抗。

八岁的阿宝扑过来，用他尚在发育中的小小身体挡在母亲身前，仰着脸，大声道：“不许打我妈妈。”

大彪看着那张与自己全然迥异的面孔，忽然间怒不可遏，抬起腿，狠狠一脚，踢了过去。

阿宝没有躲，瞪着他，漆黑的眸子中有——仇恨！……

阿宝痛晕了过去——骨折！他那小小的身体还禁不来自父亲这一脚重重的恩赐。

阿宝并没有死。

或许命大。或许，这屈辱的命运并不想轻易放过他。

醒来的时候，只见一片刺眼的白。迎面是母亲那一双与自己相同的同样漆黑的眸子。那里面盛放的是无尽的——悔恨？

后悔给他一个生命？

他凝眸望着母亲日益憔悴的脸。

二十八岁的母亲有着一副宛若四十岁女人苍老的容颜。眉目间早已横生着一些细细密密的皱纹。母亲就如同一朵凋零的花朵，日渐萎谢。她的青春呢？早已消失了吗？

第一次他哭了。为了母亲。

莲香一日一日地衰老，阿宝一日一日地长大。在岁月无情的指掌间迎来了他的青春。

而人生却一如既往，痛苦而艰辛。

大彪的生命中加添了一样麻醉自己的工具——酒。

每日每日的醉后，大彪那双粗糙有力的大手就挥向了莲香。

莲香咬着嘴唇，不言不语不动。默默地任由大彪发泄。对于这一切，她已经——无心反抗。反抗又有什么用呢？

阿宝实在看不过去了。他觉得自己已经长大，已经可以承担母亲所有的痛苦。他对大彪说：“要打你就打我吧。”

大彪迷离的醉眼望向阿宝，犹豫了一下，然后，一掌击了过去。

阿宝听见那巴掌在他脸上发出清脆的回音。他知道他不能反抗。——毕竟，大彪是他的父亲。生他养他的父亲。既然命运赐给他这样一个人生，他就只能接受。

莲香站在一边，默默看着，没有阻拦。

命运不外是如此，也不见得怎样残酷。

只要你能习惯。

不过是如此。

屈辱卑贱的生活，支离破碎的家庭，仿佛一副无情的枷锁，紧紧地锁住他们的生命。

莲香的灵魂早已死去。

死在过去与现实的折磨中。大彪呢？

终日醉生梦死，一如行尸走肉。

对于他们来说，生命不过是一种痛苦的延续。如此而已。

而阿宝，他的青春却刚刚开始，尽管——是一个残酷的开始。

这一年，阿宝十七岁。

周岁十七，虚岁十八。

他的青春处在年轻与成熟之间。

稚嫩的是年龄，早熟的是心。

他的脸孔苍白，他的眼眸漆黑。

黑与白，是他喜欢的两种颜色。

两种属于生命最初的，单纯又复杂的颜色。

仿佛人生。仿佛他的人生。

莲香看着十七岁的阿宝，就想起了当年十七岁的自己……

想起了那一段青涩的恋情……

十七岁时邂逅的那一段恋情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光……

而那道光却在十七年前就被她自己亲手关在窗外了。

莲香常常在大彪走了以后，慢慢地走下楼来，走到门口，看看门外那一条长街。

这时的长街早已和十多年前不同，这里已经变成一条繁华的街市。

阿四嫂站在对街的饭店门口看见莲香出来，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笑着大声道：“莲香，出来了，过来坐坐。”

莲香的脸色苍白如纸，摇了摇头。这些年的足不出户，让她不光是看见生人，即便是看见熟人，也有些畏惧起来。她总觉得大家看她的眼睛里总有一种诡异的笑意。

莲香急忙转身走了进去，逃回楼上。

楼上还是严严实实的，看不见一丝一点的光。——只有在这没有光的所在，她才能把心安静下来。

她心上的那只鸟早已经折翼，再也不能飞翔……

阿宝的心里也有一只鸟。此时正在明亮地欢唱。

岁月毕竟无法阻止青春的躁动。

不知从何时起，阿宝的心底隐约地泛起一些朦胧而又美丽的心事。

都是因为那个女孩吧。

短短的头发，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每次看见她的时候，阿宝的一颗心总是怦怦地跳起来。

那个叫林丽的女孩子走过来。午后的阳光在她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她的整个人仿佛都在发光。“许老师让你和我一起出板报。”

没有一点商量的口吻。那是该属于她的骄傲吧？但——他不是在做梦吧？她是在叫他吗？

阿宝抬起头，“你是在叫我？”

林丽笑，“不是叫你那是叫谁？”

阿宝一瞬间心花怒放。

阿宝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爱。

也许，谈爱还为时甚早。那种感情，只是一种知好色，则慕少艾的孺慕吧。那般纯净，纯净得就像一块琉璃。

家已是他不愿再回航的港口。

无望的母亲，沉沦的父亲……家，一个本是孩子亲切向往的词汇，对于他却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但是他又怎能逃避？谩骂，毒打，他似乎也变成一件工具，父亲发泄对于失意人生的工具。

母亲绝望的眼神更让他无所遁形。身处这样的家庭，他想，他迟早有一天会发疯。

而林丽却是他暗淡人生中唯一的一缕给他带来希望的阳光。

又一个黄昏，彩霞满天。这一天，阿宝的心很久很久都不能平静。所有的快乐只缘于林丽的一句话：“你的画，画得真好。”他发誓，他以后一定会画得更好。

但，他的快乐为什么如此短暂？

这一天，他和同学下了学，去踢球。回家的时候已经黄昏。路过河边的那座小小的公园，忽然一幕让他终生难忘的情景呈现眼前——林丽双手环抱着一个陌生男人的腰，紧紧依偎在那个男人的怀里……

阿宝的脑袋嗡地一下，一时间不知所措。

那两个人却并没有发觉。

阿宝叹了口气，转身走了开去。

天边的晚霞早已经残褪。

他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感觉脸上湿湿的，伸手一摸，泪落了满脸。

自此以后，他见到林丽总是故意避开她，他不能若无其事。那件事就像一把刀，时时刻刻切割着他的心。他的心就像一只失声的画眉，再也不能歌唱……

他生命中的阳光转瞬即逝，仿佛昙花。而生活依然以一成不变的方式日日煎熬他。

对于父亲的鞭打，他不能恨。毕竟是这个醉酒的男人赋予他血肉的躯体。父亲对他种种肮脏的辱骂，他也只能接受。既然命运赐予他这样一个人生，他就只能接受。只是他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会如此憎厌他，为什么父亲的眼中也会有恨？

莲香终于不堪生活的折磨，撒手而去。

莲香去时脸庞异常地平静，安宁和美丽，似乎又回到从前，她年轻时……

莲香是在大年三十那一夜去的。阿宝永远记得那夜的情景。

大彪依然一杯接一杯的喝酒。

莲香梳得齐齐整整，穿上那身结婚时穿的大红的嫁衣，然后，唤他过去，揽着他的头，轻抚他的头发。

过了很久。才慢慢地说：“……”

这个秘密。莲香终于没有带入坟墓。

阿宝没有震惊。

似乎一切早已知晓。一切屈辱的原因。残酷的真相。

命运，不外是如此，还能有什么呢？

莲香那夜说了很多很多。她那也曾辉煌过的青春，那无知却幸福的童年，那一段苦涩难忘的恋情……莲香捧着阿宝的脸，仔仔细细地看，仿佛永别的样子……后来，莲香就真地走了。

阿宝依稀记得那夜的鞭炮特别地响……

死亡或许是一曲绝唱的青春。一切尘世的错误，在这里都已经得到最好的解释。

莲香去世时已得到她生前所不曾得到的一切。

至少——不再卑贱地活。

……

莲香死后，大彪没再喝过酒。也不再对阿宝挥起拳头。

莲香的死似乎唤醒了他。

大彪整日里喃喃自语。唤着莲香的名字。

一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失足跌入河中。死了。

父亲难道也曾爱过母亲？

坐在父亲和母亲的遗像前，阿宝的心里竟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宁静。

所有该结束的故事都已经结束。那日日缠缚他们的绳索也已不复存在。父亲和母亲在死中得到新生。他呢？是否在家的破灭中，也得到一种解脱？

点着灯，阿宝就那样静静地坐着，坐了一夜。

……

夜终于过去——

(责编:秦万丽)

钓 鱼

李洪武

老魏头心里这个别扭啊！

一根渔竿就 3000 多块钱，几乎顶上自己种地一年的收入。就要送给别人了，老魏头就感觉眼前有一队小人儿，扛着自家的麦子，一个一个从自己眼前经过，能不心疼吗？

可自己有什么办法啊：儿子单位有个重要的位置空缺，儿子很想搏一次，正好他们的局长喜欢钓鱼，正好自己又承包了大片的鱼塘开垂钓园，这么方便的条件岂能浪费？于是儿子邀请了局长今天来自家鱼塘钓鱼，同时把儿子提前买回来的渔竿送给他老人家。儿子说这叫公关，老魏头心里忿忿的：啥公关，不就是钓鱼吗？儿子拿渔竿钓局长，局长拿位置钓利益，哼，这叫什么事！

儿子自己开车带着局长来了，老魏头立即换上了笑脸。局长和颜悦色没有一点当官的架子，见了老魏头“老哥”长、“老哥”短地叫着，让老魏头少了几分局促和胆怯。在为局长安排了一个好的钓位、准备好自家配好的饵料后，儿子又被局长派出去办事了。局长说自己打车回去，不用接了。老魏头按照儿子的安排，陪着局长聊了起来。局长钓鱼技术不错，不断有鱼上钩，于是也饶有兴致地和老魏头攀谈着。

老魏头趁机详细地“汇报”了自家的情况：讲当初挣钱如何的辛苦，讲现在三农政策如何好，讲儿子如何懂事、如何要强，学习、工作如何认真刻苦，也“无意”中提到了那个岗

位……看着局长和自己你一言我一语地相谈甚欢，老魏头认为时机成熟了，于是取出了那件宝贝，说：“局长喜欢钓鱼，您那渔竿太旧了，我这里正好也有富余的渔具，送您一把吧。”局长接过渔竿仔细端详了一会儿，然后看着老魏头，笑了：“老哥啊，我可识货，这是‘达亿瓦’渔竿，至少要值3000块钱，这我可不能要。您要说的我也明白了，不过我们选拔干部有原则和方法，可不是我自己说了算。这样的事我希望老哥今后也不要再做了。”

老魏头急得汗都下来了：完了，当官的打送礼的了，看来这家伙是个“笑面虎”，早就心知肚明地陪自己玩了一回。不是嫌礼物轻就是看不上儿子，总之，今天这条“鱼”脱钩了。

局长提着钓到的鱼要结账了。“既然如此，老哥我就不客气了。”老魏头拿定主意，第一不免费，第二不优惠，该怎么收怎么收！局长倒是毫无意见，结账后还对老魏头说：“老哥，您这里空气好，鱼塘两边的空地上要是种上果树，散养一些鸡，等有了条件开个小饭店，以柴鸡蛋、炖公鸡做主打菜，到时候，垂钓、采摘、绿色饮食应有尽有，前景不错啊！”

送走了局长，老魏头心里还恨恨的：少跟我打哈哈，驳了我儿子的事，用嘴来甜乎我，这当官的水平就是高！

一个月后，儿子单位搞竞争上岗，儿子凭借优异的表现高票当选。局长也投了儿子一票。

老魏头有点晕了：嘿嘿，这事情真怪，“鱼饵”还在，事却办成了……别说，局长给我想的生财之道还真不错，我得赶快尝试试试。

（责编：李善成）

大红枣儿

袁文洪

瘪嘴儿三娘的院子里，一棵大枣树从墙头探出来，树杈儿斜伸到东街坊小老嫗的西房山上，遮住了正午的日头，地下便洒满了斑斑点点的碎荫。

树荫下，胖奶奶半眯着眼，慢悠悠地晃着扇子，驱赶着身前身后的花脚蚊子。

小老嫗几岁的孙子夏夏蹲在地上，仰着脸儿，头一点一点地数树上的枣。然后，一蹲一跳地背童谣：“小黄花儿，大黄花儿，一棵大树牵着它。它用什么谢大树？看，大红枣儿树上挂。”

胖奶奶睁开眼，用一只手扶地，支起身子，这一个，那一个，捡起地上的几个枣儿，递给夏夏。

“吃吧，树上掉的，没事。”胖奶奶说。

夏夏把一个手指头含进嘴里，俩黑葡萄似的小眼珠儿盯着胖奶奶手里的枣儿，头摇得像拨浪鼓。

“甭怕，不是要的，也不是偷的，你奶奶不打你。”胖奶奶一个劲儿地把枣儿往夏夏手里塞。

夏夏把小手倒背过去，往后退着脚步，依旧摇头：“奶奶说，有毒，吃了，会死的。”

胖奶奶站在那，摇了摇头，冲西院点着：“唉，就这个死瘪嘴儿抠老婆子。”

没想到，话音刚落瘪嘴儿三娘从院子里搭话了。

“哟，是胖奶奶呀。大晌午头子的，怎么不歇会儿？”

“睡不着。你怎么也没睡？”

“我也是。”

“又捡那烂枣儿呢不是？仔细点儿，别落下，今年这枣儿可贵着呢。”

门开了。瘪嘴儿三娘从院子里走出来，胳膊上挎了一篮子枣儿，站在胖奶奶跟前，笑着说：“看看看看，这枣儿又大又甜，又红又亮，一个个上手挑的呢！”说着，往胖奶奶跟前凑

了凑：“您看东院儿那半膘子小毛驴儿……”

没等瘪嘴儿三娘把话儿说完，胖奶奶把手往外一推：“什么事得先从自身找毛病。不是我说你，你这老毛病又犯了。现在都什么社会了，因那几个破枣儿，你追到人家里，生从人家孩子手里夺回来你就对？”说完，点着瘪嘴儿三娘的头，又补了一句：“我看你这脑筋还什么时候换。”

瘪嘴儿三娘脸红了：“那天，是我不对。可她就对？倒背手跳着脚地骂我抠老婆子，非要把这树杈砍了，又打孩子，又说三七，陈谷子烂芝麻一大堆，要不是您在当场，说不定闹出人命来。当时我是没给她好听的。可您说这对门住着，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老姐们儿了，往后要真是谁见谁一扭脖子，还不别扭死人。”

“你还不知道，她就这么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要不人都管她叫半膘子小毛驴儿。”胖奶奶不紧不慢地说，“这人跟人谁也别总想占上风头儿，何况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然后话锋一转：“什么事过去就过去了。西街老王家婆媳打架打到大街上，现在多好；南街老赵和老李家多少年不说话这回都和了。”说着，拍了拍瘪嘴儿三娘的肩膀，“其实，不就是一句话么。谁跟谁先说句话矮不了哪去。骡子大马大值钱；人大，不值钱。”

瘪嘴儿三娘低下头，脸复杂地变化着：“我也是这么想的。这不，这篮子枣儿我是想送给您的。要不，咱先送给夏夏，可人家再不理咱……”

“她要是再犯那驴脾气，就叫大伙给评这个理儿，这唾沫也能淹死人。”胖奶奶说着，拿过篮子，冲夏夏摆手：“来，拿着，听胖奶奶话，我看谁敢打你。”说着，往夏夏跟前走。

夏夏看看胖奶奶和瘪嘴儿三娘，又看了看篮子里的枣儿，转身往院里跑去。

胖奶奶晃着身子、乍乍着两只脚就追。

刚进院儿，与正从屋里迎出来的小老婢儿撞了个满怀。胖奶奶连呼哧带喘，冲着躲在小老婢儿身后的夏夏喊：“呵，你这个臭小子，连胖奶奶的话都不听了。来，拿着，这是瘪嘴儿三奶送给你的。”

小老婢儿一怔，脸腾地红了。但立刻又笑了，接过篮子，递给夏夏，说：“咱东街谁敢惹胖奶奶，拿着拿着，快谢谢奶奶。”

夏夏接过篮子，冲胖奶奶一点头：“谢谢奶奶。”然后跑进屋去了。

小老婢儿哈哈笑了：“来来来，看我还给咱这几个老家伙留着什么呢。”说着，跑进屋抱出几个“金香炉”面甜瓜，快言快语：“看看，又大又甜，又香又面，尝尝，尝尝。”边说边递给胖奶奶俩，见瘪嘴儿三娘站在院外没动，举着瓜走过去，说：“呵，还非得给你们家送炕头上不行？说实话，当时我真想这辈子不理你，可不行，这几天没跟你这瘪嘴儿叭叭，别扭得我没怎么吃饭。”

瘪嘴儿三娘噗哧笑了，接过瓜，红着脸儿说：“我也是，这几天没出院儿，跟得了场重病似的。”

“该！这回我看你这瘪嘴儿还抠不抠？”小老婢发着狠儿地说，然后就笑。

“不抠了，不抠了。这回这枣儿往后不卖了，就留着给大伙吃。”瘪嘴儿三娘也笑，又摇头又摆手。

“那我就不叫你瘪嘴儿抠老婆子了，叫你……”小老婢儿眨了眨眼，接着说：“就叫你大红枣儿吧，哈哈哈哈哈……”小老婢笑得前仰后合。

“那我也不叫你半膘子小毛驴了，叫你，叫你什么呢？就叫你小个子、倒背手、蹦蹦脚吧。”瘪嘴儿三娘捂住嘴，笑声从指缝里流出来。

“得了得了，这回，我可不蹦脚了，白斗气。有那闲工夫，我还不如参加村里花会扭秧歌儿，给大伙儿逗乐呢。”说着扭了几下屁股。

俩人都笑。胖奶奶把瓜放在鼻子跟前闻着，笑得没了眼；小夏夏坐在屋里，守着篮子咯嘣咯嘣吃枣呢。

换 地

张维其

(一)

负责协助镇里做征地工作的村主任二胜风风火火地迈进村支书大牛的办公室。

“书记，这活我干不了啦。老全头儿真拧，路网建设的好处、国家优惠补偿政策说了一大车，可他就是听不进去，还急赤白脸地嚷嚷谁敢动他的地就和谁拼命。”

二胜说着一屁股坐在大牛对面。

“你说这户代表都通过的事，他……你解决吧！我要是再跟他掰扯，非崩了不可。”

看得出，二胜是火烧脑门儿了。

大牛将手中的烟屁按在烟灰缸里。“二胜呀二胜，区里村干部培训班你是白上了，人家不是告诉咱们做工作要讲法、讲理吗？你就是不动脑子。行了，你先做别的户工作，他那边儿我想办法吧。”

大牛起身来到会计室，将全村地块儿情况细细地看了一遍，没说话走出了院子。

(二)

几天下来，其他征地户的工作做完了，二胜找到大牛汇报情况。大牛听完后拍拍脑门儿说：“哦，就差老全头儿了，二胜你整理整理情况，后天开村民代表会，我这就去解决老全头儿。”说完，骑上自行车，径直奔老全头儿家去了。

老全头儿正在家插黄瓜架，看到大牛进院，不容分说，劈头盖脸地喊起来。

“牛子，我正要找你，二胜跟我较完劲儿，一猛子扎下去没信儿，你以为就得了？”老全头儿双手颤抖着从烟盒里抽出一根“恒大”，点着后猛吸了一口。大牛的到访拱起了他憋了几天的火。

“我是看着你小子长大的，当了书记就学会欺负老实人了？区里修路是为咱老百姓好，我支持，可划线正穿过我家的二亩瓜地，你知道，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好地块儿呀，你婶子看病，你大兄弟上学，花钱全朝它要呢！”

老全头儿此时眼里流露出一丝无助的神情。

“是，村代表会商量，说给调地，可咱村那些机动地还哪块能种瓜，碱的碱，瘦的瘦。”

大牛一直静静地听着，没有一点解释的意思。老全头儿觉得抓住大牛理亏的地方了，平时不好说的他，今儿个像上满弦似的。

“这也就罢了，我听我老婆子说，看见你和你媳妇这些天往你小舅子家跑好几趟。你们合计什么我不管，可我告诉你，在调地上搞猫腻儿，门儿都没有！”

“全叔，前几天，二胜态度有问题，您别往心里去。这些日子，我忙，没及时来给您消气儿，都是我们工作不到位。”大牛递给老全头儿一根烟，接着说：“全叔，您不就是因为那是瓜地，才不同意征地吗？”

“是，那地是我的命呀！”老全头儿低着头，抠着手上的老茧儿。

“我今儿是来通知您，后天召开村民代表会，宣布征地结果，您也去听吧。”

“我又不是代表，你别想搞‘鸿门宴’，用代表压我。”

“全叔，您啥也别说了，信得过我，您就参加。”大牛走出了老全头儿的家。

(三)

村民代表会在村党支部会议室如期召开，提前到场的村民代表三三两两地谈论着农活儿的进度、村里近期的新闻。坐在圆桌一头的大牛书记在代表中间找着什么。这时，二胜走到老全头儿旁边，小声说：“代表除了三栓儿在区医院住院，都齐了。你小舅子四墩儿也来了。老全头儿还没到，等吗？”

大牛看着表：“离八点还有点儿时间，我相信，就他的倔脾气一定会来的。”

正说着，老全头儿拧着眉头儿，推门进来，没搭理任何人，朝一个空座走去，一屁股坐下来就开始抽烟。代表们目光里带着疑惑看看老全头儿，又看看大牛。

六匣子低声跟旁边的五仁说：“今儿怎么多了老全头儿和四墩儿，你看，全头儿还满脑袋官司。究竟有啥事呀？”

“不知道，听着吧。”五仁朝大牛那边努了努嘴。

“大家静一静，开会了！”大牛嗽嗽嗓子，“今儿把大伙儿招来，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下路网建设在咱们村征地完成的情况。”

五仁捅了一下六匣子：“知道了，准要开老全头儿的批斗会，说他顶撞征地这事儿。”

“听着，别瞎说！”六匣子瞪了五仁一眼。

“上次开会，已经把有关事宜让大伙征求村民意见，讨论表决了。这几天按照会上通过的方案，我们村干部已经做通了21户工作。只有全叔那特殊。”

会场气氛一下子绷起来，代表们的目光有的扫向老全头儿，有的瞧着大牛，有的干脆低下头生怕真闹起来。老全头儿也运足了气，铁着脸瞪着大牛。这阵势，真有“麻雷子一点就爆”的架式。

大牛语气没有什么变化，照常讲着：“全叔家庭不富裕，修路划线，他家二亩瓜地全搭上了，村里又没有好地块儿，这样一来，就等于掐了他家的‘鸟食罐儿’。”大牛关切地望了望老全头儿，“‘两委’会研究决定，把我小舅子四墩儿家的二亩瓜地给全叔，把划给全叔那块机动地给四墩儿。”

老全头儿晃了晃脑袋，仿佛是听错了，慌忙站起身：“那不合适，那不合适，四墩儿这次划线也损失了瓜地，这二亩地，他也需要。”

大牛双手示意老全头儿坐下，接着说：“四墩儿和他媳妇的工作，我和我媳妇已经给做通了。今天让大伙来，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给他们做个见证。这不，四墩儿也来了，让他们爷俩也搞个协议，大伙签个字。”

老全头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大牛再讲什么也听不见了，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想着对大牛的误解，想着支部、村委会工作这么细、考虑这么周全，想着……一向倔脾气的他流下了眼泪。

(责编:李善成)

鱼刺儿

王世磊

这是山区里一所最好的学校。

“今年的学生真不争气，考成这样，不然我们就可以去海鲜城了，晚上包个包间卡拉OK，哎——泡汤啦，不争气呀！”

“行啦，这就不错，有酒有肉的。我还不喜欢海鲜，吃多了——过敏！”

“吃菜呀，校长请，您先来。”一群教师在酒桌上边吃喝，边慨叹着。

“松鼠鱼，校长您尝尝！”数学老师不失时机地夹了一块鱼放到了校长的餐盘里。回报他的是点头和微笑。

“来，张校长，您试试这个。”“您尝尝这个特色菜。”如此这般的声音此起彼伏，一时间，餐桌上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各位老师都在为自己的一时疏忽所造成的被动而自责，又都想马上挽回。于是校长可忙了，不住地点头示意。

但校长终究是校长，“大家敞开吃，不够再上点儿。咱们今年收的借读费还有不少，大家吃就吃痛快喽！”老师们也更抓紧时间给校长布菜、倒酒。

这一波终于过去，校长夹起久违的松鼠鱼，慢慢放进嘴里咀嚼了两下子，咽下去了。接着，他张开了嘴，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他顾不了自己的风度，把手指伸到嘴里，却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哇哇”干呕了两下，脸也憋红了。其他的老师们都愣住了，刚刚的风卷残云一下子便戛然而止。

“鱼刺卡住了！”校长的表情似哭。

“服务员，拿两个银丝卷来！”一个三十多岁风姿绰约的女教师转过头来对校长说：“噎一下，把刺带下去就好了。”两个银丝卷下了肚，未果。又是两个，还不成。又吃下一个，还是无效！

“服务员，拿醋来！喝点醋，酸和钙发生反应，一软就下去了！”这是位教化学的男老师，毕竟科学比偏方更值得信赖。今天他有了展示才能的机会。

一口灌下去，不灵。又一口，还不起作用。又是一大口，半瓶醋没了，怎么还没有效呢？化学老师汗滴滴从脸上流下来。

“难受——死——了，我肚——子——疼！”校长断续挤出这句话，有气无力，脸色白得像纸。

大家拥着校长出了饭店，开车奔向医院。

“怎么搞成这样，病人胃出血，有穿孔的可能，先到耳鼻喉科把刺儿拔了。马上住院，一小时后手术！”医院主治大夫语气强硬，像命令。

“又要多招几个借读生了……”教导主任自言自语道。

“哎，倒霉，拍马屁把马拍坏了！”那位风姿绰约的女老师小声嘟囔。

“反应现象大了些，醋过量了，我真逞能啊……”化学老师低着头……

一场酒席惹出了大麻烦，一根鱼刺似乎也有灵性。

(责编:李善成)

好人罗老大

李维辉

大雪不厌其烦，又一次光顾了小城。裸露的城市毫无遮拦，一任风雪肆无忌惮地袭击着每一个角落。气温已降至小城一年中最低温度极限。马路上人影稀疏，步履匆匆。

一家医院大门口，罗老大和妹夫小黄刚掀开厚厚的防寒门帘，还没进门，突然，从马路对面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声。罗老大寻声望去，只见一伙人围成一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罗老大想看个究竟，他转身横跨马路，走到近前才看明白，在人群中间有一位少妇，竟赤着双脚站在雪地里，嘴里好像在胡乱地喊着什么。

目睹这挟裹着寒气撞入眼帘的情景，罗老大就觉着自己的心像被揪住了一样，一阵发紧。他下意识地跺了跺自己的双脚，稍微活动了一下，仔细地打量着那位少妇。她年纪30岁光景，几乎和自己的年龄相当，穿戴不多，也算体面。她好像对这刺骨的寒冷毫无感觉，一双

失神的眼睛有些发直，脸上的皮肤有些发紫。在她身边有几位拿着笤帚的大妈，围着她在关切地询问着、说劝着。“孩子，你这是怎么了，从哪里来？家在哪？”“快把鞋穿上吧，再不穿上脚趾会被冻掉的。”可任凭怎么劝说，那女人毫不理会，只是断断续续地似在重复着一个男人的名字。

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好奇，有人不解，有的摇头叹息，也有的人随着冷风匆匆而过。

人们来了一拨又走了一拨。而罗老大鬼使神差似地先安排妹夫进了医院，自己又转了回来，一双焦虑的目光，一直也没离开那女人站在雪地里的一双脚。

眼前的情景，让罗老大不由地想起了自己患癫痫病的妹妹。也是一个风雪天她离家走失，待到家人找到她时，她已被冻得不省人事。经过抢救虽然保住了性命，但她的两只脚已被严重冻伤，不通血脉，只好锯掉，落下了终身残疾。

风刮得更紧了，雪还在不停地下着，罗老大站在一旁，不时地四下环顾，并默默在心里祈祷着，希望她的家人能尽快赶来把她接回去。如果她的家人不到，在这陌生的人群中，能出来一位好心人把她送回去也好……

罗老大为这个好心人设想着。好心人不管是男是女，他首先得取得这个女人的信任，想法让她安静下来，再编一套瞎话，说自己和她是同路，也住在同一个小镇上，可以帮忙把她送回家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罗老大想象中的那个好人一直也没出现。那女人似乎有些绝望了，又开始躁动起来，几次挣脱说劝她的人群，毫无目标地奔跑，几次都被几个大妈拽回原地。

这时，罗老大除了暗自为那个女人着急，自己的大脑紧张地思索着。从那女人的呓语中，他大概听明白了她的住处，那是和自己相邻的一个小镇，乘车从市里返回是同一个方向。她所在的小镇他很熟悉，他的同学就在那个小镇上当民警。看那女人的穿戴，他断定，这是一个偶然发作或间歇性发作，从家走失、又一时无法自控的精神病人。这零下二十七八度的大冷天，如果没人帮她，再无期限地耗下去……

罗老大心里明白，要想帮她，确有许多风险，搞不好会招来一大堆麻烦。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他决定冒一回险，把这个女人送回去。如果在那个小镇上一时找不到她的家，就把她送到当地的派出所去，给他的同学添一回麻烦。

主意一定，罗老大不再犹豫。他走上前去把想法跟那几位大妈说了一遍，随之从衣袋里掏出身份证给她们看。这倒好，那几位大妈像见了救世主似的，一个劲儿地给他作揖，七嘴八舌地夸他这年轻人是个好人，积德行善一定有好报应。说话间有人给他递烟，给他拍打身上的雪花，就差没给他献花了。罗老大这个时候想反悔都不行了，身不由己被推到那个少妇跟前。一个大妈乐着对那女人说：“孩子，你可碰上好人了，快跟着他回家吧！”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帮着那女人穿上了鞋，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人小声议论，“这下可好了，她的丈夫来了。”还有人责怪罗老大“怎么不看好她，冻坏了咋办？”还有一个中年人调侃着说：“兄弟，再来晚点，今晚就得搂着冰棍睡喽！”罗老大瞪了他一眼，在心里骂了一句。

就见罗老大对那女人说：“这位大姐你别怕，只要你听话，我会把你送回家去。”那几位大妈也跟着说劝。慢慢地那女人似乎相信了罗老大，不再乱叫了。

这时，从医院出来的妹夫小黄来到近前，罗老大用商量的口气说：“你也跟着辛苦一趟吧，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人送回去。”妹夫小黄望着罗老大胆怯地说：“她要是半路犯了病怎么办？到那里找不到她家，咱可就麻烦了。”罗老大说：“别的你就甭管了，你跟着就行了。”妹夫一看罗老大态度坚决，知道他那虎劲又上来了，拦也拦不住，无奈地点了点头。就见罗老大一挥手，叫过来一辆出租车。二人把那女人扶上车，直奔长途客运站。换乘上长途客车，女人没再乱叫，偶尔几次要发作，都让罗老大给哄住了。汽车经过40多分钟的行驶，终于到了女人家住的小镇。让罗老大感到庆幸的是，下车没走多远，正碰上那女人的姐夫张鹏。

原来张鹏从单位回来，刚好路过汽车站，远远地见自己的妻妹被两个陌生的男人搀扶着。他好像立刻明白了什么，赶紧过来问道：“你们这是从那里来？家人正四处找她呢。”罗老大一听这人说话的口气，心里就明白了几分：“这位大哥是……”罗老大问。那人回答说，他是那女人的姐夫。

见到了她的家人，罗老大简单陈述了一遍事情的经过，如释重负般地喘了一口长气。

那女人的姐夫干部模样，四十几岁，他一边听罗老大说着，一边用疑惑的目光上下打量，眉宇间挂着老大的问号，一脸的阶级斗争表情，让人喘不过气来。看罗老大从容对答，敦厚稳重，不像什么歹人；再看自己的妻妹，没有什么异常，只是脸色难看，全身抖个不停。他这才打消了疑虑，满脸堆笑地说了一串儿“谢”字。

罗老大接受完“审查”，兄弟二人就准备告辞走人。就听那女人的姐夫张鹏说：“二位朋友先别急着走，我家离这里不远，怎么也得进去暖和暖和。”说着连拉带拽往他家里让。

他们来到了那女人姐夫的家。姐姐见了妹妹先是一愣，接着就抱在一块儿放声痛哭。妹妹也不说话，只是颤抖个不停。姐姐赶紧把她摁到炕上，扯过一床面被子盖在妹妹的身上，转身下地，进了厨房。

几样饭菜冒着热气摆到桌上。酒席间主人张鹏简单地把妻妹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夫妻二人因为一点小事儿吵了几句，她丈夫就出门走了。没想到这回她也离家出走了。她的丈夫回家一看人没了，几家亲属都打听过了，都说没来过，他知道妻子一生气就犯病，一发作就没有目标地乱跑。他急忙来到这里拉着哭腔说丽梅走了！姐姐一听就急了，派人仨一帮俩一伙到车站、江边、桥洞，找了个遍也没见到人影。没想到丽梅遇上了罗老大这样的好人，还给送回家来，真是谢天谢地。

说着，他拿出一张“寻人启事”对罗老大说：“这启事刚印好，正准备四处张贴呢。”

罗老大接过启事低头默读。这时张鹏拿出一沓百元面值的钞票对他说：“这是启事上许诺的，也是我们全家人的心意，收下吧，救命大恩永不能忘。这也是你二位应得的酬劳。”

老大定了定神，微笑着接过钞票，用手掂了掂又放到了桌上。无限感慨地对张鹏说：“大哥，你这情谊太重了，我家境不宽，这么多钱够我做小工一年挣的。可我今天救她回来不是为了钱，现在她比我更需要钱，如果能用这些钱治好她的病，我的心里会更踏实。我不愿看到我亲妹妹的遭遇在别人身上重演。”说完罗老大把自己亲妹妹冻伤致残的事简单述说了一遍。他们看到，罗老大说这话时，脸上分明流露出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

菜凉了又热，酒温了又温，一家人轮流把盏，那火一样的热情，足以融化外面的冰雪，让人感到暖暖地……

雪停了，银白的世界一尘不染。

在回家的路上，罗老大仔细地回味着。临别时一家人说的感谢话，他一句也想不起来，只恍惚记得那张张笑脸像开着的腊梅，那么美，那么灿烂。

（责编：李克山）